

神仙湖田

与我有关的「远方」

- 大千世界与微尘：国际关系中的个体视角
—— 对话国际政治学者宋新宁教授
- 面对“割裂感”：理想主义与内卷的拉锯
- 回到消失的附近，重新审视人与人的连接
—— 与几位同学的对话
- 两个“微光”人眼中的人间：平等、真诚与良善
-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彭永昌博士专访
- 《彷徨》与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手法
- 百年孤独：“马孔多在下雨”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神仙湖



AUTUMN 2022

THE FAIRY LAKE

2022 年 09 月 第 3 期 总第 7 期
Summer 2022

感谢校长徐扬生教授亲笔题赠书法刊名《神仙湖畔》

主管

Authorities in Charg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主办

Sponsor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顾问

Adviser

徐扬生

President Yangsheng Xu

邓康延

Deng Kangyan

出品人

Producer

马明霞

Ma Mingxia

主编

Editor-in-Chief

北海

Beihai

英文编审

English Editor

陈俊豆

Chen Jundou

中文编审

Chinese Editor

李佳阳

Li Jiayang

视觉监督

Visual Design

陈鸣

Chen Ming

排版设计

InDesign

陆艳钰

Lu Yanyu

学生编委会

执行社长 Executive Proprieter

金珠淇 Jin Zhuqi

执行副社长 Executive Vice Proprieter

沈子妍 Shen Ziyen

学生主编 Chief Editor

高逸 Gao Yi

刘广悦 Liu Guangyue

吴一鸣 Wu Yiming

邵子艺 Shao Ziyi

杜可 Du Ke

栏目编辑 Editor

蒲严博 Pu Yanbo

董楚珮 Dong Chupei

匡子娴 Kuang Zixian

温诗玥 Wen shiyue

应苗苗 Ying Miaomiao

魏禾 Wei He

郭启璇 Guo Qixuan

朱逸琤 Zhu Yicheng

张艺骅 Zhang Yihua

美编统筹 Art Editor

李玮颀 Li Weiqi

学生记者 Reporter

胡曦匀 Hu Xiyun

蒋紫涵 Jiang Zihan

崔语桐 Cui Yutong

周凯怡 Zhou kaiyi

戴一诺 Dai Yinuo

刘玥彤 Liu Yuetong

王菁 Wang Jing

顾紫璇 Gu Zixuan

流程编辑 Process Editor

陈铖 Chen Cheng

余尔 Yu Er

宣传部 Publicity

崔畅 Cui Chang

周语璇 Zhou Yuxuan

好照片收集

好照片，自己有故事

PHOTOGRAPHY

影像记录 瞬间永恒

投稿方式

扫描二维码，进入云空间
建立文件夹，上传照片



好照片
INVITATION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 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 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西翼 719 室 Address: W719,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 ©2022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2 年 09 月深圳第 1 版

March 2022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215mm × 285mm

Format 215mm × 285mm

CONTENTS

目录

洞 见

大千世界与微尘：国际关系中的个体视角 —— 对话国际政治学者宋新宁教授	10
--	----

科学说

蛋白质结构预测的前世今生 —— 专访理工学院李镇教授	18
-------------------------------	----

主题报道 与我有关的“远方”

一、从象牙塔出发，获得新的社会视角	26
二、为什么需要听社会的声音	28
面对“割裂感”：理想主义与内卷的拉锯	28
“无穷的远方”为什么与“我”有关？ —— 对话管延军教授	32
三、如何达到“远方”： 远方，平视即可望到	36
如何回应远方的呼声	37
理性的终极目标，是回归对于人的关怀与生命的尊重	38
风过匆匆，且驻足倾听 —— 专访学勤书院管家迟延华女士	40
回到消失的附近，重新审视人与人的连接 —— 与几位同学的对话	42
两个“微光”“人眼中的人间：平等、真诚与良善	50
四、我们的实践	54

人 物

陈天石教授：做你们学术探险的向导	72
做“双重”冠军 —— 张萍老师专访	78
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 彭永昌博士专访	84
不断向深地思辨 ——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语辩论队	88

i 思 享

《彷徨》与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手法	96
--------------------	----

校长专栏

立定脚跟，勇敢前行，做自己青春的主人	106
--------------------	-----

湖 畔

书评 百年孤独：“马孔多在下雨”	110
攀登成就丰盛人生——读《我在地球边缘》有感	112
光影	114
诗歌 秋天，一只金色独角兽	122
黑天鹅爱巢 @ 神仙湖畔	123
散文 20 岁生日檄文	124



**Insights into trending issues
and new opportunities**

INSIGHT



大千世界与微尘： 国际关系中的个体视角

—— 对话国际政治学者宋新宁教授

记者 / 顾紫璇

编审 / 李佳阳

摄影 / 陈鸣



宋新宁

宋新宁教授，现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此前他曾担任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2016-2019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2000-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94-2007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1988-2000 年）。宋新宁教授于 2010 年被欧洲联盟委员会授予“让·莫内终身特聘教授”。主要论著有：《欧洲联盟与欧洲一体化》《国际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与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与中国对外关系》等。

国际关系，是研究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现象的学科，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属于宏观的范畴。但是再宏大的叙事都是由无数个体构成的，再高层面的政策也会辐射到无数个体的生活。我们作为渺小的个体，如何去理解国际关系对个体的影响？本期洞见栏目采访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宋新宁教授，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和想法。



宋新宁教授在课堂上。

学生记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多时候在讨论宏观层面的理论，比如重商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政治和经济权势的转换，等等。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些宏大叙事离个体太遥远，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宋教授：其实，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代表着某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或追求。例如，重商主义出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学说，强调国家中心论、权力中心论、政治中心论，主张政治决定经济。古典自由主义是工业资本利益的代表，是 19 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强调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主导作用，主张的是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则反映了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性，强调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以及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

所有这些理论要探讨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核心命题，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在具体的中国环境下，解决这个问题，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过去，人们往往把政治和经济分离开来。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是国家的权力、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问题；国际经济学者，主要的注意力在市场的运作，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恰恰是日常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告诉我们，两者是无法分离的，是相互作用的。例如，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收关税，其基本的动因还是国内政治和中美之间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博弈。这也是全球政治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能够如此流行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宏大的理论，其实与我们是十分贴近的。

学生记者：现在网络信息发达，网络上对国际事件的评论中时常出现对他国行为较为激进的抨击，让人感到民族主义盛行。我们好像很难向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解释，什么是客观分析，什么是合作，什么是大国行事的底层逻辑。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您如何看待在当今社会以及舆论场范围内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思潮？研究国际关系的学术界人士如何在这种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内用客观公正的学术分析来提升这一领域的认知水平呢？

宋教授：应该说，这种状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广泛存在的，这也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一种表现。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世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信息网络，几乎所有的人，打开手机，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问题在于，全球化的信息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给人们提供的并不完全是一个真实的世界，人们很难辨识新闻和事件的真假，即便是学者们严肃、认真、客观的分析，也不被公众完全接受，而那些哗众取宠、吸人眼球、追求流量的“分析”和“评论”反而因为更能迎合大众的某种需求而受到欢迎。这是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和举止盛行的原因之一。这种状况也导致了很严肃的学者不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担心被断章取义和恶意消费。

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应该看到，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仍然在持续地进行，并没有中断，而且成果颇丰。我们可以从严肃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论文和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中看出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的研究还是大有作为的。

当然，我们要将基础研究和政策或时政研究区分开来。前者是对理论、历史、哲学及其他领域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有时会让人感到有些枯燥无味，甚至是脱离现实。后者则是基于现实情势和某些人群和机构的特定需要而进行的政策或对策研究，以及对某些特定情势的分析和评论。这种对策性和时政式的研究，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更容易被“炒作”，成为社交媒体的热点和持不同观点人们争执的焦点。就如最近的俄乌冲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给社交媒体带来的“互掐”一样。

面对这种状况，学者的定力至关重要。特别是我们这些在大学任教的人，基础理论是我们要教授的最主要内容，没有基础理论和必要的研究方法，人们就无法对时政进行客观公正和深入的分析。当然我们对时政的关注也是必要的，毕竟大学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空中楼阁。

学生记者：我们在看国际关系相关理论方面的书籍时，往往会看到作者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先进进行总结，再进行批判，从而提出新的现象或见解。因此，很多时候一个问题就会有多种答案，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解释。面对深奥的国际关系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判断或获取信息，从而对某一问题或者现象产生自己的理解呢？

宋教授：如前所述，研究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基础理论和方法是最为重要的，而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发展演进，总是在前人的学术积累基础上的。所以我们对同学的首要建议，就是多读书。但是，多读书并不是死读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校训为“博文约礼”。知识深广谓之博文，遵守礼仪谓之约礼。学校的重要目标，就是培养新一代具有跨学科综合知识、批判思维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所有这些，都需要对古今中外知识融会贯通，都需要不断地阅读，在阅读的基础上获得批判性认知。

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有两种偏好。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似乎越是别人看不懂，就越表明你有学问。二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看似没有多高深，实际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又通俗易懂。后者应该是我们这些教书匠所应有的能力，使初学者能够很快理解那些高深的理论知识；这也是初学者所要努力掌握的一种技能，从高深的理论中把握清晰的要义。

学生记者：怎么看待国人对别国公众人物的过度崇拜现象？比如 B 站上会剪辑普京的颜向视频，评论都在赞叹他的相貌；也有把赫鲁晓夫褒义地称作“玉米梦想家”，而罔顾其指令错误导致资源浪费的事实。在了解一位政治家时，人们似乎很容易被他们的某一种突出特质吸引，从而产生一些片面的印象。您觉得这是政治家刻意塑造或引导的公众形象吗？还是公众这方面素养欠缺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大众的这种态度？

宋教授：对他人他国的过度崇拜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或对政治家；二是对外，特别是对西方。对他国政治家的过度崇拜，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英雄崇拜是自古就有的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文化现象。中世纪以来，人们对英雄的崇拜是和对神（上帝）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对两者都产生了质疑，特别是在西方选举政治的语境内，没有什么政治人物是值得崇拜的，英雄崇拜陷入了一种缺失或畸形的状态。被人们崇拜的政治人物，或是其特有的喜好，如普京的健壮身躯和尚武特质；或是其异于常人的风格，如特朗普的偏执怪癖都成为某些人崇拜的对象。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反而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政治家刻意塑造或引导的一种公众形象吗？在我看来，这更像是在英雄缺失的互联网时代，公众对政治家的一种不经意的塑造。也许，这就是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吧。

另外一种崇拜是对西方社会或西方文明的崇拜，尽管人们对什么是西方文明仍存在争议。而且，这是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放眼世界，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为了摆脱中国落后挨打的状态，谋求中国的民族振兴。但是对很多居于世界“中心－外围”结构中的外围的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西方（特别是前宗主国），向西方靠拢，似乎是改善其现有地位的唯一途径。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经历了一个向西方“再学习”和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如苏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拒绝“全盘西化”，一直在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且成功了。

学生记者：我们常常理想化地认为，如果学术可以和政治立场分开就好了。但在国际关系领域似乎不太可能实现。您认为做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爱国，为自己国家争取利益，还是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以国际化的整体为基点去考虑呢？

宋教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在 100 多年前，就写了《学术与政治》的小册子，收录的是他在 1919 年脍炙人口的两篇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他在文中提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不仅是因为它可能得不到支持，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即政治立场挂钩。从事学术生涯的主要包括学者和教师，前者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紧密相关，因为任何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基本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国际问题研究更是如此。教师生涯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要尽量保持价值中立，给学生传授和介绍更全面、客观、中立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对于任何知识的评介，不可能不带有自身的价值判断。”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以政治为业的有两种人，一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二是“靠政治生存”的，前者可谓革命家，后者可谓政治家。其实学术也一样，为学术而生，还是靠学术而生，大多数人可能是后者。但是作为学者，总要有其最基本的操守，即以学术为本。其实，只有真正以学术为本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才是良性的，就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范骏琪摄于伦敦。

学生记者：听说您曾经因为拒绝一名美国外交官“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的要求，而遭申根 26 国禁止入境。这属于我们在课上提到的“对个人的制裁”吗？这样的政治事件会影响您在学界的发展吗？您如何看待这件事？

宋教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也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奇遇。我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英国从事研究时开始对欧洲一体化感兴趣的，1992 年第一次访问欧洲大陆，此后就与欧洲结下了不解之缘。1994 年开始，我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2001 年被欧洲联盟委员会授予“让·莫内讲席教授”（Jean Monnet Chair），2010 年又获得欧盟委员会授予的“让·莫内终身讲席”（Jean Monnet Chair ad personam）。

从 2016 年 4 月起，我担任了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和 VUB 法学院、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在比利时一直工作到 2019 年 7 月底。VUB 的孔子学院是与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大学合作的，可以说是全球学术上最活跃的一个孔子学院。在我担任中方院长期间，先后组织了 50 多场专注于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活动（讲座、论坛、学术研讨会等等），有 6000 多人次的欧洲人士参加，受到在布鲁塞尔各界人士的好评，当然也遭到诸多非议，被认为是在“系统地给欧洲人洗脑”。

2019 年 4 月我的任期届满，但是接替我的中方院长未能按时到任，所以我申请延期居留到 7 月底。但是，比利时移民局一直没有批准我的申请。在我准备按预定时间回国前，比利时移民局于 7 月中旬做出拒绝我延期至 7 月 31 日的居留申请的决定，并且直到 7 月 30 日（而且是在我催促下）才将决定送达我手中。比利时政府拒绝我延长居留的理由是，我帮助中国政府在比利时进行间谍活动，从而构成对比利时国家安全的威胁。我在 7 月 31 日按期离境时，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又受到比利时政府有关人员的盘问，在边境检查的“小黑屋”（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房间）滞留了 40 多分钟。

离任回国后，我按照原计划继续组织在布鲁塞尔的相关学术活动，计划于 2019 年 9 月底和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共同在布鲁塞尔举办大型的国际研讨会。9 月 5 日，我顺利地获得了奥地利驻中国大使馆签发的申根签证，并计划于 9 月 25 日凌晨赴芬兰、奥地利、比利时访问。9 月 11 日，比利时政府颁发了对我的旅行禁令，决定声称，鉴于我帮助中国政府在比利时进行间谍活动，危害了比利时国家安全，故禁止我在未来的 8 年内进入申根国家。该决定直到 9 月 24 日才送达我手中，使我不得不取消了赴欧洲的行程。我在 2019 年 10 月初，委托在比利时的律师向比利时法院提出了上诉。2020 年 3 月初，比利时法院做出判决：比利时政府颁布的旅行禁令属“违法”，并且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宋新宁在比利时行为的具体信息，故该禁令自即日起取消。

从上述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比利时政府对我进行的是无端指责，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其行为本身也违法。从理论上讲，我现在是可以正常申请签证赴申根国家旅行的。这件事，看起来是针对我个人的，因为我在比利时的几年，学术上过于活跃，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是也不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在多年前，比利时的一些人就一直在炒作所谓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政府间谍的谎言。就在我 2019 年 7 月离任回国后，比利时媒体也还在炒作所谓所有在布鲁塞尔的中国人都是间谍，人数超过俄罗斯的间谍的新闻。毫无疑问，这里也有美国的影子，因为我拒绝与美国情报机构合作，而对我进行“惩罚”。

这段经历，是我学术生涯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它也使我认识到很多过去所没有认知的事情。看来，生活有时候真像某些小说里描绘的那样，丰富多彩，无奇不有。

学生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我校为本科生开放的 Global Studies 专业辅修，对修读的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吗？

宋教授：从 2021 年开始，人文社科学院为本科生开放了全球研究的专业辅修，这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基本办学宗旨是吻合的。这就是“以创建一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

全球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专业领域，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够贯通中西、立足中国、胸怀全球的创新型人才。如果说有什么建议，首先还是“读书、读书、读书”，中文的、外文的、古典的、现代的，都要读，在书海中了解历史、读懂前人、理解当代。

其次，恰如我们在前面讲到的，要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当前所处的是一个快节奏的网络时代，绝大多数的学术表达，都要在 10-15 分钟内完成。如何用最短的时间，以最简洁的语言，实现与他人有一定深度的沟通，是现今不可缺少的技能。

第三，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利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吧。🌍



宋小宝摄于伦敦。

A brief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ontier of science

科学说

科学前沿 浅显解读

SCIENCE
FOCUS



蛋白质结构预测的前世今生

—— 专访理工学院李镇教授

记者 / 周凯怡



李镇

陈鸣 / 摄

李镇博士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 / 未来智联网研究院助理教授，同时兼任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研究科学家。他获得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2014-2018 年），中山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硕士学位（2011-2014 年）以及中山大学自动化学士学位（2007-2011 年）。他还于 2018 年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并于 2016 年在芝加哥丰田技术学院（TTIC）担任访问学生。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计算机视觉以及深度学习辅助的通知感知计算一体化的未来智联网。他在顶级会议和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例如顶级期刊 Cell Systems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IEEE TNNLS, PLOS CB 等以及顶级会议 CVPR, ICCV, ECCV, AAAI, IJCAI, ACL,

ECAI, MICCAI, RECOMB, ISBI 等。与此同时，他还是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奥林匹克竞赛（CASP12）接触图预测的全球冠军，相关方法发表的论文获得了 PLOS CB 2018 突破与创新奖（一年一篇），Web of Science 的高被引论文，并作为 Google DeepMind 提出的 AlphaFold 的基线方案。作为导师，他带领学生获得了 CAMEO 模型打分算法月度冠军，IEEE ICDM Global A.I. 气象挑战的第一名。同时，李镇博士还获得了来自于国家、省市级以及工业界的科研经费。



李镇教授在检查设备运行情况。陈鸣 / 摄

引言：蛋白质结构预测在近几年已经迅速飙升为整个科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它极高的研究难度、竞技性的研究性质、高速的研究进展以及跨学科研究所产生的广泛应用前景，都是其成为科学界焦点的原因。本次“科学说”栏目，我们采访了理工学院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的专家学者李镇教授，他向我们讲述了这一大有可为的前沿领域。

从生物到计算机——计算机学家缘何踏进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

蛋白质作为生物体中功能最复杂的一类生物大分子，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础，广泛的应用于如药物设计等多个科研领域。蛋白质在生命体中发挥作用依赖于其复杂的结构，因此，数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破解蛋白质结构的秘密。197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Christian Anfinsen 在获奖感言中表示，他设想未来人类可以基于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预测其三维结构。然而，蛋白质形成三维结构时数以亿计的折叠方式使得准确预测它的结构异常困难。谈及蛋白质的预测手段，李镇教授这样说道：“在 AI 领域蓬勃发展之前，X-ray、NMR、冷冻电镜等结构生物学方法一直是蛋白质结构测定的主流手段。这些手段固然有效，却有着很大的弊端——耗时长、对实验设备要求高，且需要实验人员前期做好充足的准备。过去一个博士生可能花费五六年时间来测定一个蛋白质的结构。”

然而，蛋白质结构预测在生物实验室中的碰壁，恰恰给了计算机学家研究的契机。1994 年美国科学家 John Moult 发起了 2 年一度的国际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CASP），让计算机学家进入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研究课题中，希望让计算机辅助蛋白质结构预测的研究，提高预测速度。李教授表示，用计算机研究蛋白质问题时，数据、算法、算力是“三驾马车”。开始时，这“三驾马车”并不好用。“十几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许锦波采用的是传统机器学习的手段，那时预测的精度与实验室测定还是有较大差距的。他们面临的困难有算法上的，也有机器学习训练数据的稀缺，计算机硬件上也达不到算力的要求。”

“三驾马车”发展到如今能够并驾齐驱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每一届 CASP 比赛都见证着算法的成熟、数据的更新和算力的进步。李教授的导师是 CASP6 和 CASP7 的冠军。在导师的引领下，李教授参加了 CASP12 并获得了接触图预测冠军，这是李教授与蛋白质结构预测故事的众多高光瞬间之一。故事的

起源，还要从他在香港大学读博时说起。李教授在香港大学时，他的导师俞益洲教授当时将“循环神经网络”的研究任务分配给他。在进行两年的文献阅读、算法研究、算法实现后，机缘巧合下，他与导师发现可以用计算机深度学习解决蛋白质结构预测的问题。获得这个灵感后，李教授马上投入研究，也得到了喜人的成果——他的研究成果被 CCF-A 类的 IJCAI 录用（当时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 IJCAI 的录用文章都很少）。这也让李教授对接上了芝加哥丰田研究院的王晟研究员和许锦波教授。而后，他与王晟博士以及许锦波教授继续在这一领域深耕，李教授也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更大的研究兴趣，走上了蛋白质结构预测的道路。

随着科技发展，利用计算机预测蛋白质结构逐渐成为计算机领域的前沿课题，其预测手段不断更新换代，数据、算力、算法同步发展，都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AlphaFold2 应运而生。

机器学习的胜利——什么是 AlphaFold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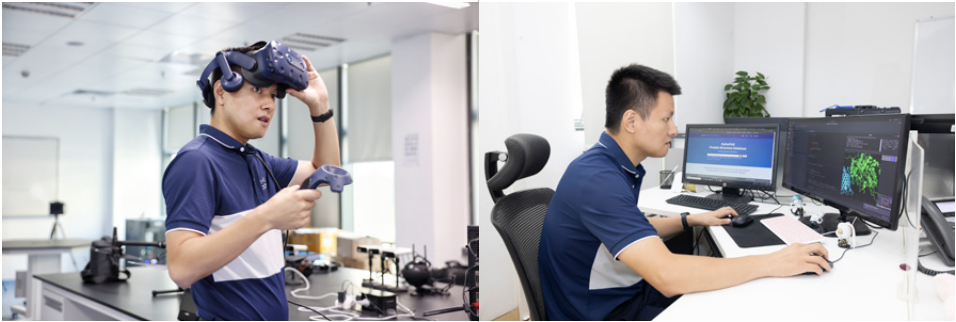
2020 年，谷歌旗下的 Deep Mind 公司推出的 AlphaFold2 模型一举夺得 CASP14 的冠军。该模型用机器学习预测出了人类 98.5% 的蛋白质，并且做成了数据集免费开源，在科学界掀起了轰动性的影响。

在问及 AlphaFold2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时，李教授这样解释道：“AlphaFold2 模型的输入是一串通过测序得到的蛋白质氨基酸序列。根据这个信息，模型首先会在自然界的已知序列中寻找同源序列，即那些与输入序列相似的序列，从而为输入序列的进化和共进化提供依据。模型接下来会基于注意力机制进行距离图预测，获得一个粗糙的蛋白质三维结构。最后，依靠递归迭代，模型将对预测出的模型进行进一步优化，最终输出蛋白三维结构。”通俗来讲，AlphaFold2 能够根据一串输入序列，找到它在生物界的“兄弟姐妹”，用计算机深度学习的方式预测输入序列的蛋白质三维结构。

李教授表示，相较于传统的实验室预测，AlphaFold2 模型极大地缩短了预测蛋白质结构所需的时间，摆脱实验仪器的束缚，提升了预测效率。在机器学习的领域，AlphaFold2 模型也较之前的算法有很大的突破。“AlphaFold2 的成功在于，它是第一个完全端到端的网络。在过去的模型中，输入的序列需要在库中通过 MSA 进行同源序列的检索，根据检索出的序列去提取特征，之后进行预测。模块与模块之间是串联且相互独立的。比如，模块 A 负责搜索同源序列，模块 B 抽取同源序列的特征信息，模块 C 进行预测。而 AlphaFold2 能够基于注意力机制，把所有的模块和流程整合在一个深度学习的网络中，直接在网络中抽取同源序列的特征信息。另外，模型训练所依赖的大数据也对算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AlphaFold2 也对深度学习平台进行了优化。”李教授对 AlphaFold2 的进步与突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与此同时，李教授也表示，AlphaFold2 在目前有一些局限性。“AlphaFold2 的确解决了 Deep Mind 在博客中宣称的‘困扰人类五十年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基于单体蛋白，且是静态的结构预测。科学家们受限于动态数据的采集，在蛋白复合物和动态预测中，如蛋白 - 蛋白、蛋白 - 小分子、蛋白 - RNA，AlphaFold2 做得并不完美。另外，在进行孤本蛋白和低同源序列的预测时，也就是当一个输入序列的同源序列信息很少或面对一个从未见过的蛋白时，AlphaFold2 也有些力不从心。”AlphaFold2 尽管有诸多不足，但在李教授看来，这是瑕不掩瑜的。“AlphaFold2 模型的初衷并非蛋白复合物的预测，所以它在这方面的欠缺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AlphaFold2 的成功离不开各个领域科学家的贡献，其前身 AlphaFold 的基线框架就来源于李教授的科研成果“深度学习网络框架”。这也是李教授在 CASP12 中夺冠的研究课题。回忆起比赛的经历，李教授说，比赛过程是十分惊险的。“比赛持续 3 个月，我们第一个月采用的方法是滑窗算法，属于传统的机器学习，始终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第二个月我们在试错，在第三个月



李镇教授展示 VR 设备。李玮硕 / 摄

李镇教授在工作中。陈鸣 / 摄

时才将技术框架调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很感谢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锦波教授、王晟博士和孙思琪博士，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的团队也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良好的团队构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个体的优秀和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让李教授在 CASP12 的众多科学家中脱颖而出，夺得比赛冠军。截至目前，李教授已在顶级会议和期刊上发表了论文 30 余篇，关于蛋白质结构预测相关方法发表的论文获得了 PLOS CB 2018 突破与创新奖，是 Web of Science 的高被引论文。他所参与的科研项目“利用深度学习进行从头开始的蛋白质结构预测和蛋白质设计”获得了 2019 年 CCF- 腾讯犀牛鸟科研基金，并在答辩中获得了优秀奖，同时获得滚动支持。

人工智能赋予未来更多可能性——AlphaFold2 意味着什么

谈及 AlphaFold2 模型的意义，李教授表示，从生物医药的应用层面来讲，AlphaFold2 可以进行治病蛋白结构的折叠、靶点预测、药物小分子的预测等，辅助医生进行临床诊断和治疗。但 AlphaFold2 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李教授认为，这一模型可以算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实际问题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最成功的案例。“几年前的 AlphaGo 挑战了人类的认知，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相信人工智能可以打败人类。而 AlphaFold2 则为药物发现、药物设计、基因治疗、蛋白设计等多个领域的未来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让人工智能真正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在 AlphaFold2 发布后，有人预测 AlphaFold2 将掀起一场技术革命。通过对蛋白质结构快速准确地解析，科学家们拥有了制造蛋白质的能力，这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生物学研究领域，甚至造成一场生物学界的“范式转移”。对于 AlphaFold2 这些看似“神乎其神”的说法，李教授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AlphaFold2 可以起到加速蛋白设计进程的作用。“在过去，一个设计出来的蛋白质只能通过实验验证其结构是否正确，这一过程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AlphaFold2 出

现后，科学家可以先用算法将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折叠出来，而后进行快速筛选。例如过去要做十万组实验经过 AlphaFold2 筛选后可能只剩下几百组实验，这将大大加速试错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AlphaFold2 的出现将极大地推动蛋白设计研究领域的发展。然而，李教授认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神化也不可取。“AlphaFold2 不论精度有多高，它的本质仍然是一个算法。既然是算法，那么一定有出错的概率。科学最终还要依赖一个实打实的实验测定，才能得到一个客观的结果。AlphaFold2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加速试错过程，而结构生物上产生更多的实验数据助力算法的优化，人工智能与结构生物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李教授表示，在过去一些说法中，AI 被视作一场“新型的工业革命”。目前，AI 作为一种基础的工具能实现一些特定的预测任务，是科学的推动器，对很多研究领域的发展起到辅助作用。未来，AI 将在更多的领域中发挥作用。以李教授目前正在做的三维场景点云解析基础算法为例，其在自动驾驶、元宇宙、AR 等各个领域都有发展前景，有很多机会实现科研成果的应用落地。诚然，中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长久以来并不高。但站在科学家的角度，李教授认为，科研成果的应用是“水到渠成”的。若想提高转化率，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做出一个极致的科研成果，应用方向自然而然会出现。谈及多年的科研心得，李教授表示，一个极致的科研成果离不开科学家对该领域浓厚的兴趣、锲而不舍的毅力和扎实的基本功。在跨学科研究中，良好的自学能力也很重要，因为有很大一部分知识都要从头学起。除此之外，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多参加学术会议、同行讨论，关注前沿方向也都对科学研究起推动作用。身为师者，李教授希望同学们进入一个科研领域时以兴趣为驱动力，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多与同学老师交流，才能不断进步，取得成功。

Spotlight on youth

主题报道

聚焦青年话题 洞察青年思想

FEATURES



与我有关的“远方”

主编 / 金珠琪 刘广悦

编辑 / 蒲严博 董楚珮 匡子娴 魏禾

插图绘制 / 罗雯静

人们对于“远方”这个词总充满幻想。有人说它是星辰浩瀚的征途，是千里万里的故乡；也有人说“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物质的短暂的情人”。

“远方”的定义从不以物理距离划分。“远方”不在你的“附近”，但你的“附近”也可能成为你所不理解的“远方”。如果仅仅抱有孤立狭隘的处世观点，人与“远方”的隔阂便就此产生了。

然而，世间万物互联互通。太平洋上一只小小蝴蝶扇动翅膀就足以造成美洲大陆上的风暴。所以无需再将自我与“远方”疏离，因为不是你将“远方”变得与你有关，而是这本来便是与你有关的“远方”。



从象牙塔出发， 获得新的社会视角。

记者、编辑 / 董楚珮

寂寞，痛苦，欢乐，幸福……

人间的每一寸呼吸与心跳，每一声欢笑和哭泣，汇聚成与“我”有关的远方。

在通往远方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行者，有人已经抵达，有人刚刚启程，有人还在流浪。

无论如何，“而这样的路是无限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2022年5月23日上午9点，于乐扬准时出现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金凤乡中心小学三（2）班门口，开启她的第一节音乐课。讲台底下几十个小脑瓜齐刷刷地转向她，打量着这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大姐姐。于乐扬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青年会”娄底支教团队的一员，在今天的5、6月份，她站上了乡村的讲台，为孩子们传播音乐知识，带着小朋友们弹尤克里里唱歌，放学后漫步在乡间的街道上呼吸新鲜空气，这是她很早之前就牵挂的“远方”。



于乐扬与金凤乡中心小学孩子们在一起。



于乐扬在金凤乡中心小学为孩子们上音乐课。

神州大地上广袤乡村的一隅，鲜活地在她眼前铺开。她看到了乡村每一处风物背后凝聚的扶贫心血，也看到了想让乡村孩子们真正过上幸福生活尚且任重而道远。于乐扬深感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由于看到孩子们经常因为忘记带饭盒而不去吃午饭，她和团队的成员们把自己带来的饭盒洗净消毒，送给金凤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备用；由于缺少专业的儿童心理教师，她和团队的成员也会趁着假期调解处于青春期的留守儿童之间发生的矛盾，给予他们爱的陪伴；而在她教授的音乐课上，她会尽可能多地鼓励孩子们大声开口唱歌，用音乐铸就自信快乐的灵魂。面对来自于乐扬的关怀和爱意，金凤乡的孩子们会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表达对她的喜爱与亲近，或是甜美的笑容，或是亲切的问候。

现在，不少像于乐扬这样的大学生愿意走出自己的圈层，卸下繁忙与矜持的外壳，走向外面的世界，细听“远方”的一呼一吸，感受一个灵魂与另一群灵魂的相拥，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的融合。这样的倾听和相拥在今天是无比珍贵的，当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成长于相对良好环境中的大学生，面对的却是日益激烈的竞争，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精力应对个人成长。但是，走出象牙塔，深入社会，进行实践和观察，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中国的视角，当一个人具备了 this 视角，就对于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越来越细致的社会分工中，我们被割裂成无穷细小的圆点，如果从圆点出发，彼此观照、相连，社会才能融合而具有温度。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每个人都对“远方”有自己独特的情感和记忆。于乐扬的“远方”记忆始于初中看过的一部乡村支教纪录片。纪录片中，层层叠叠的山间回荡着清晨的鸟鸣，孩子们在破旧的屋檐下书声琅琅，那是一幅远离尘嚣的乡村画卷，画面的每一帧都把她的思绪牵向远方。从那时起，她就憧憬着下乡支教，而此次投身青年会的支教活动，真正来到娄底市新化县金凤乡，她所有关于“远方”的想象，才变成了真实的经历和感触，跟印象中纪录片里的“远方”有些不同，这里除了清新的乡野，还有散发着古旧气息的街道，老人们佝偻着背推着婴儿车，孩子们三三两两地闲逛，鲜有中青年的身影。当乡里的孩子们上学去了，整条街道便倏然失去生气。近年来，在国家的支持下，金凤乡中心小学的教学硬件设施逐步改善，但仍然面临专业师资缺乏、特殊儿童照顾短缺等问题。



于乐扬在辅导学生。



金凤乡中心小学的音乐器材室。

为什么需要听社会的声音

编辑 / 魏禾

在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政府追求稳定、市场追求效率、社会追求公平。人需要追求什么呢？有人追求公序良俗、远大理想，也有人追求三餐温饱、生存有依。而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乎社会上其他人的声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工具意义上的“共同体”，更是“没有人该被抛下、被割裂”的价值共同体。社会是流动的、不同群体的有机整合。听听远方的声音，让人心之间的隔膜被消解，世界才能往好里去。

面对“割裂感”： 理想主义与内卷的拉锯

记者 / 董楚珮

宏观上，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经历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阻断；微观层面，由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低迷，他们对个人的前途与未来充满忧虑，更紧迫的焦虑和不安溢满全身。虽然希望能心系“无穷的远方”，但迫于现实，他们不断收紧自己关注的边界，环抱眼前的情绪与得失，使得个人与“远方”的联系变得愈发脆弱，“孤岛效应”带来的“割裂”感变得愈发明显。在这种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希望倾听来自个体的叙述，为此，本刊学生记者采访了三位在校大学生，一起探讨关于自我发展与关注“远方”的话题。



李玮颀 / 摄



学生记者：你会关注“无穷的远方”吗？在“关注自己”与“关注社会”时是否遇到了什么困惑？

Nan：到底怎样才算是关心“无穷的远方”？2020年疫情期间，我只是动动手指点评论转发来支持抗疫工作者，这当然算是一种关心，但其实并未产生实质的帮助。当时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后来认为这只是一种无价值的、低级的自我感动罢了。单纯的“忧天下”，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从那以后我尽量避免让自己被“廉价的关心”绑架。

鱼子：我们确实会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每天可能更多想的是自己的任务有没有完成。但并不代表我们就不关心他人与社会。我会看新闻，关注社会热点，关注一些远离我们的人群，比如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我都有密切关注。但归根结底，我对这些社会事件大多停留在“浏览”层面，只是听听或聊聊，并没有再深入。有的时候也会想自己能不能用一些实际性的举动来对国家社会做出积极的改变，比如报名参加义工。但我总会因为一些理由而推辞，“太忙了，太麻烦了”。虽然每次看到一些社会话题，我心里都义愤填膺，生出一股“凛然之气”，但好像情绪发作之后，我依然继续自己的生活，与从前并无区别。我也常常迷茫：我是不是被“精致的利己主义”给洗脑了呢？

寺景：我所遇到的“困惑”是这样，过去我接受的教育一直在强调“家国情怀”，或者一种非功利的价值取向。譬如，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就对一名数学竞赛生转去金融系的行为感到不齿——他认为这些顶尖学生还是要多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做贡献。现在，我与一位学金融的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时，他说“还是先解决自己的温饱吧，不拖后腿就不错了”。这位朋友高中就读于深圳的一所重点中学，说自己“拖后腿”显然是有些妄自菲薄了。不过我觉得这算是目前的一种典型的观点。这种“割裂感”更像是某种失落感。曾经的“济世情怀”，在“个人主义”思潮下反而成为不成熟的思想的一种体现，就好像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踩在脚下。

学生记者：可以谈谈你认为的“割裂感”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吗？

Nan：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由于外部竞争内卷的加剧，即使自己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在没有足够能力的情况下，只是应对和自己相关的事务就让我疲惫不堪了，很难有精力去关心“无穷的远方”。我们当中很多人希望短时间内去做出一些改变世界的大事，或是认为自己有足够的

寺景：也许是时代，说实话，“无穷的远方”这个词总和我们这个时代有种距离感。总觉得不少前人提及的“济世情怀”“家国情怀”，还有所谓“五四精神”“革命精神”，我都很难从心底产生真正的共情，并从中汲取力量；这不像“抗疫精神”，至少我们能有触动，有感动。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中，我没有真正走入那些相关的历史，自然也没法有真切的感悟。受时代性的影响，现在的报道似乎将“远方”的概念缩小了，扶贫、支教、防控疫情、外卖小哥，其“远方”都被局限在某个地域中，至少没有到“无穷”的程度。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我认知和感触“远方”的视角都非常有限。从时代出发，当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经济、政治、文化，诸如此类。不同的角度会出现不同的学说，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关键词总结——这是我认为一个比较理想的学界反思状态。比如说，我记得有人用“无力感”总结这个时代，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可以作为“割裂感”的部分来源。

鱼子：如果把时间缩到近几年的话，疫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首先，反复的疫情客观上阻断了地域间的联系，去物理意义上的远方走一走看一看的机会就少了。其次，在不安的大环境下，我们更多地会关注自身，比如，疫情下的就业大环境变差，我就会对自己的就业前途很担忧，这种隐忧会分散在生活的每一天里，我会为自己的生存发展而感到无比焦虑。被这样的竞争压力裹挟，我的世界几乎被 deadline 和 paper 填满了。我不是不愿了解、关心无穷的远方，而是没有这个条件。另外，疫情就像一个消极情绪培养皿，大家好像都很失望、不满，戾气变得很重，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信任别人，不知不觉间就跟这个世界筑起了一道高墙。



李玮頔 / 摄

学生记者：怎么填补这种“割裂感”呢？怎样协调处理“关注自身发展”与“关注和参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Nan：我认为二者是一种先后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参与社会活动也是提升自己的一种途径，这也取决于如何参与，如果只是“忧”一下，那纯属浪费时间和精力。如果是和他人一起做实事，那便是一种提升自己的途径。学生的任务就是认真读书学习，无论如何，都先要把个人的实力提升起来，才能更好地改善社会。

鱼子：如果我不密切关注自身发展，我就只能被别人“卷”到，我潜意识里有点害怕遭遇这种社会主流认为的“落后”，这很无奈，也很现实。但我仍希望能够填补这道裂缝。今年网络上热议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以后，我的感触很深。我觉得我作为一名女性，应该为此做些什么。我会有意识地纠正周围人的不当观点，例如受害者有罪论。同时我也很乐意跟同学、朋友讨论关于女性的自由平等话题，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促进这些观念的传播。效果很微弱，但我觉得是有意義的。也许日后等我能力更大，我会说出更具影响力的话吧。当然，这需要长久的积淀，积淀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寺景：大概是 2020 年疫情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才了解到，封城时期，就算是餐厅老板、健身教练等诸如看起来很光鲜亮丽的职业，如果他们平时储蓄不多，面对疫情，甚至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了。有则新闻的结论是：“我们要做‘T 型人才’（“T 型人才”中的“T”表示知识的储备：一横表示广博的知识面，一竖表示在某个单一的专业领域有相对深入的掌握），从而更好地面对这种情况”。我忽然感觉异常愤怒，我觉得这不是我们青年面对众生苦难的应有态度，什么“苟且偷生，幸灾乐祸，只考虑如何自保”一类。我那时突然领悟自己过去所受一切家国教育的意义。我觉得为无数的人创造幸福，就是青年的使命。于是，那段时间，我多了好多想法。我想做科研，帮助中国攻克光刻机问题；我想搞艺术，帮助中国人从极度的焦虑情绪中解放出来，寻找希望。我最真切地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觉得 2020 年疫情的那段时间，是我们近年来所有人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最高涨的时期。

当然，绩点、实习等个人发展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也是我的焦虑来源。我认为，想要真正积极地改变社会，也是需要有个人追求的，两者不仅不冲突，还构成了某种几近必然的因果关系。个人获得良好发展，成长成才，才能对社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光有热情，一天到晚考虑“无穷的远方”，还是有些空想的成分，没有实力，是做不出有效的成果的。

所以，当下，先保持某种积极友善的处世观，当自己仍然是大学生时，可以试着先仔细观察了解社会的运转机制，再想想自己能够帮到哪些人，做哪些事。譬如做老师的，更重要的是帮助自己教导的学生，没必要一天到晚想怎样推动全中国教育改革；做医生的，先专注医治好眼前的病人，不必想着怎样解救众生苦难；做科研的，可以专注于在自己的领域上有所突破，不必天天想着怎样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等到未来有机会，有资源和平台，更大的和“无穷的远方”有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自然而然浮现出来。

（寺景、鱼子、Nan 均为化名） 

“无穷的远方”为什么与“我”有关？ ——对话管延军教授

记者 / 刘浩然
编辑 / 魏禾



管延军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组织管理与职业心理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业组织心理学、职业生涯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跨文化管理、领导与团队管理等。管延军教授曾多次在知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17 年被杜伦大学商学院聘为第一位华人教授，自 2018 年 4 月至今担任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副主编，2021 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组织管理与职业心理学教授，并以 Adjunct Professor 的身份继续对杜伦大学商学院的发展提供支持。

在《这也是生活》中，鲁迅写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这份社会责任感让他在病中多了一些生活的气力。近年来，这句话被视为名言，广泛引用和传播。细细思考，在当下这个时代，无穷的远方真的与“我”有关吗？有许多人选择埋头苦干，为了给自己挣一个好的前程；有些人在追求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关注着社会其他人们的“喜怒哀乐”。除去个人选择，这些不同的选择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些社会性原因呢？本次主题报道采访了组织管理与职业心理学的管延军教授，一起谈谈个人的价值选择，解析人与社会的关系。

“每个人在符合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首先解决自己安身立命的问题，履行对自己和家人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依然心有余力，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做一些力所能及、能够惠及社会的事。”

学生记者：2022 年夏，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青年会组织下，同学们去往湖南娄底新化县的金凤乡中心学校，开展为期两周的“三下乡”支教活动。支教队伍的成员除了低年级学生，也不乏大三、大四的同学。您认为大学生支教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金凤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展示明信片。

管教授：大学生选择参与支教可能会有三重逻辑：第一，价值的驱动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观代表追求的目标，而目标会提供动力。支教本身的目标是促进偏远地区的教育公平，带去希望和积极的改变，而这个目标是和前往支教的同学们自己的价值观相契合的，所以大家愿意参与支教，也能体现个人的意义；第二，大学生更希望通过支教来发挥和拓展自己的能力——我们在求学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知识和技能，那支教就是给了同学们一个场景去应用自己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拓展自己的能力；第三，我认为支教是一种非常体现社会责任感的行为——即便需要大学生们牺牲所谓宝贵的假期，但同时他们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心理层面的回报就是大学生们拓展了山区孩子的知识，甚至可能激起他们学习的兴趣，这就会给参与支教的同学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外在回报就是大学生们可以丰富自己的简历，获得新的思考方向。比如，我认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着社会转型的问题，而在支教的过程中，大家就能够更好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支教会对大家的思维方式以及职业选择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回报。

支教本身的意义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话题。在我看来或许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个人的探索——支教是对于自己价值观和能力的彰显，同时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也是对自己兴趣的探索，去确认自己的价值观、能力的边界在哪里；第二个方面，是自身对环境的探索——大学生们可以切身地体会到城乡差距，以及深切感受一些典型社会问题，对整个社会大环境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三个方面，对社会而言，支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差异，让不同群体之间减少误解，达成群体共识。



2022 年“黔途陕耀”贵州线支教活动中同学们拍摄的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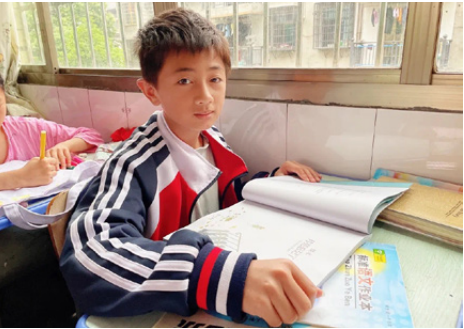
学生记者: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提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他解释：“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请问您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如果一个人选择去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他是否会更接近社会普遍意义上的“成功”?

管教授: 首先我想声明这个现象并不普遍。本身我也是北大的学生,我一直坚信一个观点:任何时代的人,确实有他们的共性,但是也有他们的特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的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为了追求一些功利化的目标,善于去走捷径,利用机会,在制度和规则的灰色地带去达成自己的目的。以前我们接触的信息渠道很窄,人与人的沟通渠道也很窄。但是,现在,你永远可以在网上找到一群与你志同道合的人,不管你的观点对错,你永远可以找到这群人。这就是所谓的“长尾理论”(The Long Tail)。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听上去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标签,但是这样一类人也可以找到相互认同的群体,所以这个群体肯定是存在的。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这可以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来讲。就我个人经验来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世俗上的成功者,这是个可悲的事实。但是我们同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种成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成功是否可持续?大家会看到有很多人确实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了短期的成功,但后面几年“翻车”的也不少。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很透明,例如当学术不端的人通过一些手段暂时给别人造成了一种好的印象,但他很难做到长久。即便他们没有“翻车”,他们的路也会越走越窄。所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成功是否会持久,可能要打一个问号。第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追求的往往是带有功利性的目标,是由外在动机驱动的,所以即使他们将来很成功,但他们的精神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危机。因为一旦受功利性目标的驱动,人就会一直不满足,会持续追求更大的目标;相反,如果你是内在目标驱动的,那你做一件事情本身就能找到一种心理满足感。所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可能存在内在的精神危机。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如果整个社会的人都是这样做事,那这个社会是不太容易看到希望的。“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道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大家共同的心声都是希望社会公平公正,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良好的制度去保障大家的公平。

此外我注意到,你用了“选择”这个词。我们心理学有一种现象,叫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就是说我们看到某个人做了某件事,就容易直接归因为个人问题。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想想,如果把另一个时代的人放在当前这个时代,他们会怎么做——所以是有社会的内在原因在驱动。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外在原因。外在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精致利己主义者”有它的土壤存在。我们国家面临转型期间,从个体层面上来看,每个人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大家普遍都很焦虑。当人一旦焦虑之后,做事情就需要寻求心理安慰。比如以前家属给做手术的医生塞红包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风气一度十分严重,因为你觉得只有医生收了你的钱才会尽心尽力帮你做事。再说得广义一点,很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会阶层的差距在不断变大,所以一旦你在竞争中占据了某种优势,这个优势就会越变越大。因而大家才会产生一个焦虑,就会凡事都希望不择一切手段去做成,不然会觉得输在了起跑线上。焦虑心态的支配、国家的转型以及关系型社会叠加产生了我们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学生记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利己”和“利人”之间偏向了“利己”的那一方。那么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协调“利己”和“利他”这两种思维?



金凤乡中心小学课堂上的学生。

学生记者: 鲁迅有一句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请问您对“无穷的远方”的理解是什么?而“无穷的远方”又为何“与我有关”?

管教授: 我对“无穷的远方”有三个层面的理解。第一个层面是“远方”可能是一个物理或者时间上的距离——虽然有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但我们总是能够在远方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时间维度上,以阅读为例,比如我读古人的作品,读苏东坡、辛弃疾,就会与他们产生精神上的共鸣。空间维度上,我在游历其他国家,在访问不同大学时可能碰到志趣相投的同行,这能让你感觉你并不是孤独的。第二个层面是互补性——远方的人和事可能会和我们的想法有出入,但你如何用远方中的人和事去充实、丰富你自身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比如我们学校在不断努力去成为按《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的大学中的一个典范,而我们办学的方式,就是从“远方”得到了启发——美国的大学追求创新,英国的大学追求严谨,中国的大学有很强的进取心——所以我们就从不同的“远方”获取了不同的有价值的东西,再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融入到我们的学校当中。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你从远方的人和事那里获取有价值的元素去丰富自己的内心,提升自己的能力。第三个层面是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我们可以为远方的人和事做什么,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回到“三下乡”支教活动,远方的偏远山区的孩子缺乏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那我们就有义务提供给他们,贡献出我们的力量。实际上,社会和自身很难区分开来,我们的价值观、能力等等都是镶嵌在社会这个场景中的,所以当你对社会的体验和认识更加深刻,你对自身的体验和认识也会更深刻,这会促成你自身的改变和提升。所以我认为,人和社会总是相辅相成的。 

如何达到“远方”

远方，平视即可望到。

编辑 / 蒲严博

萨特曾言：“他人即地狱”。此语带着几分西哲的哂笑，又让我们在沉默中顿悟：没有人愿意在他者眼中被消解掉自我的主体性。或许，“远方”这一概念并非是单方面的隔绝与寂静，而是双向的陌生与无言。每个人都有作为主体的权利与被置于客体的时刻。

因而，当我们立身于己，放眼寰宇时，如何面对那些精神上与我们产生“错位”的远方？又如何思量那些与我们隔绝的“远方之人”的生存状态？诚然，在感性层面，依共情而产生的理解和声援是摆明符合道德的立场与价值观的不二法门；在理性层面，暂时保持缄默，等待水落石出，若不到定论之时便不发声也是另一种审视态度。在此部分，我们将讨论当“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开始进入我们学生的视野，我们对于“感性”与“理性”关系的思索将如何引导我们处理当今庞大的信息体量，纷繁复杂的观点与立场。

然而，若盲目将自己置于中心是傲慢且注定孤独的——那些我们眼中的“远方”也有成为“此地”的权利，我们亦可能是他们的彼岸。诚如德国谚语所言：“山与山不相遇，人与人要相逢。”在此部分我们通过访谈三位我们身边的“远方”以及几位学生代表，借他们之口说出学生与校内工作人员两个群体想对彼此所说的最真挚的话——分别了解两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为彼此提供平等交流的平台。

远方不远，只要你用心触摸即可发现，那些从前被我们认为遥不可及的人、互相隔绝的人、陌生沉默的人，在你的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人其实都与你一样有血有肉，有悲有欢，近在咫尺，并随时准备好了与你相逢。远方，平视即可望到。

如何回应远方的呼声

撰稿 / 刘先骐

编辑 / 蒲严博

在美国犹太裔作家辛格 1972 年创设的思想实验中，救助远方的饥饿儿童和挽救近处的溺水儿童一样同属道德义务。正如他所说：“如果我们愿意不顾一切地阻止近处的苦难的发生，为什么要基于人们的地理位置而对远方的人们区别以待？”当前，随着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变化，我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群体，相比之前了解到了更多关于这些群体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人萌生出了鲁迅先生当年说过的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而在这句话中，如何对待那份可能的“相关”值得我们思考。在生活中，我们会在不同情境下与一些人共情，而这份共情可能会使我们更加感性，也或许会使我们一时被道德所限制。所以如何与他人共情但又不失理性，是我们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在虚拟世界，由于当下互联网消息繁杂，在无法区分真假消息的时候，我们更要以足够理性的态度去面对，警惕某些无良的媒体利用了我们 的善良。“青你 3 ‘倒奶事件’”发生时，各大媒体纷纷进行集中报道，报道内容多集中于“粉丝为追星投票，将整箱牛奶倒入水沟”“为打投偶像把牛奶倒沟里”“新鲜牛奶成箱倒掉只为追星”等，甚至引起“如何看待粉丝为偶像打投倒奶”“牛奶成箱倒掉或涉违法”等话题的讨论。在一众媒体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媒体去探索、去调查：这个视频源于哪里，拍摄者是谁，视频中的人是谁，事件发生地在哪里，谁付给视频中的人们工资去倒奶，以及为什么倒掉这些奶制品。这是事件发生之初媒体给公众构建的信息环境，这个缺乏调查的信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对于这件事情的讨论。而很多网友出于对倒奶这一浪费行为的痛恨，进而指责倒奶者道德沦丧，

为了追星不择手段；而某些粉丝为了反驳进而攻击路人群体乱开“地图炮”，这就导致原本由于某些企业无良的营销手段被忽略，反而变成了两拨群众的骂战。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时，不妨先观望一段时间，如果能力允许，我们可以尝试探究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果只想做个吃瓜群众，那同样可以先稳观事态发展，要警惕美好的品德被无良资本利用，毕竟一条基于片面信息的评价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影响，进而变成群体争执的开端。

在现实生活中，一旦确认是需要帮助的人，那大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放手去做吧。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游客乘坐的大巴车驶入云南泸沽湖所在的村子时，他们意外发现这条路上每一个孩子见到大巴车后都会向他们敬礼。导游说：这个地方太穷了，很多孩子上不起学。一些游客看到当地的现状后自发地给这些孩子捐钱，供他们上学。因此当地的居民都会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些乘大巴车而来的人可能是曾帮助过你的人，要给他们敬礼，要心存感恩。”生活中，那些你触手可及甚至俯拾即是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些人面前，可贵到他们望尘莫及。那些在菜市场迫于无奈只能挑拣廉价剩菜的人们；那些在山村里由于经济条件读书困难的孩子；那些在医院等待着稀有血型出现的患者们……我们可以帮助的人还有很多。如果可以，偶尔帮忙垫付几块钱，积极参与支教活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献一次血，都可以作为我们对于这些远方呼声的一种回应。大家都在积极地生活，当这种积极相互关联之时，何尝不是一种幸事。这时，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彼此相关，普通人的行动与实践延伸至远方。 

理性的终极目标， 是回归对于人的关怀与生命的尊重

撰稿 / 叶润博

编辑 / 蒲严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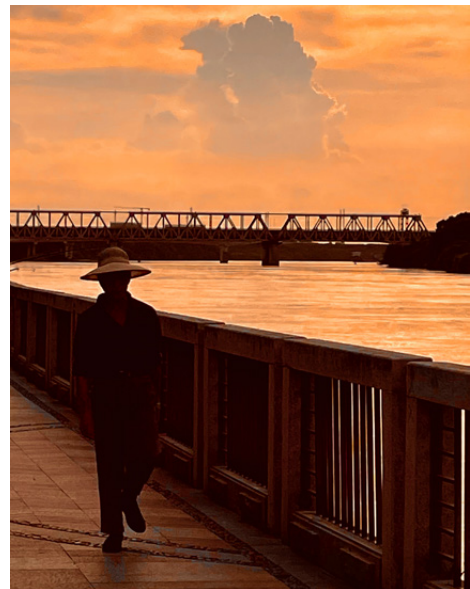
今年年初闹得沸沸扬扬的“丰县八孩女子”事件已经过去近半年的时间。这名女子的悲惨遭遇无疑牵扯起我们对于人口拐卖、法律漏洞、干部失职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有人激愤于对造成他人悲惨命运的犯罪者处罚太轻，有人质疑当地政府干部为何在 20 年的时间跨度里没有发现并处理这件事。然而随着事件的澄清与审判结果的公布，这股热烈的浪潮似乎也就逐渐平息，后续的发展，便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

在这一事件的发展中，很多人对这名女子的不幸表示同情，亦有很多部门和人士为她找到事件的真相。然而，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整个事件的发展却使受害者本该所处的中心地位让位于被调查者的声讨，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关注那些犯罪者的无良与相关部门的渎职，到这里，事情的重点某种程度上就发生了偏移，迟到的正义将真相清晰地刻画在世人面前，但这个孤苦女子 20 多年来无人问津的悲惨命运却被选择性地忽视了。诚然，对于解决这一刑事案件，很多人发挥了其理性的分析与调查，最终侦破了这一案件，但对

于我们，面对一个来自远方的、似乎与我们“不相干”的人的命运时，仅凭借理性去关注事物的真相，便失去了对人的真切关怀。

因此我想说，面对那些来自远方的人们，去重拾其那份真挚的同情之心，或者说，是感性的认知。这种感性，不是意气用事、不加思考，不是简单地表达感情与抒发愤懑，而是暂时放下对于真相的执着，真正去体悟那些远方的人们，他们内心的想法与质朴的愿望，认识到他们是与我们共为有情感的人，并试图与他们产生共情。

这种同情性的感性思维，自工业时代的记忆里，就成为“被撕下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从此，速度与效率的理想大行其道，工具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成为一种新的迷信。人的价值被金钱与劳动回馈衡量，成为流水线和欢乐场上的零件——无论是支配者还是被支配者，都不可避免地丧失了这种对于人的基本同理心。绝对的理性经历人类一往无前的发展，终于在骄傲之下失控，在二战阴云下酿成了奥斯维辛的悲剧。当理性成为人类思维的主宰，连人的生命与死亡都



杨睿 / 摄

可以成为能够生产加工的原料和产品，人的价值被所谓“进化论”的说法一笔勾销，于是在那个诞生了无数伟大哲学家的国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荒诞剧。

那些疯狂的岁月如今已经离我们很远，连战争的瘢痕都已被草木掩盖。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很难说那些悲剧永远都不会再上演。亚当斯密说：“人的同情心，是随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拉远而急剧下降的。”疫情之下，面对长久的隔绝与封闭，面对时刻可能发生的意外与变故，过去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亲密关系，包括友情、亲情、爱情，都不得不接受这种孤独和焦虑产生的冲击，更不用说那些来自远方的陌生存在，太过令人无奈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精打细算于每个细节，计较下一步的得失与利害。过度的理性仿佛使我们重返工业时代被物质力量异化的状态，缺失了关于人的价值的思考，忽略了和人相处的温情，面对那些我们并不熟悉的远方的故事，我们渐渐只聚焦于发现与破解真相，自认为这就是对于受害者最大的关怀，正义最终也

许不会缺席，但受害者的痛苦会因此而消失吗？那些不堪的记忆会因此从脑海中消失吗？似乎没有人去关心这些，就如同那个曾在阴冷角落里缠着铁链瑟瑟发抖的丰县女子一样，在半年后的今天，网上再没有关于她在后续生活中的线索，她后来怎么回归生活？有没有回到她的故乡？无人知晓。就是在这样的“同情心”或者说感性思维的缺失下，我们便忘记了去思念那些远方的人们，去感受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拥有感情的人类。

理性行事，让我们拨开迷雾，看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真相与逻辑。面对互联网无尽的信息与观点，理性帮助我们建立思想，摆脱潮流的推搡；感性体悟，守望着我们作为人的爱与尊严，让我们与无数的远方建立起超越时空的关系。怀揣着对众生诚挚的同情，并不妨碍我们去审视，用理性的态度去甄别，去发现真相。而理性的终极目标，依旧应当是回归对于人的关怀与生命的尊重。那些来自远方的声音，背负着过去无数代人的理想坚强活下去的人们，都理应成为被真切同情的对象，从而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份牵挂。 🌻

风过匆匆，且驻足倾听 ——专访学勤书院管家迟延华女士

记者 / 王菁
编辑 / 蒲严博

眼里的纯粹，语气中的坚定和自信，还有温暖触动了我

大家都会畅想远方，谁不喜欢云端高悬的月亮呢？诚然，如若没有踏在泥泞之间的双脚，所有人间理想不过无根之花。鸟儿能在辽阔天空自由飞翔，是因为拥有随时能回归大地的权利。物业的工作帮助同学们更好地适应眼前的生活。本次采访，学勤书院的管家迟延华女士向我们道出物业管理工作背后的艰辛。

以下是迟女士的自述：

“没有重要的事情不离深，服从学校的一切工作安排。”

我属于学勤书院日常管理工作的中间枢纽，每天要跟进对接的事情有：宿舍卫生管理、外围设施修葺、突发事件处理以及活动预准备，因此有时候一整个早上都会在回复别人的交接信息和下达任务等工作中度过。不同工作的性质不同，其繁杂辛勤之处亦各有不同。物业的对接管理工作其实并不轻松，经常是从早忙到晚。职业无贵贱，不同工种之间的工作强度是难以比较的，我们办理生活事务也存在只有自己才懂的付出。对我而言，两点一线的生活已经是常态了。物业管理人员一般会在校外有宿舍，也算我在深圳这边的家了。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学校走到宿舍，从宿舍去往学校。我的老家在东北，离深圳很远，疫情之后，几乎没回过东北。只有 2020 年末，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回去过一次。我也很想回老家看看亲人和朋友，但经常会因为不可抗力而失败。同时，物业在培训的时候也经常说，没有重要的事情不离深，服从学校的一切工作安排。现在，只有家里有老人过世或者父母病重，才会有人申请离深。我们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要完全保障大家的安全和健康，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有人的生活是不费心力就能过得快乐自在。各司其职，各处其位。大学生们也很辛苦，在巡楼收拾自习室的物件之时，我经常看到两三点还在学习的学生。书院老师们也是一样，负责很多我们看不到的方案的最优化。他们除负责学生事务之外，还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家长，而家长和学生又有所不同。

我们的准则就是：能帮就帮，不转移不推卸责任。

有个周末，一位家长焦急来电想了解孩子的情况，或许是孩子刚同她讲了非常过激的话，这位家长的心像是被油锅煮着一般焦急，我让家长先冷静一下，我先跟前台阿姨沟通了解下孩子的真实状况。我们的准则就是：能帮就帮，不转移不推卸责任。然而，着急的心情会让他们变得情绪化，有些家长会认为我们回复他们时冷静的语气是不重视当前的情况。但不是这样的，我也是个母亲，自然会懂得“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心情。但从业很多年下来，我发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家长想太多，其实学生往往没有那般脆弱。学校也是个小型社会，学生很难对别人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转而一股脑儿对家长发脾气是常有的情况。解决这类突发事件首要保障孩子的人身安全，然后再去联系舍监或者楼层导师去抚慰孩子。但家长会将孩子发泄到他们身上的焦虑通过电话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也能理解家长，因为这是人之常情。除此之外，我觉得同学们要更加理解和体谅父母。最好不要对父母说一些过激话语，他们离你们很远，不能真实地了解你们的情况，当你对他们说了一些重话时，他们的心理会很难过、很焦虑。



“眼里的纯粹和语气中的坚定和自信深深触动了了我。”

能跟很多未来的社会栋梁在一个环境里相处，我倍感荣幸与骄傲。我原先在逸夫书院管理卫生。毕业季看到所有家长到场之时，特别尊敬和佩服他们，总在思量他们是如何培养出来这么优秀的孩子。我潜意识里总认为，毕业之后终于不用学习了，可以开始考虑挣钱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所有我问过的同学的回答都是打算出国深造，奔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也让我体会到学习是一生的事情。他们说这些话时眼里的纯粹和语气中的坚定和自信深深触动了了我。之后，在学勤书院任职的时候，我一般和宿舍会、楼层导师对接工作会更多一些。有时，在前台或者巡楼期间也能遇到很多孩子，他们也经常同我打招呼。不仅如此，有时在楼层间清理橱柜时，有孩子看到我们会觉得我们很辛苦。很多孩子都会跟我们说：“阿姨，我们这些都不要啦，您有什么需要的都可以拿走。”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我们听在心里就会觉得很暖。

“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当然，也会听到一些同学抱怨宿舍楼层里有很多虫子出现，我们在尽力做消杀工作，小蟑螂我们可以通过杀虫剂处理，但像大蟑螂都是飞进来的，消杀很难阻止。蚂蚁也是，只要有一点甜食，就会迅速聚集爬上来。所以我们还想倡导孩子们，桌上和地面最好不要有食物残渣，以更好地保障宿舍卫生。其实每增加一项工作，物业管理会很累的，但还是想为孩子们营造出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生活得舒服惬意一些。我也都能理解大家的不满，就像那个着急的家长一样，我也能感同身受。有时候夏天空调坏了，确实难以忍受，但有些修理校内工程师可能处理不了，就需要更专业的人来修，中间就会有几天的“空窗期”，这就会增加同学们的不良情绪，作为工作人员的我们也很无奈，所有东西运作都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

回到消失的附近， 重新审视人与人的连接

记者 / 胡曦匀

受访者 / 许杨帆、陈长丰、Maeve

编辑 / 蒲严博

在现代社会，是什么东西使人们产生了隔阂？因为科技的发展，我们有机会在社交媒体上了解远方的生活，与此同时我们也渐渐淡忘身边珍贵的日常。在这种“割裂感”中，我们是否有必要思考我们是从何时开始与附近的人走失，而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本篇报道采访了许杨帆、Maeve、陈长丰三位同学，对此分享个人经历与反思。

远近是眼界划定的线

在个人视野之外的一切空间也许就是“远方”——即使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也常被我们忽视。许杨帆、Maeve、陈长丰三位同学由自身经历出发，谈到了我们与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感，谈到“消失的附近”。

陈长丰：对于我们来说的“远方”，其实可能在物理环境上是很近的。我们把不太会去关注的人都叫做“远方”，但其实我们没有关注的人真的太多了。即使在附近的人，大家也并不意味着真的很关心，比如自己的父母和同学。我们在一个很现代的社会里，人与人的交流因为科技变得更便捷，但也变得更距离。我们可以用屏幕认识其他人，但是偶尔就会忽视了生活里和人面对面的

连接。在上海疫情管控期间，在整个城市将近“瘫痪”了之后，大家才意识到原来一份外卖能够送到你的门口，这背后的环节需要多少个人：首先是餐馆要营业，餐馆的食材供应商要能把东西送来，交通必须是连接的，开餐馆的人要有厨师，外卖要有外卖员。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才能够把一份外卖送到你家门口，让你享受只要在外卖软件上下个单，餐品就会出现在你门口的便利。在平时，大家可能觉得这非常合理，但是在疫情的时候，在连一份菜都很难买到的时候，大家才会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人——这些人在平时被技术的便利给隐藏了。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大家才会意识到每种事物的背后，其实都是人的存在。这也促使人们意识到在环境的限制下，没有人在每时每刻、每个方面都是主流的；每个人的身份也比较多元，每个人都有可能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许杨帆：与我们相关的人并不远，比如保洁的叔叔阿姨，食堂的服务人员；他们都距离我们不远，只是我们忽视了他们而已。我们身为学生，处于生活相对无忧的位置，这导致我们认为他们是遥远的。我跟同学沟通时发现一种共有的感觉：走楼梯的时候，遇到坐在楼梯上的清洁工叔叔，他会让位；清洁阿姨推着清洁车在电梯里的时候，

也会给进电梯的同学腾一下位置，有种好像占了同学们应有的位置的感觉。之前我听到有同学抱怨图书馆叔叔阿姨工作声音太吵了，提出需要在闭馆之后再打扫卫生的建议——但实际上这个时间点太严苛了。同学们也许觉得自己的学习环境需要保持安静，就此要求工作人员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进行打扫，而这也变成了在大学中的一种默认的行为方式。所以当我们提议关注“远方”的时候，不仅是要去关注在公共媒体平台上看到的被热烈讨论的，那些物理距离上很远，心理距离也很远的，也要关注身边常被忽视的那群人。日常当中，就我观察来讲，多数同学不会主动地和自己宿舍楼的前台阿姨或者清洁阿姨打招呼。

Maeve：我们平常经常打交道却不熟悉的服务业人员、做核酸的医务人员、扫码的信息员，其实都和我们的生活分不开。还有一个我们常常忽视和予以负面印象的群体就是老年人。我们可能觉得八九十岁的生活是很扁平化的。我实习期间接触到一些精神矍铄的老人家，他们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我认识一位91岁的奶奶，我喊她“阿姨”。她每天都会去公园，在公园唱歌跳舞，然后经常和一堆姐妹去喝茶。她是个独居老人，但她的状态和刚退休的老人就没有什么区别。

在实践中看见“别人”

在推动视野边界的实践中，我们能看到不同的生活，而这些经历能照亮我们所站立的地方。三位同学对此分享了自己参与志愿活动、公益活动、社会工作的经历以及从中得到的反思。

许杨帆：当时我去“绿色蔷薇”（服务女工与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拍摄纪录片是想展现个体如何去解决他们所在群体的结构性问题，如何去创立一个属于女工们的社群。但我们和负责人之间的沟通并不理想。负责人不放心让女工随随便便地去接受拍摄，原因其一是认为学生们对组织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双方还未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其二是这对组织没有太大的帮助——他们已经遇到过很多拍摄的请求，这实际上也给他们添了很

多麻烦。我们可能只是站在自己想要去完成这个拍摄作业的立场上，忽视了对方的真正需求。之后负责人同意我们拍摄女工子女相关的活动，因为帮助儿童的社区工作开展得没有像女工方面那么多，在宣传上面也是一个比较弱的部分，因此拍摄儿童可以对宣传有一定帮助。

除此之外，我的工作是为女工子女开展绘本教学。他们基本上在城中村的一个民办学校上学，从幼儿园到初中，活动范围都在龙岗牛始埔这个区域。参与绘本课程的小朋友基本在三年级以下。整个绘本的教学过程采用一种引导式教学，而不是单纯地把故事讲一遍：过程包括讲解绘本的图画是怎么设计的，以及它隐藏的一些内容，然后引导小朋友自己去把这些东西探索出来，最终得以理解整个故事。绘本教育其实对于中产家庭来说，是学前教育的一个很热门的选择。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绘本课，或是“绿色蔷薇”的戏剧和音乐课程，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种艺术启蒙课的。而这些活动都是“绿色蔷薇”这个公益组织无偿提供的。



绘本阅读课活动。图片来自“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官方公众号。



小朋友们在社区电影放映活动中。图片来自“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官方公众号。

Maeve：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会走访一些家庭。我曾经去探访一个家庭，他们家的物品摆放比较乱，环境也比较脏，空间也很狭小。这家的阿姨

外表看起来有点不修边幅，但能看得出她的眼睛很漂亮——我当时心里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许没有人能发现她的漂亮。这一户有两个小孩，小孩子当时很开心地抱着玩偶在怀里玩，玩偶很脏，但是他们没有嫌弃。这家的阿姨平时很喜欢研究美食，也会在练习本上写食谱。我当时为他们的快乐感到震撼。在外人的眼光中，他们可能看起来难以接近。但在深入了解后，你会发现，就算他们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一定是苦涩的。因生活所迫，他们过得比较拮据，但他们仍在为好好生活努力着，他们也有令人敬佩的美好品质，即使那不为人所知。当时社工接到的需求是让家里变得整洁干净，和阿姨沟通后，我感觉他们真正的需求不是整理屋子，而碍于资源限制，工作人员也只能着手解决眼前的问题。

陈长丰：我比较关注的领域是“社会设计”。在中国，“社会设计”一个很重要的实践场景就是城市的社区营造。从治理的层面，它是通过建立，甚至是重塑或者搭建社区里的人的关系，让人们之间彼此了解，让城市治理被看见，让居民能参与到一些和他们生活变化有关的活动里。这可以通过一个小的社区的空间改造或者一个社区层级的规划实现。有一个例子：上海两栋不同价位的楼盘之间建造了一个社区花园，这两个楼盘因为价位不同，所以吸引的居住者很不一样——一个比较中产，另一个比较大众，也有很多租户。他们通过一个社区花园，一个开放的地方，让两边的居民都参与进来，拥有一个他们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联系，比如栽花种草等，能够给居民交谈和交往的机会，再由此场景延伸出更多的东西。大家现在很少有社区的概念：我们生活在校园，可能也很少觉得校园是一个有归属感的空间。在对空间有认知和归属感的基础上，人们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空间里是重要的。这种认同感才是一个人看见别人的基础：你关心你自己的存在，你关心这个空间的存在，而后你才会开始建立和这个地方的联系，才会开始意识到这里面还有和你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其他人，才会有“真的生活在其中”的感觉。

从附近出发，看到日常如何发光

作为大学生，熟悉的“三点一线”生活其实不是局限，而是一个小的试验场，普通的生活也可以向外延伸出和人沟通的桥梁。三位同学分享了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出的小改变并提出值得尝试的思维方式转变。

许杨帆：我自己平常喜欢旅游，我是在出门的时候培养出和别人聊天的能力的。我之前的思维方式有比较强的目的性。举个例子，如果我认识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比如烧烤店的老板，我就期待能从这个聊天过程中收获什么，找到一些意义。但我现在和人们聊天时，一方面我会好奇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不会太在意自己的身份，就看作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之间的沟通。这无形中给我带来的收获是，我能了解别人的生活，别人的困难——了解了就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其实普通老百姓的闲聊没这么多意义，这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意义不过是我们赋予的——这可能是把自己的位置看太重要了。和不同的人聊天后，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思维是局限的。一开始我和别人聊天，说的话很明显是个大学生说出来的话，我问的一些问题会让别人感到“你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但到后面，对别人的生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提的问题对别人来说都是很自然的。尝试跟自己楼层的阿姨打个招呼吧！去接触，接触的时候也不要总想着自己是个大学生。如果每个人都去营造这种氛围，那别人看到你这样做，会觉得“哦，原来这样也可以啊”，那说不定大家就都开始尝试了。

Maeve：牛津大学人类学研究员项飏提出一个“附近五百米”的概念。现在人与人变得很原子化，社会也在被极化。受到网络的影响，我们容易陷入“身边即世界”的想法，陷入 tunnel vision（狭窄视野）。实际上我们对身边的人都不够了解。在家这段时间，我发现我妈妈对邻里街坊很熟悉。她知道邻居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的孩子上了哪里的大学，谁从国外回来了……这样的事情一清二楚。我对街坊邻里发生什么事却是蒙的状态。

每个人其实可以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态，而不是期待着他人能给你什么东西。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独特经历的；把自己归零，不带批判地去沟通就能收获很多。大家其实现在都在用一种很功利的角度看待生活，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总得有一个目标。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有比较大的升学压力，焦虑也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会觉得为一些所谓“无意义”的事情花时间，比如说和一些闲聊，是一件不太有价值的事。我认为不是非要让它们变得有价值，毕竟和人聊天确实对申请和求职没有什么帮助，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开放一点，不要默认这些东西一无是处。从身边开始，打破真空。问问自己的父母、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看看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在生活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最好的办法是去跟着他们过一天，比如和自己的外公去打牌，去各种地方走走，可能就能看到这些“日常”是如何发光的。

我提议大家都勇敢地开展一些 small talk（闲聊）。比如，去理发店是最直观的观察生活的方式。有时候给我洗头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比我还小，很早就出来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明白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并不只有自己眼中的生活。放下一些自负，不要用一种评判的态度去看待别人。遇到观念冲突时，要明白是别人的处境

和经验造就了别人的观念，不用自己的“常态”去批判别人的想法。学会 Perspective taking（换位思考）——这不仅是在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去想，更要想这个人在其位置上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很多看似自己理解不了的人或事，往往也经历了你不曾想象的过去。我们重建与身边人的联系可以从对他人发自内心的关心开始，后面的东西就会变得自然而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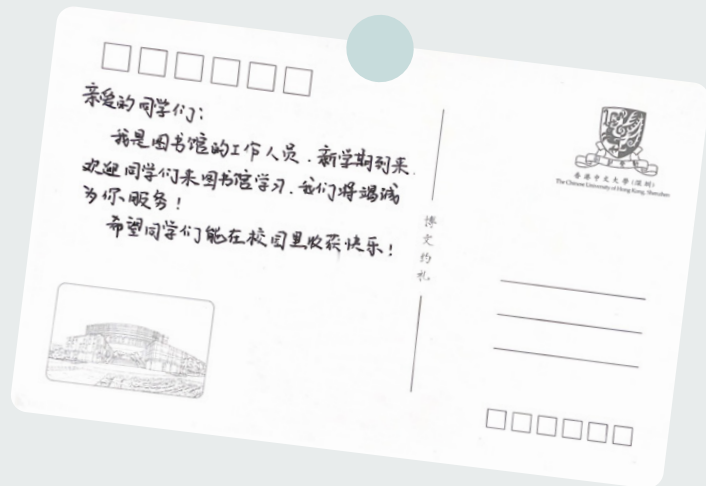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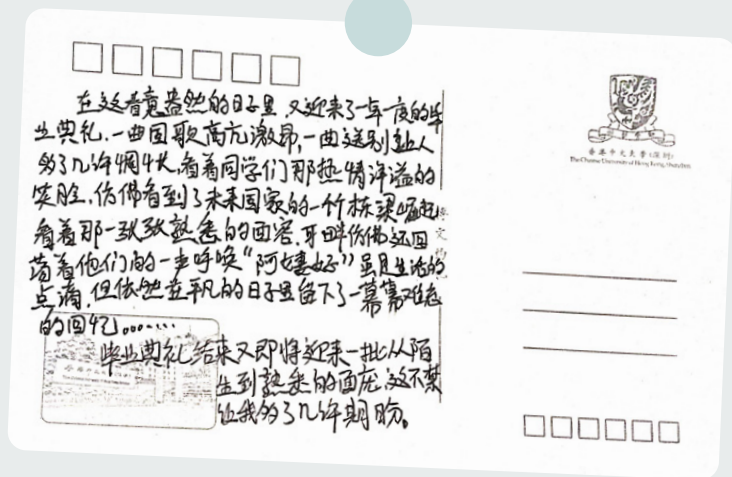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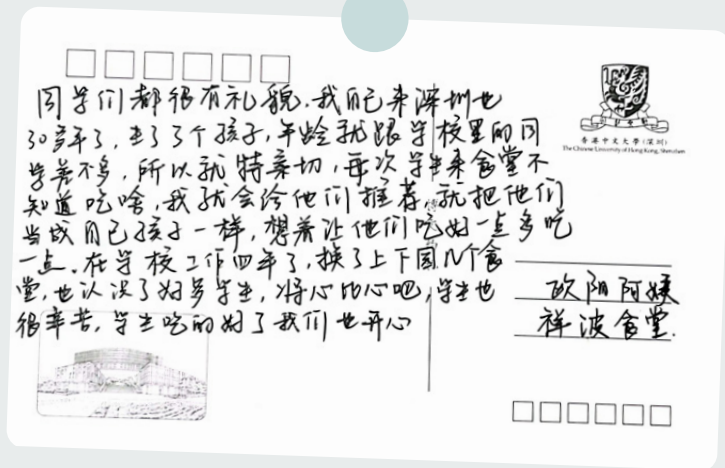
陈长丰：我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我回学校时发现，做核酸之前，食堂的员工、清洁保洁人员会稍微早点到，然后在便利店的门口聚集起来聊天。或许因为他们刚好有时间，而那边刚好有座椅，所以他们刚好就在那里交流。我当时才注意到，我们平时只留意到他们会零零散散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而从未留意过他们在岗位之外会在哪里聚集。他们休息的时间到底在做什么？在哪里呢？我觉得我们也非常需要这样的空间和契机让大家聚在一起——做核酸也可以是一个契机。同时，我也觉得 gap year 很重要。这令我跳出既定的路径，看到了不同的人生和更多元的价值体系。很多时候，大家的焦虑是源于给自己的身份定位太单一：我们应该有精英的生活，应该有多少金钱，应该在怎么样的办公环境里。人们在这种价值体系下工作时常会有种无意义感。

其实我们可以多关注社会价值，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思考自己的能力到底对社会有什么用，再从中找到意义感。当人们的专业能力和一些还未被关注到的迫切需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让自己发现意义感。我所从事的“社会设计”其实也是旨在增加这个社会的包容性，希望大家能回归到人的价值上。这种思考方式，这种探索自己专业的方式，能让自己活得开心、有意义，也能真正地建立起连接。有了关注后，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现状，更需要投入到相关工作中。比如可以去调研清洁工叔叔阿姨的需求，看他们需要的到底是休息时间还是休息空间，还是仅仅是一个能够交流的地方，或是期待自己在工作之余学一点什么。关注“远方”，就是因为你能够令其和你自己有关，和你自己的能力有关，并用你的能力帮助其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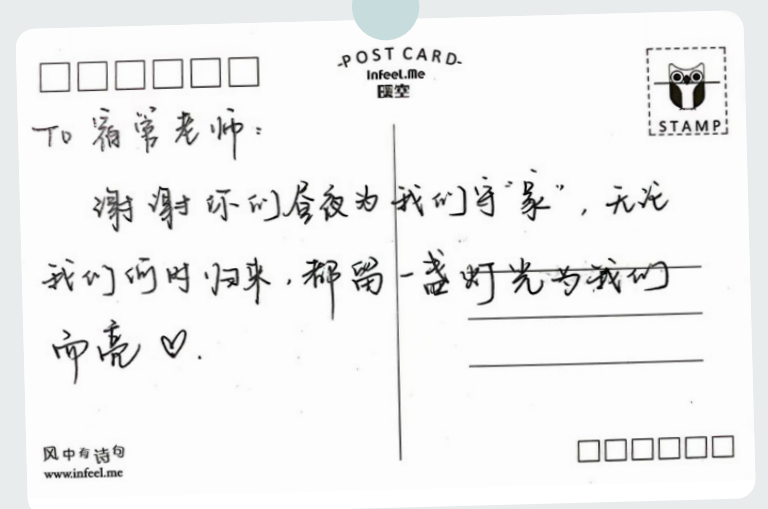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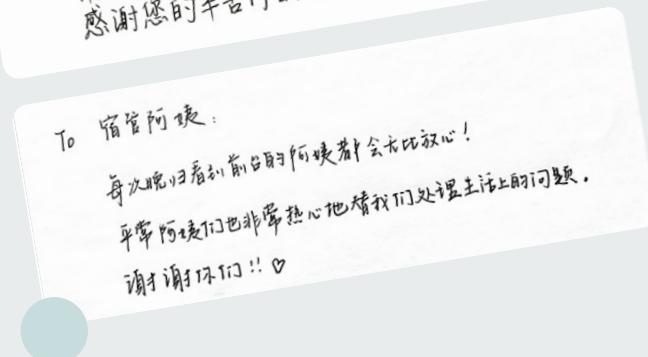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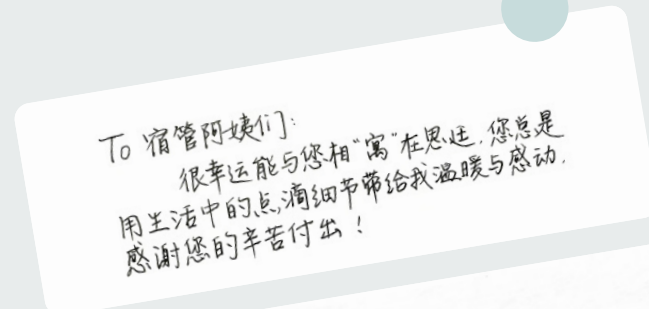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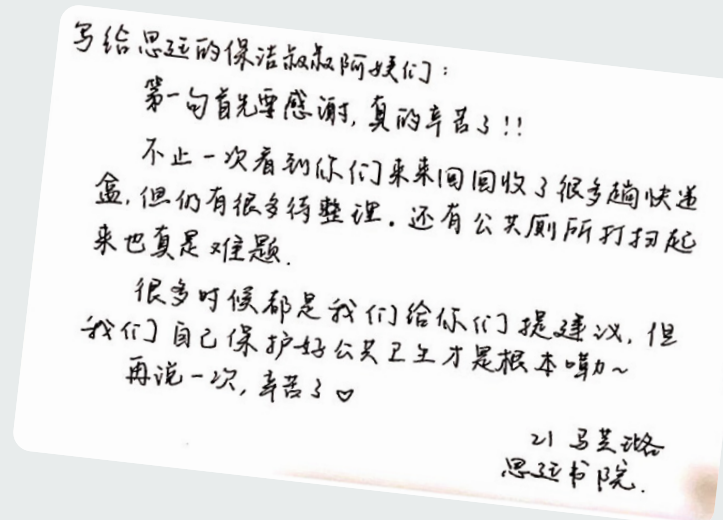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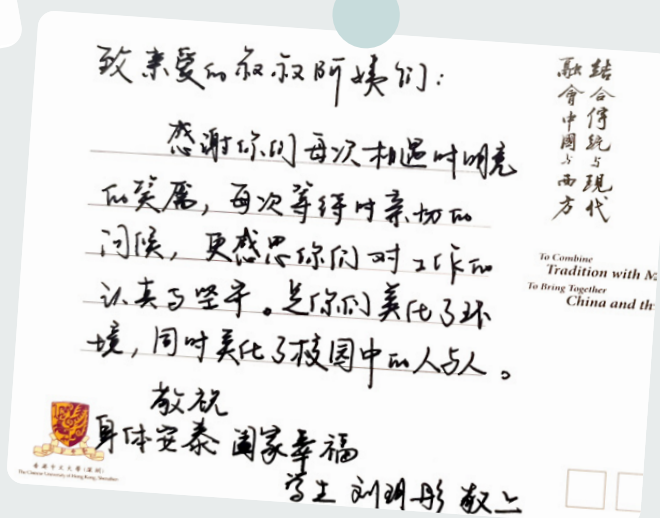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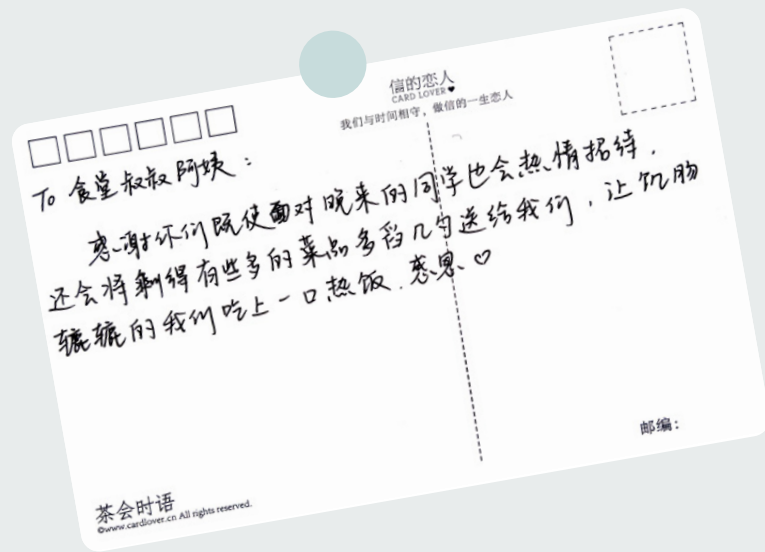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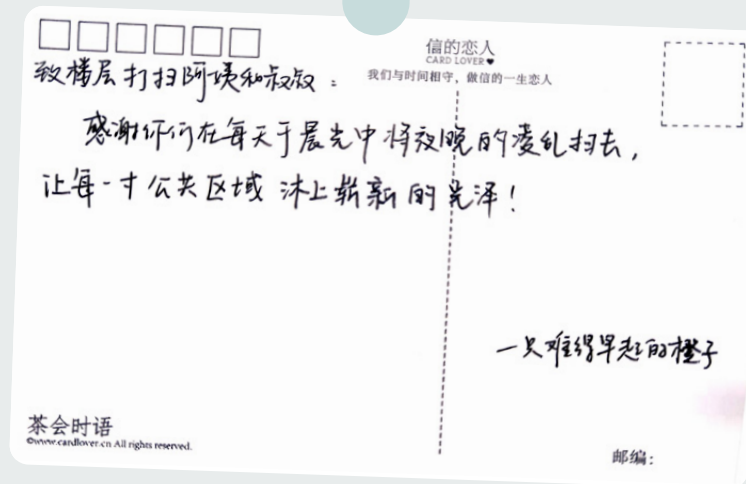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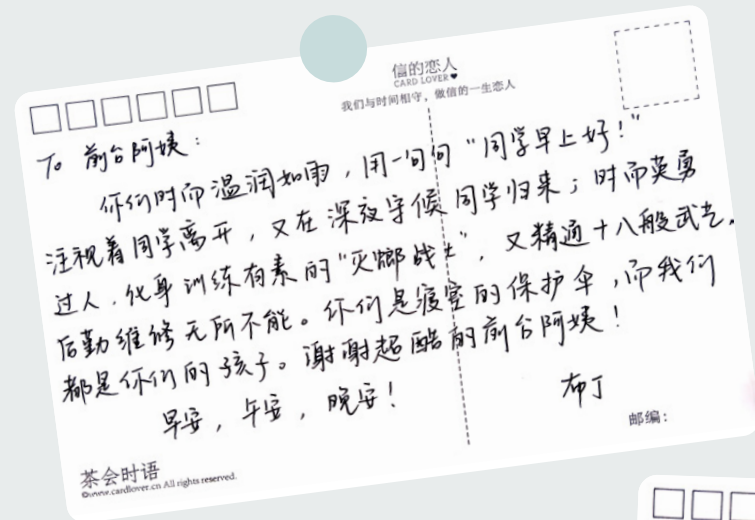


李玮顺 / 摄

工作人员



学生



两个“微光”人眼中的人间：平等、真诚与良善

记者 / 刘玥彤
受访者 / 任孜月、卢杨顺顺
编辑 / 蒲严博



顺顺（左）和支教当地的同学合影。



顺顺在支教课堂上。

学生记者：两位现在分别是微光公益的负责人和骨干成员，参与组织过不少公益活动，请问两位一开始是怎么关注到公益这个领域的？

任孜月：我对公益的兴趣其实是个性使然。高中的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但是当时的很多社会新闻，以及我接受到的教育，都让我觉得自己应该去奉献，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在高二的一段时间特别迷茫困惑：自己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即使去到好的大学，有一份更加稳定体面的工作，但这好像对我来说和普通的生活没太大区别。对公益领域的热情让我的人生态度有所转变，在这个领域有所贡献的目标驱动着我。来到大学后我有了更多机会去深入地了解公益，加入微光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今年暑课我选择了MGT3080 Social Venture这门课，是关于社会企业的。当时我采访到一个残障人士包容公司，叫做融易咨询，所以最近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这类特殊人群。

卢杨顺顺：我加入公益的时间也不是特别早。大概从中考结束之后，我参加了苏州本地的慈善公益组织，参与过一些向贫困山区献物资、支教研学等活动。来到大学我有幸加入了微光公益，像校园献血车、“四点半课堂”、支教等项目我都参加过。在我的公益启蒙时期，我受到一些影片等文艺作品的触动，对公益想法比较简单，也参加了一些活动。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中学时候，我的家庭资助了居住在大山脚下的一个孩子。有一次父母带我去那里旅游，去到这个孩子家里。一开始以为这个孩子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帮扶关系。当时我们之间的交流很愉快，两个孩子在农村里疯玩儿，这算是友谊的开端吧。后来，我知道两家的关系后有点吃惊，因为这个孩子虽然比我小一点，但是和我心理上很贴合。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很有生气、很幸福且独立的个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很触动我。

学生记者：不同于中学时期，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公益机会。那么来到微光又让你们建立了哪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学生记者：一般类似的活动持续时间都不是很长，很难给孩子的处境带来根本上的改变。像顺顺说的一样，这些问题和他们的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系统息息相关，我们能够拥有的话语权很少。个体公益带来的改变有限，会让你们悲观吗？或者说，个体公益行动又能做出什么改变呢？



孩子们快乐地笑着。

卢杨顺顺：先讲一个“情感故事”。我参与了“四点半课堂”，当时有一个小女孩很可爱，在活动的最后一天，她向我咨询自己的情感问题，原来是和朋友的交往让她有点困扰。我后来也关注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仍然和三四个学生保持联系，作为一个大姐姐去倾听他们生活学习上的困扰——当然这是出于我的个人意愿。虽然我没办法提供给他们专业的解答，但是我能够作为一个倾听者被他们信任已经十分幸运和满足。另一个故事沉重一些。记得去乡村支教时，我们发现班级近一半的同学都有自残现象。比起城市里的孩子，他们缺乏父母的呵护，所以可能少了这层过滤网，很多孩子盲目效仿甚至崇拜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除了家庭问题，学校也不具备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资源，那些来自家庭、学校甚至社会上的压力都没有得到正常的排解。自残变成了他们博取关注的手段。记得有一个学生很喜欢我，有一天她突然把袖子卷起来，很自豪地说：“老师，你看。”当时我被她满是伤疤的胳膊吓了一跳，后来我很严厉地劝阻了她，把她的锐利物品都没收了。

任孜月：说实话，不论是我还是微光这样的青年组织，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出本质改变。我们可能最多就是关注他们的生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社会观念和社会系统的惯性是巨大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等等把个人的力量放大，我还是报以乐观的态度。就拿支教来说，我们给同学们带来的影响可能只触及了几十个孩子，但是只要这些孩子努力一些，来到更好的学校，看到更广阔的人生，这就已经很有意义了。就像微光的主旨：蕴含着无限可能和希望。绽放，是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卢杨顺顺：其实作为支教志愿者看到这些现象，我们首先是非常痛心。我们当然希望在当下做出改变，希望能开阔他们的眼界……我们做家访，甚至去思考如何改良学校制度，这确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状态。我们似乎站在他们生活高度之上，让智慧向下流淌，希望能浸润这篇原野。但其实我们没有心理调解这样专业的能力。我们这种心态还存在着一个缺陷，我们时常无法意识到——被助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吗？《人类的进化》中提到人类进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农村其实是和城市不同的文化体系，我们很多时候是在用城市的标准去规范乡村文明。乡村里的孩子们真的思想封建、认识狭隘吗？我感觉不尽然。我的学生远远比我了解得多，比如农业知识，小麦什么时候出苗，鸡鸭鹅鱼喜欢吃什么，还有生活常识，像是什么时候能去哪里戏水洗澡。处于这种对我们来说近乎“田园浪漫”的生活中，乡村里的孩子们也是思想独立的个体。

任孜月：“帮助者”和“被助者”似乎已经判断了两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不良少年与白手杖女孩》这部日剧里，女主作为所谓的被助者，总是被大家以特殊的眼光看待，这种负担让她喘不过气来。我认为我们做公益一定要以平等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他们，这是奉献爱心很重要的前提。

学生记者：也就是说在公益活动中，你们认为这种特殊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交流或相互学习？

学生记者：孩子们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记得在之前的支教活动里，孩子们知道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要来，兴奋了一两个礼拜。他们知道哥哥姐姐们要到学校了，就站在教学楼走廊里观望，他们上课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那么羞涩拘束，对学习都充满热情。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顺顺你有没有受到过他们的启发呢？

卢杨顺顺：确实是这样。不得不说，他们有时候会想到我们想不到的。有一次给他们上经济课，我阐释了一个美国犯罪率下降与堕胎法案有关的例子。为了强化课堂内容，我提问：“如果所有国家都允许堕胎，是否就能降低全世界的犯罪率，达到世界和平？”当下就有一个女孩很勇敢地说：“老师，这肯定不对。”然后她又列举了世界上其他的危机，很有逻辑地解释了自己的观点。我惊喜于她思想的开阔和发言的勇敢，课后又找她聊天，夸奖她有律师的风采。我们不能框定他们的思想，其实他们会用自己的思维去思考和表达。

卢杨顺顺：你这么说我想起一个特别的孩子。我进入班级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就在他的斜后方。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他特别体贴细致。我当时因为要进班听课所以背了书包，放在了墙角。我其实不介意那里落灰，等我出门又回班之后，发现我的包还在原处，但是底下多了一本书。我当时很诧异，也很感动，原来是那个孩子怕我的书包被弄脏就把自己的课本垫在下面。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很热情，但是智力似乎有些问题，当时已经初二了，用班主任的话来说，他还是“大字不识”。辅导他作业的时候，我说什么词，他基本上都不会写，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还假装很自信。我当时觉得他挺幼稚的，又有点儿想笑。有同学劝我不要和他来往，说他对待朋友开始都是“三把火”，慢慢感情就会冷却下来。我后来慢慢就没有特别关注他，猜想他对我可能也是如此。志愿者们和孩子们刚一接触，彼此都抱有一点试探博弈的心理。但是在整个支教期间，他好像一直对我充满热情。每天进班，我的书包下都有他亲手放的课本。我和他说过没关系，包不怕脏，但是他还是坚持。下课了，同学们围着我的时候，他还会主动把那些同学喊走，让我去吃饭。我仿佛像个恶人，对他的真诚竟然产生了怀疑。有时候我觉得当支教的小老师和这些孩子好像会产生高低位的关系，应该是我们去关心他们，但是，爱表达起来哪有这些约束呢，纯粹的爱只能用心感受、用心去看、用心去倾听。现代人，在城市中生活久了，偶尔在一些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中迷失，建立起自身的堡垒。但是从他身上我意识到，真情的表达不需要这么厚的壁垒。无论是对他人的假想，还是对自我的标榜，在最纯粹的那种感情中，是可以收起来的。



“姐妹淘”在学校宿舍的合影。



顺顺（左一）担任公益挑战赛助教。



顺顺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

学生记者：那么从一开始接触公益到现在，你对这种情感或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有什么转变？

学生记者：你之前也提到与他们的交往其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治愈救赎的过程。这种连接对你来说，相比于家人朋友之间，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卢杨顺顺：一开始我并不了解他们，更多的认识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来自影像拓印之后的观察。但这些都不是很真实的，慢慢接触了我才认识到，即使他们各有各的困境，但是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和生活，他们都是很鲜活的存在。我有时感觉不是自己在帮扶他们，而是被他们所治愈。如果我们忽略掉贫困、生理缺陷等等社会上的眼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这也是我在之后的公益之路上意识到的，志愿者永远不能作为一种俯视者，我们要真正地融入他们、了解他们，和他们肩并肩、手牵手、心连心。

卢杨顺顺：我希望能通过参加更多活动进一步加深对他们的认识，不断去探索帮助他们的办法，哪怕当下存在着一些障碍和挫折。帮助别人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自我满足，我会因为找到一条真正能够帮助他们、融入他们的路径而心生欢喜。而这可能就是出于人本善的冲动吧。🐼

我们的实践。

编辑 / 魏禾

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支教、公益、社会活动、拍摄纪录片……它们的本质都是为这个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校团委青年会，到各书院组织，再到学生个人，我们在做、在实践、在从不同的方向找路；也在人和人的相遇和碰撞中，不断地看见、不断地被看见、不断地经过、不断地重逢，希望沉淀出美好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和“远方”的双向联系。本期主题报道栏目特刊发 5 篇文章，以期用他们的故事引发读者们的一些思考。

周嘉莹： 在乡村实践中与 孩子们共同成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办公室行政主管、校团委干事、“三下乡”社会实践指导老师。

“我越来越发现教学相长的意义——教育的作用是相互的，我们本来是教育下乡，结果我们也被反向教育，共同成长。”



金凤乡。

2022 年 5 月，周嘉莹作为指导教师全程参与我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来到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金凤乡中心学校进行支教和调研。值得一提的是，周嘉莹自己恰好是湖南人，对这片土地本就有别样的感情。带着学生们来到自己的家乡做支教，这段为期两周的生活让她对乡村教育和大学生社会实践有了新的思考和见解。

周老师说：“我们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希望让我校的大学生了解乡村，认识乡村，并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奉献给乡村。我们此次前往的金凤乡中心学校，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是当地仅有的 4 所完全小学之一，也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我们的学生提前根据自身的专业背景、兴趣爱好为当地学生设计了丰富的艺术课程，希望让孩子们接触到更多元的文化和生活，培养对美的欣赏和向往，并希望这些美好能继续在这个小村落传播和延续。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了解制约当地发展的原因，希望能结合我们团队每个人的所长，真正为这里做些什么。”

一路上，周老师发现金凤乡中心学校存在着美育不足的情况。“我们提前收集过相关信息，基本了解当地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但是当我们看到了学校的音乐室和美术室，还是只听取“哇”声一片——原来学校在 3 年前为文化艺术类课程专门修建了一栋楼，这里有图书资源丰富的阅览室、人手一台电子琴的音乐室、配置国际品牌颜料和画架的美术室；除此之外，每个班级教室都拥有完善的多媒体系统，所有课程 PPT 都可以直接在官方网站下载，基本上保障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同步和共享。我们听课时还发现，老师的授课质量和专业素养并不低，因此学生基本的教育能够得到保障。”



正在作画的学生。

但事实上，当地的学生真正能够使用到这些优质资源的机会却很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光有米，却没有会煮的人，饭也是无法烧成的。“课程的有效开展，除了需要基本的硬件，会使用硬件的人也同样重要。这里恰恰缺的就是老师，尤其是艺术类老师。金凤乡中心学校共有 740 名学生，但老师仅有 32 位，其中有艺术背景的只有 1 位。在这里，每位老师至少身兼 2 至 3 门非自身专业的艺体类课程”周老师说道。

但让所有参与“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同学和老师感到意外的是，当地的孩子们对于“美”的天然共鸣，他们都有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周老师说，“在郑景泽同学的一节美术课上，学生们对第一次接触到的莫奈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刚刚到学校的第一天，经常会有孩子们趴在办公室打量着我们。我忍不住问他们在看什么，孩子们说我们很漂亮，脸蛋很漂亮，衣服也很漂亮。其实我们都有意识地穿着朴素，但相较于他们用自己的小手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带有墨水印渍的衣服，以及长时间在太阳下曝晒得黝黑的皮肤，我们这一群衣着干净、皮肤白净的人已经是‘漂亮’了。”周老师表示，学生对美的欣赏和向往隐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美育不一定就来自于美术课，老师的穿着、谈吐和精气神同样也是对孩子美的教育。“他们是善于发现美的，并且向往美的，但由于专业老师的匮乏，他们的艺术潜能往往很难得到发掘和绽放。”



在上课的学生们。



支教学生和孩子们玩耍。

周老师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公益意识的落后。她表示，“乡村早已换新貌，我们对乡村的印象不能停留在原地。我们需要思考支教活动能带给学生的更深层的意义。有一些活动看似很热闹，往往是一次性、浮于形式、无法触及深处的，难以对学生心智上形成教育意义。我们需要更多触及学生心灵和思想精神上的熏陶。但要做到这一点，短时间的支教活动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完成。”而能弥补这一点的只有双方的真心交互，共同成长。“回到社会实践活动本身，一开始，大家对乡村的生活条件或多或少还有一点抱怨。随着实践的深入，大家终于明白‘睡不过七尺，食不过三餐’——生活本就很简单，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很多。没有人再去在意住宿条件好不好、吃的好不好、睡眠好不好、有没有午睡时间，脑子里想的都是论文怎么写、活动怎么办、课程怎么改进学生才更好理解。社会实践让大家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用他人能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怎么与不同性格、年龄、生活环境的人沟通。而且，我越来越发现教学相长的意义——教育的作用是相互的，我们本来是教育下乡，结果我们也被反向教育，共同成长。” 



金凤乡中心学校的孩子们。

Open Rain： 在实践中传递温情，在交互中接纳棱角

记者 / 王菁

受访者 / 孙泽、郑泽坤

编辑 / 匡子娴



孙泽，2017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勤书院综合事务组，致力于打造更便捷的书院设施、更优越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们得到情、志、身、心的全面发展。同时作为 OR(Open Rain 公益组织) 的负责老师，她希望每个小小善举都被时光记录，让平淡的日子熠熠发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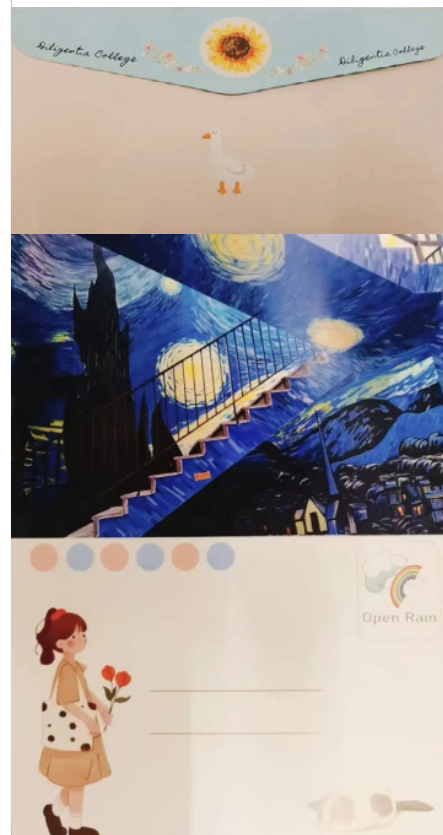


郑泽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1 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在读，来自学勤书院。郑泽坤同学积极参加各项志愿服务工作，从一名预备义工逐步成长为一名正式义工。同时，他响应书院号召，踊跃参加学勤书院 2022 “励行计划” 社会实践活动，现担任学勤 Open Rain 公益组织社长，希望为校园公益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

Open Rain 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勤书院于 2018 年创办的公益组织，涉及环境保护、动物保护、边缘群体救助等多个领域，致力于创新活动形式，践行贯彻公益精神，Open Rain 希望能在实践中传递温情，在交互中接纳棱角。郑泽坤同学告诉我们，从 2018 年成立到现在，Open Rain 已经提供了非常多样的公益形式，比如每年 9 月有面对新生的“向日葵计划”，旨在帮助新生熟悉他们的室友、找到集体归属感；日常还设有“急救工作坊”，教授急救知识，让危急情况下的人能多一点生的希望；学期末还会举办“3R 循环小铺”，为大家提供一个闲置物品流动的平台，传达绿色环保的理念……



Open Rain 盲人体验工作坊的活动瞬间。



“蓝信封”活动中 Open Rain 特制的信封与信纸。

在众多活动中，“蓝信封”通信大使活动给郑泽坤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平等、尊重、陪伴、分享是‘蓝信封’活动的八字箴言。‘蓝信封’致力于不标签化孩子，不把孩子当成弱势群体，倡导‘同一片蓝天下，我们共同成长’的理念。我们学校的通信大使们通过书信与留守儿童沟通，成为孩子们的倾听者和树洞。在书信往来间，双方共同成长，收获了不一样的体验。这不仅是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个活动的意义所在。”孙泽老师也报名成为“蓝信封”的通信大使，她告诉记者，写信不仅在为孩子们答疑解惑，也是治愈自我心灵的绝佳机遇，“一封信的力量向远方传递了正能量，切实地给个体带去更广阔的天地，让他们能在爱与被爱之中感受生命的壮阔与脆弱。”

谈到公益活动的宣传形式，孙泽老师认为，沉浸式体验性的活动更能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例如 Open Rain 举办的盲人体验工作坊，参与者需要在黑暗里尝试穿衣服、吃饭、买东西等日常必需行为。“这种活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我对公益活动的固有认知，同时让我感受到了学生管理团队的热情。我在同学们的活动体验感想中发现，参与者真的对盲人群体有了深刻理解和认知，建立了对这个群体的同理心。参与者体验到了残障人士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切实体会到了盲人面对这个世界所要拥有的勇气。”

Open Rain 也有和其他组织合作的丰富经历。郑泽坤同学说：“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而更多外界组织的参与在扩大了活动规模的同时，也让同学们更贴近每一个身处‘远方’需要帮助的人。”合作能带来更大的活动规模、更好的宣传效益、更多的受益对象，但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使命。在 2021 年年底，Open Rain 和深圳市蓝天救援队联合举办了一次“急救工作坊”。蓝天救援队的专业人士现场示范指导，让参与者学到了更专业、更完备的急救知识。郑泽坤认为，和专业组织合作举办活动会更有利于公益活动的进行，能让活动

效果最大化，达成公益实践的多方联动性，真正让同学们在活动中提升生存能力、完善自我。

孙泽老师告诉记者，更好的公益不一定要做广，而要将其做深、做精。

她希望 Open Rain 未来能形成特色、确定重点关注对象。说到公益活动的参与者，孙泽老师希望 Open Rain 能吸引到愿意主动为社会服务、帮助弱势群体、保护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同学。对于如何改进 Open Rain 的公益成果，孙泽老师提议可以在预告的推送中将活动的举办缘由、流程、预期结果等描绘细致，同时在文案里为同学们科普一些公益知识。郑泽坤同学则表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一切尽在超越。”Open Rain 仍在创始起步阶段，还有许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他希望 Open Rain 能成为一个兼有系统化管理和温馨氛围的社团，未来能让活动不拘泥于校园，帮助到更多的人。



Open Rain “急救工作坊”活动现场。



蓝天救援队队员正在教授同学们专业的急救知识。

扶光社： 萤炬传千里，星火入万户

记者 / 王菁
编辑 / 匡子娴
受访者 / 王奕文、 罗雯静



王奕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 级数据科学学院本科生，来自思廷书院，现任思廷书院扶光社主席，曾多次组织、承办大型公益活动，与顺丰、日慈等公益基金会均有合作经历。2018 年，他在杭州主办了 Deso’s 公益音乐节，2022 年，他组织策划了“黔途陕耀”贵州线支教服务学习活动和“壹簿”计划。



罗雯静，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来自思廷书院，现任思廷书院宿舍会副主席。她对公益活动始终怀有相当的热情，致力于向广大宿生传播公益理念。目前，她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组织 ABC 美好公益咨询社和国际跨文化公益组织 Viva La Vida 实习，参与了腾讯 99 公益日、残障姐妹 BEST、疫情生命瞬间、围炉夜话等项目活动。

“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投入只有精神回馈的事业，我们无法用高道德高社会责任感去强迫大众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公益理念传播到基层去，让公益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公益，为公众谋求福祉。无论是理想大同世界的渴望，抑或是对公平恒正价值的追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投入到公益活动中来。人在社会中做抉择，为公之心与自利之念相互博弈着。做公益并非“点燃自己，照亮他人”，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公益的开展源于现实生活存在的诸多问题，助人亦是助己，为公亦是自利。思廷书院扶光社负责人王奕文同学与思廷书院宿舍会负责人罗雯静同学讲述了他们对公益的认识。



“三面”活动的展示台设计稿。

王奕文从高中时期开始接触公益活动。在这段建立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他选择加入高中的公益商社，学会了“物尽其用，以财助人”。商社举办的义卖和支教活动让他体验到了公益的魅力，进而一步步走近公益。而对罗雯静来说，初、高中的经历也完善了她对公益的认知。她说：“最初由于经历有限，我对公益活动的认知尚不成熟，将公益局限在形式上，认为公益更大程度上是对需要帮助者物质上的供给服务。”而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发了一股群体性的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那时作为高中诗社社长的罗雯静组织社员们一起“以诗抗疫”，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咨询服务，并深入社区去开展“心智重建”相关的公益讲座。

进入大学以后，两位同学依然活跃在各个公益活动。谈到印象最深的活动，两位同学都向记者介绍了“三面”——就是思廷食堂桌子上三个面的小展示台，展示台上每个面的内容是大家投稿的绘画草稿或学习心得。同学们往往爱用手机“佐餐”，而罗雯静与“三面”初见，正是缘起于吃饭时找手机支架的冲动，她告诉记者，“无论是社团供稿，或是影评故事，它赋予了我放下手机、静心阅读并给予大脑缓冲时间的可能性。”能将大家的注意力片刻凝

聚到阅读之中，本身就是珍贵且有意义的事情。

由思廷书院主办的“黔途陕耀”贵州线支教服务学习活动已经运营了 4 年。社会上一直存在“短期支教是对孩子们的二次伤害”的观点，面对这样的现象，王奕文的观点是，“短期支教者会在孩子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即激发孩子们对未来可能性的幻想与期待。”罗雯静也表示，“两个星期的时间，能在他们的心中栽培一颗名为‘可能性’的种子，这便是支教的意义所在。”在双方的交互中，短期支教的意義就此体现，虽然微妙，但它的确存在。播下种子已经比什么都不做进步一大步了。同时，罗雯静向记者分享了难忘的饮食住宿经历，在贵州优美的生态环境下，蟑螂、蚂蟥常常在宿舍里出现。“第一次走进厨房，掀开灶台的锅盖，发现里面一锅全是蟑螂，当时的确是被吓到了。”除了生活上的波折，支教队伍在教学方面也遇到了困难。王奕文告诉记者，“支教活动的课程设置一半是心理建设，一半是艺术和学科知识。山里孩子们的教材和外界统一，都是人教版的。我们最初的教学设想是打算以补充拓展为主，但孩子们实际对课本知识的掌握程度非常低，我们就临时改变了教案和相应学科课程设置。不再以学科知识为主体，而是向他们授予通用的学习方法。我是教数学课的老师，当时他们虽在口头上说是上过二元一次方程的课，实际上讲一元一次方程组的时候，没有几个同学听得懂。因此，我转而教授他们制作错题本的方法，传递学习数学的思想方法。我认为短期支教很难构筑非常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对于学科方法，如若老师教的方法得当，可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得到更完整的保留。”王奕文在支教中感触最深的是贵州村寨中的流动性固化问题。“如果是初中学历，孩子未来的选择是去读县里或镇上的高中。但是能去榕江县读书的人非常少，一个年级（约 30 人）中能有 1 个已是很好的情形了。大部分人会选择去镇里上高中，而镇里的人一辈子或许都走不出局限自身的那片天空。成年之后，他们又会再次回到



支教同学在课堂上。

寨子里生活。”在村寨闭塞的教育环境下，孩子们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很难得到父母的支持。大多数父母一辈子都困在寨子里做农活，并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这让孩子们更难以走出大山。

有效的公益并不是仅靠理想就能完成的，其中必有思考和技巧。王奕文认为，大家对公益的认知还需要完善，同学们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不能是一时头脑发热或兴趣使然，而需要在全方位明晰公益定位、懂得公益人的艰辛与不易之后再去深入参与。罗雯静告诉记者，非营利组织的物质与资金有限，大部分公益组织处于既缺钱又缺人的状态，“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投入只有精神回馈的事业，我们无法用高道德高社会责任感去强迫大众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公益理念传播到基层去，让公益在更多人的心中生根发芽。”而在形式上，公益活动可艺术、可商业、可科技，如何让公益“叫好又叫座”，需要一定的热度，甚至是在社会上的影响度。大学的公益组织有更强的公益资源宣传力，而扶光社已经在考虑创作优质短视频吸引大众目光，增加善款的筹集。



2022 年“黔途陕耀”贵州线支教活动同学们拍摄的画面。



“黔途陕耀”服务学习活动贵州队成员合影。



“黔途陕耀”贵州线支教活动同学们拍摄的画面。



支教同学与孩子们的互动。

谈到公益的意义，罗雯静说：“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人，希望构筑人人友好的大同社会。与我的专业背景、个人经历相关，我持续性地在关注着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热点，譬如女性议题、教育扶贫等，希望能够在亲历公益活动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公益，激起社会大众心里潜藏的善意与爱，焕发人性本真。我认为公益是双向受益的过程。在通过公益活动帮助别人的同时，同样也是探触社会、自我觉察的过程。”扶光社中的“扶光”二字起源于谢庄的《月赋》“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王奕文希望思廷院生把扶光社当做一个能施展抱负、像太阳一般发光发热的公益平台，“被帮助的人群本身就是光，公益活动本身亦散发光芒。我们带着光芒照亮他人之时，我们其实也能学到他者身上很多美好的品质。” 

用镜头拍摄、记录： 了解真实的远方

记者、编辑 / 匡子娴

受访者 / 张嘉睿、章书恒



张嘉睿在纪录短片《湖畔裁梧人》中担任总导演，是影片主题的拟定者和总策划之一。纪录片开拍前，她做了实地探访，在拍摄过程中兼任记者，与工人朋友进行近距离交流，帮助他们打开心扉，在镜头前呈现真实的自己。



章书恒是纪录短片《湖畔裁梧人》的总策划人之一，在剧组中主要担任监制一职，负责统筹和跟进项目进度，同时，他兼任短片的摄影与后期总监。

“我们应该去关心‘远方’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要在工地里去和他们一起工作，而是去思考很多人跟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基础很多正是由像他们这样的人打造的。我们如果不去了解，就永远不会知道。”



陈工在神仙湖畔吹葫芦丝。



在 Ling College 采访梁工。

2022 年初，张嘉睿和章书恒等同学通过视频短片拍摄和采访了建筑工人们的生活。当问到他们为什么会通过纪录片来关注这样的一个群体时，张嘉睿说道：“在学校扩建施工的时候，工地传来的噪音总会让同学们产生怨言，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负面影响。但如果对工人们的生活多一些了解，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比我们辛劳百倍。每每从上园坐校巴到下园，我会看到很多工人坐在中园的草地上休息、聊天。我有时候就会很好奇他们聊天的内容，因而产生了想记录他们生活的想法。”仔细一想，工人们和大学生的距离并不遥远，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可我们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关心他们的生活。在确定了主题之后，主创人员一起找到工人们聊天，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们的想法很纯粹，就是想了解和展示这些工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他们希望同学们通过纪录片能够多一些关心参与到建设学校的人，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立体的人生。

在不断地交流中，创作者们关注到了工人的生活状态，这是很大的收获。如果要寻找共鸣，工人们对生活热爱和对家庭的奉献和我们每个人别无二致。说到印象深刻的人物，主创们提起一位喜欢吹葫芦丝的陈工，他的宿舍墙上挂了一排不同材质的葫芦丝，下班之后常常去神仙湖吹奏他最心爱的那一支；在神仙湖的那段采访尤其让张嘉睿印象深刻：那天傍晚天气很好，日落黄昏，接受采访的是一对非常温馨的工人夫妻，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分享他们在恋爱中有意思的故事，从相识到相爱；在下园行政楼前拍摄的那一场，剧组邀请了一位女工，她说自己主要的工作是拧钢丝，还向摄影师展示了拧钢丝的正确手法。

在内容之外，视频展现的手法也很重要。和其他的电影门类相比，“真实”是纪录片的要义，如果要通过影视作品了解“远方”，那么纪录片可以展示不同的人生和真实的生活。张嘉睿说：“我们应该去关心‘远方’的人，并不是说我们要在工地里去和他们一起工作，而是去思考很多人跟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基础很多正是由像他们这样的人打造的。我们如果不去了解，就永远不会知道。为了建造书院，建筑工人们付出了劳动；为了入住书院，学生们也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本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其实是处在同一个空间里，只是时间不同而已。要学会去了解看起来很远，但实际很近的人。我们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只是那一堵墙。”她表示，“了解社会最好的途径就是创作——只有去创作，去接触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人，我们才会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说的‘远方’，实际上不过就是‘他者’，是一些和自己的小小生活看似无关的人们。象牙塔里长大的人们如果只顾自己的未来，很难不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井底之蛙。多看看自己的身旁，听听这些默默做出奉献的人的故事，温柔地意识到‘他者’的存在，走向远方的脚步会更加踏实。“建筑工人们跟随施工队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其实也在走向他们自己的远方，“如果不去了解，我们就不会知道。去了解真实的现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做享受的人，我们应该要抬头看看这些铺路的人，多了解身边朴素的人们，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一直在做出贡献。”



在工地采访现场。



在神仙湖畔采访工人夫妻。



工人们劳作的照片。

用生命影响生命——治疗犬进校园

记者、编辑 / 匡子娴

受访者 / 杜可



杜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1 级金融工程专业在读，来自逸夫书院。杜可同学曾参加浙江大学“英才计划”的生物课题研究，后于浙江大学动物医院实习，多次参与犬只医疗训练，对“犬类社会化”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杜可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治疗犬公益项目的主要发起人，目前已成功开展了一次治疗犬讲座活动和游园活动。她将治疗犬带入学校，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治疗犬的魅力。

日本生态摄影师、旅行作家星野道夫启示我们：“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环境之一，就是围绕在人类身边的丰富生命，它们的存在不仅疗愈了我们，更重要的是，它们也让我们理解，人类究竟是什么。”星野道夫的这句话正和我们的最后一个故事有关——治疗犬。实际上，动物已经给予了人类真切的帮助，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们摆脱“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尝试着关怀更广阔的生命范围，世界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开阔。

“感受到的温暖越多，我就越觉得，杰瑞米作为中国注册在籍的工作犬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也因此生出一份希望——让更多人感受那份毛茸茸的治愈感。”



治疗犬专栏讲座现场。



现场狗狗照片。



现场活动照片。

“毛孩子”似乎对人们有天然的治愈作用。各大视频网站中，萌宠话题热度居高不下，现实中不断涌现的猫咖、狗咖等宠物店也反映了人们对宠物的热衷——而“治疗犬”是真正能治愈疾病的“毛孩子”，它们经过“动物辅助治疗”的严格训练，能够帮助人们缓解焦虑、放松心情，是可以协助治疗自闭症、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群体的专业犬只。

目前，中国的治疗犬服务以及治疗犬的数量都是较为稀缺的，而杜可同学会接触到治疗犬是因为她本身也是治疗犬项目的受益者——高二时，面对难以调解的学业压力，她一度面临崩溃。选择 Gap 后，她通过各种渠道深入了解了治疗犬项目，并切实体会到狗狗所传递的巨大能量。不同于冰冷的量表和延后的心理咨询，杜可的小狗杰瑞米（杜可的治疗犬）带给她的是触手可及的温度和陪伴。她说，“感受到的温暖越多，我就越觉得，杰瑞米作为中国注册在籍的工作犬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也因此生出一份希望——让更多人感受那份毛茸茸的治愈感。”

治疗人们受困的内心是治疗犬的本职工作。实际上，治疗犬的主要服务场所之一就是校园，它可以有效帮助同学们缓解压力、放松心情。杜可告诉记者，“国外许多学校都引进了治疗犬，香港大学的治疗犬项目也非常成功。我在策划项目的时候与港大的项目负责人有过深入的沟通，他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和帮助。”杜可也希望在后续能和学校的应用心理学研究小组合作，将治疗犬作为学校心理咨询的一部分。由于高中学业紧张，时间受限，在杰瑞米获得治疗犬资质后，杜可其实并没有带它去参加很多活动。“到目前为止，杰瑞米作为专业的治疗犬，服务对象其实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一点。我希望将它的能力最大化。同时当大家真正感受过治疗犬的服务后，对治疗犬甚至犬类都会有新的认知。”杜可也表示，美国拥有近百年的治疗犬发展历史，登记在册的治疗犬有 3 万多只，而中国只有短短十几年，登记在册的也只有 200 多只治疗犬。由此可见，治疗犬在中国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而她希望能通过她的一点努力，为治疗犬的普及献出力量。

治疗犬在中国是一个冷门的概念，因而杜可的普及过程并不一帆风顺。进入大学的杜可刚开始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想到获得了非常积极的回复。杜可告诉记者，“我在策划项目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学校的包容。它的沃土滋养了众多独特的想法。”从想法落地到沟通场地、举办活动，治疗犬的宣传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才得以层层推进，在一次次“试一试”的想法中走到了现在。

谈到治疗犬项目后续的计划，杜可发出了一个“预告”：她计划未来开展预约制服务，让同学们在考试周等生活压力大的时候都能通过治疗犬缓解压力。而在校外，杜可也将组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治疗犬志愿者小队，到养老院、自闭症儿童之家等机构提供服务。

治疗犬的优势在于无条件的包容和正面反馈。杜可说：“我相信大多数同学都会有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这对我们理解人与动物、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至于项目发展的前景，杜可希望它能具备长期性，不拘泥于固定的项目人员，也不仅仅在校内发展。在未来，社会化良好的犬只将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杜可也希望，在那时，人人都可以有一段“毛茸茸”的时间舒缓情绪，在竞争激烈的现实生活享有一个温馨的角落。🐾



杜可（中）与王丛院长和亚洲动物基金负责人合照。

主编手记

当我开始撰写这篇主编手记时，我就知道我们的目标快要成功了。起初，和广悦一起访谈青年会“三下乡”负责人于乐扬同学时，我甚至都没有想过会将这个有关责任、有关社会、有关青年的话题做成一个如此庞大的栏目。幸好 we did it。

经过探讨之后，我们从一系列的实践中抽象出“远方”这个词。“远方”是一个宏大而抽象的词，也是这次报道的主题词。那么什么是我们在这个栏目里所要探讨的“远方”呢？在编者按里，我已经说过：“‘远方’的定义从不以物理距离划分。‘远方’不在你的‘附近’，但你的‘附近’也可能成为你所不理解的‘远方’。”换言之，我们所探讨的“远方”，并不仅仅局限在物理意义上，然而，物理意义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你生活在内陆，从未去过海洋，那么海洋对你来说就是远方；如果你生活在平原，从未去过山地，那么山地对你来说就是远方。物理距离造成的认识隔阂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即我与远方无关，远方也与我无关。

然而，就算是物理意义上的远方，也真的与“我”无关吗？《流浪地球》里有这么一句话，“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编辑部筹备此期杂志时正值 2022 年暑假，天气异常炎热。当我上网搜索有关天气的新闻时，看到的是全世界都处于滚滚热浪中：北极冰川融化、南极冰架坍塌、阿尔卑斯山脉甚至成为热浪易发地、珠穆朗玛峰也难逃此劫。对于我来说，上述这些地方都是我不曾去过的远方；而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人类和自然并没有差别，我们是一个整体。并不是远方的自然就与我无关，因为自然是一体的，环境是一体的。远方的人也是如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前些年被提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和“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正是秉持着这种思想，我们在篇章一和篇章二中，

采访了一些校内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分享了自己与“远方”的故事，也基本认同“与我有关的‘远方’”这个主题观点，并站在时代的角度，从社会、群体、个人角度思索了人们为何会产生“远方与我无关”的认识偏差。

我们与远方的联系的确存在，但也不必因为这种联系而“惴惴不安”，否则人们可能会陷入一种共情能力过强导致的负罪感和失望之中。所以，在篇章三中，我们探讨了在面对来自“远方”的事件时，如何运用理性和感性以及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怀揣着对众生诚挚的同情，并不妨碍我们去审视，用理性的态度去甄别，发现真相。而理性的终极目标，依旧应当是回归对于人的关怀与对于生命的尊重。”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得出一个古老而崭新的观点，即“远方，平视即可望到”。平等、真挚和良善的表达可以突破人与“远方”之间长久存在的壁垒，并将其中蕴含的爱和活力传递给拥有这种观念的每一个人。

在篇章三中，我们发现了常常被我们忽视的身边的“远方”这一概念，继而提出“回到附近——重新审视人与人的连接”这样的建议。在篇章四中，我们发现身边的“远方”可以是因为疫情原因无法返校，你素未谋面的留学生室友；也可以是为学校基建辛勤劳动住在临时搭建房屋里的建筑工人；甚至可以是负责你这栋楼的宿管阿姨、物业、保洁人员、自动售货机商品补货员。如果忽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相处和理解，那么身边的“远方”甚至可以是任何人，包括你的父母和你现在或未来的爱人。

“远方”一直都与我们有关，当更多的同学尝试走出象牙塔，“放眼更广阔的世界，去探索、去求知、去尝试、去关切，去走进乡村、走进田野、走进社会、走进异国他乡，去开拓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阅历。”编辑部所有的呼吁便有了回声。🌱

金珠淇

Stories about
inspir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人 物

记 录 人 物 故 事

PEOPLE



陈天石教授： 做你们学术探险的向导

记者 / 蒋紫涵
编辑 / 温诗玥



陈天石

陈天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数据科学学院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自动化与计算机辅助工程博士，瑞典 Linköping（林雪平）大学电气工程系助理教授。陈天石教授现任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期刊 Automatica 编委，曾任 System & Control Letters 编委和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控制系统协会会议编委会（CEB）编委。在科研方面，陈天石教授主要从事系统辨识（数据驱动的建模和分析）、自动控制、状态推理及其应用的研究工作，他在国际一流期刊和会议发表论文近 80 篇，在欧洲和国内主持参与若干科研项目，并受邀在 2021 年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系统辨识会议做主题为“正则化系统辨识——先验知识的觉醒”的大会报告，与合作者出版了正则化系统辨识的第

一本专著《正则化系统辨识——基于数据的动态系统的学习》。在教学方面，他获得了 2019-2020 年校长模范教学奖，他负责的课程“概率与统计（一）”在 2022 年 6 月被广东省教育厅认定为“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他在 2022 年 7 月被大学推荐参加年度深圳市优秀教师的评选。



2021 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模范教学奖颁奖仪式现场。

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陈教授遇见了许多机会，也面临着多样的选择，并最终投向了自动化领域中建模的研究工作。在瑞典工作生活近 7 年后，陈教授回国来到了港中大（深圳）任职，成为广受同学们喜爱的学业“向导”，也积累了许多人生经验，现分享给大家。

自动化领域的未来

学生记者：陈教授您好，2001 年您获得学士学位，此后直到 2011 年您都在学习，这 10 年中您是如何一步步选择了现在的研究领域？

陈天石：在这 10 年中，有三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的，2001 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学校保送硕博连读，2005 年是我硕博连读的第四年，在这一年的春天我决定退学出国读书，但是由于我家在黑龙江佳木斯，中国最东北的一个小城，本身经济非常落后，我家的条件也不是很好，无法支持我申请欧美大学高昂的申请费，因此我最后选择申请香港的学校，我花了 150 港币申请了香港中文大学，一周后拿到了 offer。当时我的母亲非常反对我出国读书，她希望我能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读完博士，然后留校任教。现在，我非常确定，如果我当时按照我母亲说的做了，那我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重大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在 2008 年底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申请了瑞典林雪平大学的博士后，而当时 Lennart Ljung 教授接受了我的申请。虽然我博士的研究方向和他完全不同，但是他看我的绩点特别高，还是选中了我，我也决定跟他前去瑞典。做博后的时候，Lennart Ljung 教授给了我很大的自由，他跟我说我想做什么方向的研究都可以。我原来做的研究是非线性控制，这是一个纯理论而且比较成熟的研究方向，而林雪平大学的自动控制系是以系统辨识和状态推理及其应用闻名于世界。这时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继续原来的研究，但是在林雪平大学得不到什么支持；要么转换研究方向，但是这意味着我博士期间积累的研究成果就白费了。经过 3 个月的挣扎，我最后决定还是要转变研究方向，我先是转去做状态推理及其应用，然后在 2010 年春天，我又转去从事系统辨识（即数据驱动的建模）这一非常有活力的应用基础研究，一直到现在。对我来说，这是我人生中到目前为止最重大的一个选择，为此我非常感谢我的博后导师 Lennart Ljung 教授。

在瑞典工作生活了将近 7 年后，家人也在催我回国，考虑到瑞典乃至整个欧洲的发展都有些停滞不前，因此，我开始考虑回国发展。2015 年 5 月，我入选了国家第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于是，在当年 12 月我选择了回国，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三个重大选择。

学生记者：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在做的研究和工作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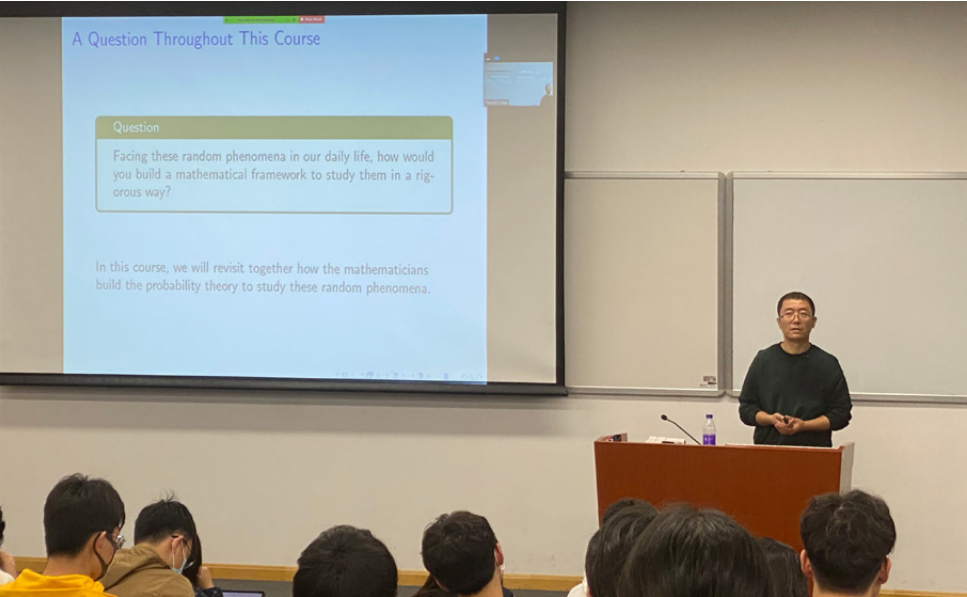
陈天石：我的研究工作与建模有关。建模问题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基于数学模型的设计和优化是现在我们工程系统设计与维护的主流方案。换句话说，无论你接触的是什么样的自动化系统，它的基础都是数学模型，模型的品质决定了自动化系统性能的上限。

传统的建模方法只依赖于数据，比如说最经典的极大似然估计。但是，在实践当中，除了数据外，我们还有很多经验，我们把这些数据之外的信息统称为先验知识。举个例子，假如今天香港的平均最高气温是 32 摄氏度，那么问深圳的平均最高气温大概是多少摄氏度？显然，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没有今天深圳气温的数据，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由于香港和深圳非常近，因此最高平均气温会差不多，因此深圳的平均最高气温大概也是 32 摄氏度。这是我们根据数据和经验做出的判断，表明数据和经验可以是相辅相成的。我现在主要从事基于数据和先验知识的混合驱动建模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这是建模方法里面比较新的一个研究方向，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研究方向。

学生记者：您现在研究的内容有哪些实际的应用呢？

陈天石：实际应用取决于你具体在做的项目。无论你接触的是什么样的自动化系统，它的基础都是数学模型，因此建模是非常底层的内容。如果你在底层做了一些突破的话，它会自下而上地影响、推动整个自动化系统的变革。瑞典林雪平大学电气工程系的毕业生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有去生产光刻机的荷兰 ASML 公司工作的，也有去生产机器人的 ABB 公司工作的，还有去生产汽车飞机的公司 SAAB 等等。



陈天石教授的概率与统计课程。

R

×

陈天石教授

R

×

陈天石教授

学生记者：在您看来，自动化等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对于希望向这些方向发展的同学们，您有什么建议呢？

陈天石：多学科融合是一个大趋势。原来我们认为的自动化、控制工程，还有电气工程等的范畴已经变得越来越广了，高科技公司需要这些技术，也需要同时掌握多种技术的交叉人才。像上面提到的，瑞典林雪平大学电气工程系的毕业生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有去生产光刻机的荷兰 ASML 公司工作的，也有去生产机器人的 ABB 公司工作的，还有去生产汽车飞机的公司 SAAB 等等。

对建模感兴趣的同学，我的建议是放宽眼界，多了解建模的各种方法，在这里面我比较推荐基于数据和先验知识的混合驱动建模方法。混合驱动建模是难以被统一的，因为先验知识取决于各个领域具体的工程背景，比如石油化工、机器人、无人机、通信等。因此，做混合驱动建模意味着在每个行业都有机会。我们需要选择并扎根在某个行业，深耕这个领域，了解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与所学的统计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把建模做得更好，把统计方法本地化。这不是单纯的统计学家能够做的，一定要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才能去研究。

你们必须要靠自己才能真正完成这场探险

学生记者：您觉得瑞典教育和国内教育有哪些差别？

陈天石：我的工号是 00249，就是说我是港中大（深圳）的第二百四十九个员工，这是很早的。我觉得港中大（深圳）跟国外大学的管理是一致的，和国际高水平大学是接轨的。我陪伴着学校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到现在，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当然我们都已经克服了。这就像是加入了一个创业公司，一步步把它做大做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

我在瑞典工作了 6 年 8 个月，做助理教授是 4 年 8 个月，接触了非常多的本科生，我感到瑞典的高等教育跟我们国内的高等教育是非常不一样的：瑞典那边比较强调学生的兴趣和自由。比如那时候我在瑞典教的自动控制原理是电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但是学校不允许老师留作业，学校不会强制学生做很多习题，而是用兴趣做筛选，因为只有真正感兴趣的人才会去主动找习题来做，才会有把这门课学好的动力。

其次，瑞典的学校非常重视动手能力。他们经常有基于计算机而非只是笔答的考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把学到的理论方法、技术工具与工程实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

瑞典绝大部分的博士毕业生都去了工业界，一是因为瑞典的教职特别难找，二是因为瑞典的工业发展水平比较高，毕业生可以把最新的理论、方法、技术、算法直接带到工业界和工程实践中去。而国内绝大部分的博士毕业生都去了学术界，从博士生培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和国内最大的不同。我在瑞典有一段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就是亲眼看到几个博士生利用周末的时间聚在会议室里一起做室内导航，他们把产品做出来，不到半年就开公司赚钱了，他们学以致用用的精神和能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陈天石教授的课堂。

学生记者：您之前说感觉瑞典的发展比较停滞，刚刚又提到瑞典工业界技术的革新很快，这两者之间会有矛盾吗？

陈天石：瑞典是世界上少有的工业体系非常完整的国家，能够独立生产战斗机、潜艇，工业水平非常发达。瑞典以先进的自动化技术、通信技术闻名于世，这是因为在这些领域中的许多方向上，瑞典的科学家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引领了这些方向的发展，比如 Lennart Ljung 教授引领了系统辨识技术的发展，他的导师 Karl Johan Åström 教授引领了计算机控制和自适应控制技术的发展。他们的工业基础特别雄厚，而且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的博士生还会不断地把最新的理论、方法、技术、算法带到工业界，持续生产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来。我说他们停滞是相对国内而言的，他们的绝对速度肯定依然在增加，只是我们在用更快的速度追赶他们。

学生记者：您曾提到教授的教学任务是要引导学生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还要懂得从实践中改进理论。您认为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和老师们在教学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陈天石：你提的问题其实就是说理论和实践有点脱节，学到的东西并没有致用，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现在大家的实习比较早，还没有做好专业知识上的准备；二是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强调问题导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motivation 是什么。对于学生来说，我建议大家要学会融会贯通，把新学的知识和从前的知识联系起来。每个人对知识的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的，谁组织得比较好，更清晰更有条理，谁就会把知识用得比较好。如果你的知识在你的头脑里面组织得特别好，你抽一根线就相当于把所有东西全提起来，就像提起一整串葡萄，它并不是散的。你要建立自己的知识框架并且以问题为导向，要知道这个知识能解决什么，比如你要研究随机现象之间的关系，那么如果你能马上想到相关系数，我认为就非常好。

R

×

陈天石教授

R

×

陈天石教授

学生记者：您怎么看待老师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

陈天石：徐校长说他是摆渡人，同学们进来，他用四年的时间把同学们送到对岸。对于我来说，大家上我的一门课就像是参与了一次探险，你们都是探险者，而我是你们的向导。就像上课的时候我和你们说我要带你们去“visit a skyscraper called probably theory and statistics”，这是一个无数学者构建出来的摩天大楼，作为向导，我要领你们去各个房间看一看，我给你们指引，但是你们必须要靠自己才能真正完成这场探险。

学生记者：您对港中大（深圳）的学生有什么个人发展上的建议？

陈天石：第一个最重要的建议是目光要放长远，不要一条路走到黑。当你发现你做的这件事没什么意义、自己不感兴趣，或者你知道它已经是一个夕阳产业了，那你就要及时转换跑道，即使这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长期来看这对你将来的发展是有益的。比如我博后时决定转换研究方向，之前几年的积累全部白费了。为了不被淘汰，我一定要加倍努力，虽然我的工作生活因为这个决定变得非常辛苦，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走了下去，当然我运气还不错，最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我们的同学不要片面地追求高绩点，因为这可能导致视野变窄。我当时就是这样，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么做是错误的。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专注于把每门课程都做到极致，那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对于以后的发展更有用处。同时，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尽量开拓视野，多尝试。无论是专业选择还是职业选择，只有多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找到真正喜欢和擅长的事情。有同学问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擅长或者喜欢某个事物，我说很简单，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不觉得累，很容易集中精力一坐六七个小时，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那这个事情应该就是你喜欢的东西，而且很可能也是你擅长的事情。

此外，我认为同学们应该把个人职业的选择跟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点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说起来像是空话，但是我深有感触，比如国家现在缺少芯片方面的人才，如果大家能够出国学习芯片相关的专业，我相信大家回国后一定会在国内找到用武之地，而且会非常有参与感和成就感。

最后一个建议是：如果各位同学有机会能跟世界级的大牛学习，一定要抓住机会、努力争取，因为这是非常难得也非常值得的。我博后的导师 Lennart Ljung 教授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是自动化领域系统辨识的权威专家，我跟他学到了很多，这种经历是独一无二的，能够跟这个世界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人去工作学习，我觉得让我付出多少努力都是值得的。



2018 年摄于瑞典林雪平大学。

做“双重”冠军

记者 / 唐诗怡
编辑 / 应苗苗



张萍

张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教授人文社科学院的排球等课程。她是雅典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黄金一代成员，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世界女排大奖赛、亚锦赛、亚运会和世界杯等国际比赛。雅典奥运会女排决赛中，中国队在落后 2 局的劣势下，以难以置信的拼搏精神，奇迹般地连扳 3 局战胜俄罗斯队，张萍获得最佳得分。她还是前天津女排主力副攻，曾代表天津队包揽国内所有比赛冠军。

张萍退役后于香港中文大学攻读本科及硕士学位，2015 年毕业，2019 年受邀参加美国排球教练员年会，2020 年参加瑞中首届国际运动仲裁在线论坛，并发表讲话《一个运动员的个人视角谈反兴奋剂制度》。

2022 年 6 月 18 日下午，深圳湾学校体育馆，港中大（深圳）10 号主攻手石晴一记干净利落的重扣打碎了排球场上凝固的空气，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全胜的战绩锁定了本届深圳市大中学生排球赛大学女子组的冠军。女排姑娘们激动地相拥呐喊，她们旁边的一位穿白衣服的大姑娘更是开心地跃起，她就是这次夺冠队伍的教练——张萍老师。

“专注，踏实” 成就世界冠军

张萍老师的父亲是体校的排球教练，耳濡目染，张萍对排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不断努力之下，先后进入了国家青年队和中国女子排球队。

国家队的训练强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长时间、不间断的训练是运动员的常态。张萍老师回忆道：“经常晚上 9 点才吃晚饭，而且平时没有节假日和公众假期。”在她的印象中，每天都是工作日。如此日复一日的高强度的训练生活需要极强的毅力。支撑张萍老师坚持下去的原动力不是多么远大的理想，而是那些一个个在眼前的小目标，例如，之后的比赛能否跟着队伍一起去，自己的表现能否得到教练的认可，自己能否一直留在国家队训练……就是眼前这些很简单的小目标，支撑着她每天刻苦训练，不断提高排球技能。张萍老师提到，排球训练不仅关乎个人，还关乎整个团体的配合。有小到两个人的配合，例如每天训练和二传之间每个球的战术处理与默契配合；也有大到六个人的配合，例如整个团队在赛场上和训练中出现各种情况，需要在刹那间做出最正确的处理。个人和团队都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改善细节，在磨合中取得进步。

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的训练生活，在一天天中提高自己的技能，量的积累会带来质的飞跃。2004 年，张萍随中国女子排球队参加雅典奥运会。由于队友赵蕊蕊受伤，张萍临危受命，替补上场，从小组赛一路过关斩将到决赛。决赛中俄罗斯队对决时，中国队开局 0：2 落后两局，最终连追 3 局逆转获胜，以 3：2 获得奥运会冠军。张萍在决赛中个人独得 25 分，获得本次奥运会的最佳得分。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女排夺冠颁奖典礼照片，张萍位于左三。

“无畏，坚持” 要做自己的冠军

2007 年全国女排联赛后，张萍老师因长期伤病的困扰遗憾选择退役。对运动员来说，退役代表着“运动生命”的结束，意味着即将迎来人生的一个大转变——自己将步入不同的人生轨迹，自己的生活也要重新规划。对于运动员来说，从小生活在训练场和赛场，仿佛生活在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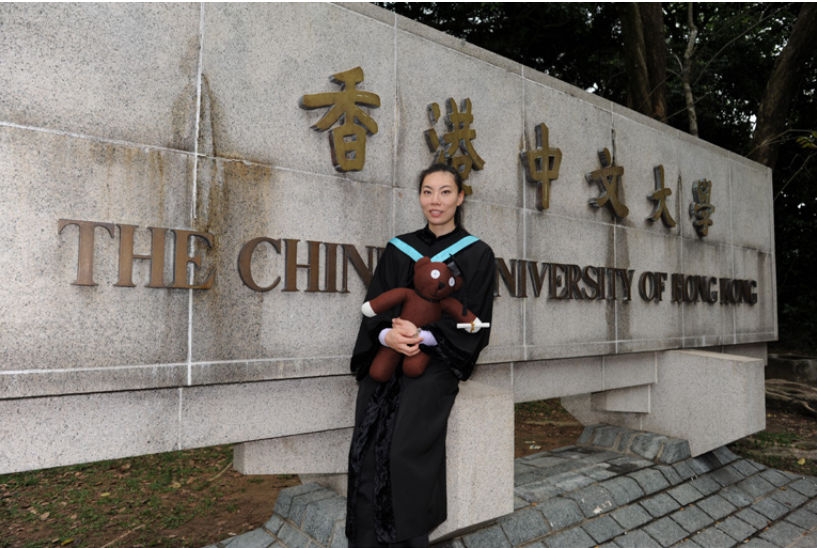
张萍老师回忆，当她从德国做完手术，在家静养休息时，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和车辆，看着忙碌奔波的人群，她意识到，自己需要除排球以外的一技之长。既然自己是从学生运动员出来的，那还是回学校继续修学吧。“父母在，不远游”，想到之前因为训练陪伴父母的时间很少，为了弥补之前的遗憾，张萍放弃了去英美等国家留学的机会，最终决定去香港中文大学继续修学。修学之路伊始，张萍遇到了很大困难，困难主要来自文化差异和学习两方面。在文化差异方面，日常交流语言以粤语为主，对于听不懂粤语的张萍老师来说，与同学沟通上有障碍；在学习上，老师用粤语讲课，PPT 的内容是英文，加上当时并没有如今的智能手机，查体育类的专有英文单词不如今天便捷，刚开始张萍老师的课堂吸收率几乎是“零”。在学习上受挫，她决定去加入排球校队，在自己擅长的运动领域找回自信，但碰巧当时打比赛输了。一时学习和运动上的两失意，给张萍老师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感和失落感。但之前的排球运动员生涯教会了她永不退缩，直面困难。在文化差异方面，张萍老师努力适应，积极融入香港同学们的话题圈；在学习方面，泡图书馆学习成为她的生活常态，同时她还是博士生办公室的常客，经常去请教老师们和师兄师姐。慢慢地，本科到硕士一路走来，张萍老师从不适应到适应，解决了这两方面的困难，度过了艰难的初期修学阶段。

在修学阶段，张萍老师还参演了电影《盲探》，在电影中饰演“大脚鸭”，与刘德华、郑秀文等香港明星演对手戏。这段参演经历不仅带来了新鲜的体验，也带给她一些思考。张萍老师提到，试过拍戏后才发现拍戏其实很难很累，电影中呈

现的短短十几秒的镜头要拍很多遍，而且演员的情绪、台词、灯光、布景、场地都要配合。对于这次电影客串，张萍老师感慨道：“隔行如隔山，每一行都不容易，想干好这一行，必须下足苦功夫。每一个闪耀的时刻，背后可能都是好几年的沉淀。”

在修学阶段的实习过程中，张萍老师逐渐发现自己对教学很感兴趣。学生们从不会到会一点点，到最后可以大致掌握基本技术的过程让她感到很欣慰。因此，读完研究生之后，张萍老师决定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当体育讲师。

来到港中大（深圳）教学后，张萍老师被同学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老师，您看我们打球打这么差，您不会嫌弃我们吧？”张萍老师会告诉同学，来到她的排球课堂，“球技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排球或者其他运动项目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媒介，能让同学们感受体育课的深层意义更为重要。张萍老师希望通过自己的体育课，让同学们感受到运动带来的益处，学会如何融入陌生环境，沟通、协作、互相帮忙，专注、认真、不放弃、勇于尝试。能力强的带能力弱的，最终成为团队的领头羊，能力弱的同学多向老师



拍摄于张萍在香港中文大学求学期间。

R

×

张萍

R

×

张萍

或者前辈请教，找同学帮忙，在集体中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尽快地融入集体，最终收获友情，掌握运动技能，了解各种运动的基本知识，在困难挫折中不断进步。在张萍老师看来，她的体育课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同学们能收获以上这些，并使大家可以终身受益。

今年暑期，张萍老师带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女子排球队夺得深圳市排球比赛冠军，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当被问到“带领这支排球队有什么感受”时，张萍老师回答道：“这次带队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挑战。因为教练和老师其实不太一样。教学是从零开始，但是教练是把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整合到一起。教练不仅要思考怎么让团队中每个人的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还要思考成员之间如何协作配合来达到整个团队力量最大化。今年我校女排队主要遇到了三个困难。第一个是人员不够，因为在暑期，很多队员不在学校；第二个是每个人训练时间也不一样，时间就很难协调好；第三个就是训练时间短，从集训到比赛只有两周时间。我们这次遇到了很多困难，最后能拿到冠军真的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

冠军有话说

张萍老师说，运动员时光给自己带来了奖牌、荣誉和声望，也为自己退役后步入体育教学领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运动员时光教会了自己在遇到困难时要去找到困难点，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困难。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张萍老师也希望自身的运动员经历能对同学们产生更多积极的影响，“大家的未来都充满了无限可能，不要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先试一试，试一试才知道自己适合的是什么。要勇于去创造，勇于去尝试。”

在排球运动员的生涯中，张萍老师曾遇低谷，但她坚定信念，从不放弃。排球场上一步步坚实的脚印代表了一个优秀排球运动员的成长历程。在不懈的努力和拼搏之下，张萍老师最终实现了梦想，成为世界冠军。从排球场上退役后，她未曾止步，开始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人生仿佛是一场有趣的旅程，运动员生涯结出的人生智慧就是她开启新生活的探明灯。从体坛到影视客串再回到校园，张萍老师未曾给自己设限，勇于挑战，做自己的冠军。🏆



张萍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学中。



学生眼中的张萍老师：



张萍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排球课。

课堂上，作为我们的体育课排球老师，张萍老师认真负责，我们有技术上的问题问她，她会理论加实践，认真给我们解答，带我们练习，我们常常会被她的专业折服，有时候只是小小的一个练习却是一针见血的。课堂之外，张萍老师的性格很可爱，和我们聊天也完全没有架子，就像大姐姐带着我们一样。

——吕欣荻 2021 级 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

在排球课和训练时，张萍老师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她会亲自带我们热身防止受伤，耐心地纠正我们的动作，还会以她多年运动员的经验教我们排球的战术和技巧。在集训的短短两周里，原本不会上手发球的我，在张老师的指导下，不仅学会了上手发球，还学会了更高质量的上手飘球。原本从没有打过副攻位置的我，在张萍老师的帮助下，不仅进攻能力大幅提升，还学会了处理许多刁钻的网前球，培养了进攻时也即时防守的能力。在课余，张老师更像是一个与我们同龄的伙伴。她会和我们分享从前在国家队时的趣事，在逸夫食堂的饭桌上，给我们讲她在四川时和辣椒的“爱恨情仇”。

在港中深遇见张萍老师，真的很幸运！

——于乐扬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张萍老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又活泼有意思的老师。在上课之前，我还以为会是一个严肃严格的世界冠军，但当第一次见面真正接触后发现，其实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俏皮小女生。仅仅是隔一天两小时的练习，已经让我身心俱疲，可是老师当年是每天如此，从早到晚，除了平时承担的巨大压力和辛苦付出，在赛场上还要有一颗“大心脏”。比赛场上，在发球前我无比担忧，她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发过去就好了！”那像是一颗定心丸，让我学会如何放松心情并集中注意力面对。总而言之，在张萍老师这里学到的远远不止排球技术，更多的是面对事件的处理，还有心态调整以及人生态度吧。

——宋佳睿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在教学中，张萍老师是个严肃而又充满智慧的人。

对于同学们不扎实的基本功，她总是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动作要领，确保同学能有所收获，对于我们的失误和不走心的训练，她会严肃对待，但这并不是说张萍老师有多么吹毛求疵。在我看来，这样的严格教学更能反映出张萍老师对自己职业的追求。她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在严格的训练中有所进步，能够在球场上争一席之地。

当然，教学上的严格也因人而异，对于同样的失误，可能对这位同学，她只是微笑地指出错误；但对于那位同学，她可能会严肃处理。在我看来，这种“不公平对待”不是什么贬义词，而是张萍老师教学智慧的体现。

——郭城 2020 级 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

张萍老师超级平易近人！每次上体育课，她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开展活动，遇到分组活动也能通过调整不让任何一个同学落单，能照顾到每个同学情绪并带大家积极性。即使是我这种本来不太爱运动的人，也会很期待每周的体育课。

——杜佩宣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在历史中 寻找答案

—— 彭永昌博士专访

记者 / 崔语桐
编辑 / 郭启璇



彭永昌

彭永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部助理教授（教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历史、经济社会史、城市史、慈善组织历史等，曾参与香港公共房屋口述历史、香港“三行”工人建筑史等研究项目。目前主要研究课题为近代香港与上海城市中民间慈善团体的近代化转型问题，关注其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论文曾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中国慈善史年会等学术会议上发表。自 2018 年加入大学以来，为本科生开设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史等课程。

“历史”一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自幼便从成语中学历史典故，从名著中赏伟人风范。但我们读来的有记载的历史，大多都聚焦在大人物身上。除了名垂千古的历史伟人外，我们是否也能在小人物身上发现历史的痕迹？我们该如何衡量“以史为鉴”中“史”的参考价值？历史答案的性质又是怎样的？本期人物栏目邀请到了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部的历史老师彭永昌博士，分享他在历史中寻找答案过程的理解与反思。

以下是对彭博士语录的整理。

一、慈善团体研究：打开城市史研究的窗户

在我的历史研究领域，香港城市历史研究是一个重要方向。但其实我开始研究香港史的原因很简单，博士阶段，我在研究中国近代慈善团体的发展，而香港恰好有历史比较悠久的华人慈善传统，所以我便对香港华人慈善团体发展的背景有了更多关注。我就是从这个角度了解香港史的。

在香港史的研究中，我关注的不仅是香港作为中国近代屈辱史的象征这一方面，我还着重研究香港文化里中西结合的特点，比如香港在百年英国殖民统治下政治制度上的延续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民间的悠久传统。可以说，对香港群众自发组织的华人慈善团体的兴趣，是打开我此后城市史研究的窗口。

在后来的城市史研究中，我也十分关心历史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城市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我在学校开设过一门关于明清以来中国城市史的 GEC 课程。在这门课程中，我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变化在城市生活中诸多方面的展现。

我认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最基础的需求，就是让我们对人们过去的生活和人们的状态有所了解。这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让我们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过去的历史塑造着现在的生活，我们总是可以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但我对是否存在固定的历史规律依然存疑，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史研究无法给人们提供现实的借鉴意义，但城市史背后依然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可以给当代人提供思考方向。



彭永昌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

二、历史散落在民间

提起历史研究，我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各种宏大的历史事件、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似乎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远。近年来，历史学者不断强调历史应该下移到民间，但“下移”一词若换为“拓展”将会变得更加妥帖。因为历史很大程度上源自民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是历史的创造者。

近年来，“公众史学”一词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历史研究与现实社会、普通民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在呼吁大家关注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历史问题。比如，我们教科书上介绍过美洲的谷物传入中国，让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也有学者研究历史上的自行车是怎样传入中国的，这些深入生活的历史研究不仅能拉近历史学家和公众的距离，也能让普通群众意识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历史痕迹。

除了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小事，我们也要让群众本身意识到自己身上也肩负着历史，每个人都可以为身边的世界带来一些改变。在学校GEA2000中国近代史的课上，期末论文的其中一个选题就是家族史。在这项作业中，我们希望同学们能通过自己家族的故事去了解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不是改变一个时代的人，但我们却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的决策、我们的命运、我们家庭的起起伏伏，都和这个时代联系在一起。所以，关注个人其实就是肯定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

我们也可以通过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历史的不同定义。我在GEA的课堂上也收到过同学的疑问，他们会问我：如果自己的家庭没什么辉煌的历史，也没有参与到重要的历史事件中，这要怎么写家族史呢？但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在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家族史。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认为行动比单纯的思想要更有力量。我们虽然很渺小，但我们也依然可以做出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就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讲座是以一位叫“丁龙”

的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丁龙在100多年前以一名华工的身份来到美国，随后意识到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并不了解，所以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捐款创办了这个讲座。丁龙其实就是个小人物，但是他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让更多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文化。

文化交流是个很宏大的话题，但丁龙这个小人物却在这个宏大的话题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同样，我们做的每一个抉择或许并不会影响整个历史的发展，但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贡献自己力量的方法。所以，无论是我们历史学家主动去探索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的意义，还是潜移默化地让每个个体认识到自己的意义并通过行动在历史发展中画上一个记号，都是对普通人价值的肯定。



摄于新疆吐鲁番丝绸之路上的交河故城。

Ⓡ

×

彭永昌博士

Ⓡ

×

彭永昌博士

三、历史规律和历史周期真的存在吗？

在初高中的历史学习中，我们总会遇到“以史为鉴”的字样，也总去背诵某些历史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还有对后人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会对历史学习有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希望历史能够为未来提供答案。保持这种想法来学习历史的人最后可能会失望而归。

中国古代史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王朝的更替，历史的发展有时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有学者也曾经以“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对这一特点加以概括。但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王朝替换的循环，就会忽略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古代王朝在循环中也一直在进步，在经济、人口、制度等方面一直在发展。过去发生的事情确实有可能再一次发生，但并不会以同样的面貌出现。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与之相似，我们也不会经历两段完全一致的历史。所以，与其去思考历史究竟有没有周期，不如去探索历史事件背后的内核，这样才有可能把悲剧转化为喜剧。

历史的作用其实是给当下的人们提供避免错误的警醒。目前人们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无法期待历史给出具体的答案。以慈善研究为例，当今慈善团体的数量和发展模式日新月异，传统慈善团体的发展历史并不能提供具体的指导方针。这也是我们需要承认的历史的局限性。以史为鉴是人们的美好愿景，但实际上却很难实现。我们作为历史研究者、学习者要努力去做的是，在历史事件背后找到共通的逻辑，最终达成“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

历史无法给我们准确的答案，但这不代表“不相信历史”的观点是可取的。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叙事，它在努力尝试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这或许能给我们提供有意义的答案。过分地否认和怀疑历史，就是给自己关闭了一扇可以了解其他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的窗户，也是主动关闭了拓展自己认知的可能。

四、如何在历史中寻求答案？

其实，历史研究者总是希望客观中立地评价历史。梳理出完整的历史脉络、以正确的价值观看待历史的确是我们历史学家的责任，但得出物理论定义般的客观的历史是十分困难的。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会带上自己身份、个人经历、国家背景的色彩去讲述历史，就像司马迁、梁启超，他们既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政治事务参与者，历史和政治在这一类历史学家身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结合。历史的表达是以一种叙事的结构呈现的，而任何一种叙事结构背后都隐藏着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所以，司马迁所提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可能是更为实际的一种追求。当然，追寻历史的真相这样的一种理想也始终在激励着历史研究者在材料和方法上不断地进行创新。

我们历史研究者却可以在研究方法上下功夫来保证其研究成果的公正客观。上世纪，民国学者提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叫“二重证据法”。这意味着，单一的文献证据是“孤例不证”的，我们需要地下文物和地上文献相互佐证、中国文献和外国文献相互佐证。现在的历史学者在研究上也会关注文献在流传中是否被改写，也会通过田野调查、录音和信件等一手文献来扩大历史资料来源、验证文献中记录的历史。目前，学界也有新兴的量化历史研究，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不同数据进行梳理。目前这种研究方法还不够完善，但如果能得到相对完整的文献，这将在个案研究、区域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于大学生来说，历史和语文一样，都是基础人文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理解当下。虽然历史并不能够预测未来，但是历史的经验却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更好的未来。目前大学通识教育中提供了中外历史的选修课，同时历史副修项目也已经启动了。欢迎大家修读这些科目，一起来探索历史的广袤世界。



不断向深地思辨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语辩论队

记者 / 戴一诺

编辑 / 温诗玥

国辩队简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语辩论队（以下简称“国辩队”）自建校伊始便与学校一同成长，参加大湾区各项大型赛事以及华语辩论世界杯、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等国际赛事，已获得诸多奖项：

- 2018 年深圳高校赛 / 冠军
- 2018 年南方杯辩论锦标赛 / 亚军
- 2018 年华语辩论邀请赛 / 资格赛八强
- 2022 年华语辩论世界杯深圳赛区 / 冠军
- 2022 年深圳市“菖蒲杯”青年学子辩论赛 高校组冠军 / 总冠军



受访队员简介

沈乐遥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四辩
刘先骐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研究生 逸夫书院 三四辩
张婉婷 2020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三四辩
段一好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一三辩

2022 年 5 月，国辩队以 5 场全胜的好成绩荣获华语辩论世界杯深圳赛区冠军；同时，刘先骐同学获得“全程最佳辩手”称号，沈乐遥、狄寅峰、张昕瞳同学获得“单场最佳辩手”称号。

在本次专访中，我们将走进这支素质过硬的队伍，感受理性、严谨的辩论精神，倾听队员们的心声。



国辩队参加华语辩论世界杯深圳赛区的比赛（从右至左分别为张昕瞳、沈乐遥、刘先骐、周思祚）。

在磨砺中进取

2022 年 5 月，国辩队在期末周踏上了华语辩论世界杯深圳赛区的征途。原计划是每场都有 1 至 2 位老队员带领新队员，但是队员们的学业繁重、考试交叉，几经协商，只能采用“谁有空谁参加”的经济性原则。因此，队里总共只派出 8 位同学参加 5 场比赛，平均每人参加 2.5 场。老队长刘先骐更是“劳模”，全勤参赛。

队员们既要兼顾学业又要准备比赛，个中辛苦不言而喻：团队讨论一般从晚上 10 点左右开始，结束后需要各自整理回顾，这时往往早已过零点，压缩睡眠时间是常态。不过，这样辛苦的经历悄然改善着队员们的学习和生活习惯。紧张的赛程可以提高备赛效率——队员们最大化地利用了空余时间，将原本花费在浏览信息等琐事中的时间留给更重要的辩论赛。于是，大家讨论半小时至一小时就能确定很好的论点，这样的速度是从前难以想象的。

对于沈乐遥而言，辩论赛促使她改善了学习习惯：如果在平时就定期进行复习、分阶段巩固知识、合理利用碎片化时间，就能对课业更有掌控感；把课业问题拖延至期末周解决，只会让日程安排更缺乏条理。她认为，辩论赛也可以作为思维的调剂，并不会挤占大量学习时间，“可利用的时间比我想象的更多”。除了时间管理，她还分享了其他收获：提高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判断、挑选出相对有效的信息；独立写完攻防文件，学会全面思考、预判各种可能受到的攻击与回应方式。有限的时间条件迫使她学习新技能，摸索着如何在极其高强度的比赛中不断调整状态，对抗压力与负面情绪的干扰，同时准备新一轮的辩题。

近两年，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在内的众多大型赛事都在线上举行，优点是节省交通时间、不受地点限制，而不利因素也十分明显。首先是比赛氛围的缺失与体验感的下降：从前在线下，队员们能直面对手和观众，受到现场氛围的感染，更容易触发“灵光乍现的瞬间”，使他们产生更多灵感，从而表现得更好。而如今，辩手独自坐在电脑前，面对屏幕上的文档和显示讲话者的小窗格，视觉与听觉

无法完全同步接收信息，很容易使反应变慢、注意力分散。其次，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更加不便：原本只需在队友耳边叮嘱，或通过眼神交流快速意会，在线上却需要随时关注微信聊天框，也难免被无关信息打扰。面对这些新的挑战，队员们正努力适应，积累经验，通过加强练习来解决设备操作、队友配合等问题，思考如何在“云辩论”环境中把想法更好地诠释给他人。

为了提升团队实力，国辩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训练方法。在“以老带新”的机制下，一位学长或学姐辅导 4 至 5 位新生，每周围绕一个小专题或技术动作进行讲解。全队也会共同观看经典的辩论赛，选取重点部分，由老队员分析此处的优缺点。同时，国辩队积极落实“以赛代练”的方法，每周五举办队内赛，也鼓励队员积极参加校内、校外比赛。在准备大型比赛时，队里还会设立资料组，该组成员负责帮助参赛队员查找文献，提取数据和权威观点。

队员之间的配合度是影响团队实力的重要因素，而配合度是在日常练习中培养、在备赛中深化，最终在比赛时展现的。赛前讨论时，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常常出现，队员们或各让一步、修改框架、提取各观点的相似处，或深入讨论、选取便于求证和拓展的部分，又或者直接展开激烈的队内辩论来争取说服对方。在刘先骐看来，“让四个想法各异的人在赛前统一思想”，是辩论的魅力之一。偶尔，新老队员们会因为备赛的习惯、节奏不同而产生误解和摩擦。这时，队长会及时与他们进行交流，建议习惯了快速备赛的新队员适应团队节奏、积极参与研讨，提前共享个人观点与补充材料，展现自己对比赛的重视程度；劝导老队员放松状态，信任新队员。最终，队员们得以化解矛盾，继续积极配合。在比赛中，同队的四位队员必须熟悉各自的攻防和战场，熟悉赛前准备的材料，互相帮助填补漏洞、回应质疑。谈起队友间的合作，沈乐遥十分自豪：“我的队友们始终严谨地对待辩论赛，秉持着‘符合逻辑，说服自己’的态度，重视从比赛中学习到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输赢。如果四个人的备赛、参赛氛围非常好，我就能享受整个比赛过程，不论结果如何。”

在思辨中成长

学习与锻炼，是辩论赛带给沈乐遥的重要意义。她曾经怀疑自己不适合辩论、不擅长捕捉他人的话语漏洞，是与队友的交流解开了她的困惑。“那位朋友输了模辩，却没有特别沮丧，反而来开导我，让我看清辩论给自己带来的影响，而不是把自己贡献给‘赢得比赛’这件事情。于是我意识到，只要能从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就是有意义的。例如，对一个看似混乱的局面拥有掌控力、凭自己的力量扭转局面的过程，就能让我感到快乐。”

辩论也是走出舒适区、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深入学习的过程。在辩手的心证（个人立场）与持方相悖时，如何发挥出色，是留给辩手的一项挑战。对此，沈乐遥给出了答案：“我曾经分到过‘梁祝式的爱情才是真爱’这一持方，与自身的观念相反。于是我和团队查阅各种版本的古文原文、戏曲，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发现‘爱情可以冲破客观的外在束缚’这一突破口，又从‘爱的多面性’拓展，找到更多依据。其实，我在思考和心证相反的观点时，会发现那些自认为熟悉的、似乎可以直接下定论的观点，未必真的天衣无缝、完全值得坚持。辩手在场上说的任何话都不代表自己，而是为了扮演好‘辩手’的角色。如果每次都能被分到心仪的持方，就只是输出已有的观念，无法得到更大的锻炼。”

谈及坚持参加辩论赛的动力，沈乐遥认为，“辩论队里的人们”是最大的因素。“他们给予我极大的情感支持，像云朵一样在我即将坠落时托住我。每次遇到问题，学长学姐都会教给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甚至直接做我的一对一陪练，为我讲解技术；在管理方面遇到难题时，国辩队教练宋教授耐心地开导我、给予我一些建议；队里有一个生日记录表，由指定的一位同学在群里带领大家给当天过生日的寿星发送祝福；如果学业等压力过大，我们允许队员休假，调整完毕再回来比赛。”在这个“云朵遍布”的团队，每位成员都能在辩论技能精进的道路上收获友谊，回馈关怀。

沈乐瑶说道：“国辩队不仅仅关注输赢，更关注着给队员们创造更好的体验。”我们期待着国辩队再创佳绩，将这份对于辩论的热爱传播至更广阔的天地。



奖状：2022 年华语辩论世界杯深圳赛区冠军。

除了沈乐遥以外，另外三位队员刘先骐、张婉婷和段一好也分享了他们与国辩队的故事，以下是学生记者和队员们的对话。

学生记者：你加入国辩队的初衷是什么？

刘先骐：延续一种习惯和责任。我在本科期间就一直带领校队参加辩论赛，承担领导者的角色，训练与比赛早已成为课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读研以后，我离开了原来的队伍，面对日程表上的空缺，内心依然希望把参赛这一“习惯”延续下去，力争奖项。



刘先骐（左一）参加第八届深圳高校青年学子辩论邀请赛。

张婉婷：以前从未接触过辩论赛，非常想尝试参与这项竞技性极强的比赛。同时，我希望在国辩队学到更多知识、提升辩论技能，所以坚定地参加了新队员选拔比赛。

段一好：2018 年华语辩论世界杯的决赛惊艳了我。当时，詹青云是最打动我的选手，她至臻的立论、清晰的逻辑和形象的语言表现令我耳目一新。她陈述的“青年人拓宽自己人生边界的可能，是在拓宽这个世界价值判断的可能”也引起了我的共鸣，让我认识到在辩论赛中可以进行思想的争锋和价值观的严肃探讨。

学生记者：请分享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辩题。

张婉婷：“杀死机器人士兵是否道德”，来自我大一入队前的最后一场选拔赛。当时，我和好朋友一起组队，团队氛围、备赛状态都很好。虽然我们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倍感遗憾，但是我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打辩论的氛围，获得了极佳的参赛体验感，也第一次拿到了“最佳辩手”称号，还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张婉婷（左一）参与校内赛。



刘先骕（后排）参加 2022 年深圳市“菖蒲杯”青年学子辩论赛。

以下两个辩题分别出自 2019 年、2021 年的深圳读书月辩论赛，它属于开放性比赛。

刘先骕：“生活中应不应该注重仪式感”。当时有许多市民驻足旁听，十分关注比赛，赛场的氛围十分浓厚。当时，半年未参赛的我正借助校外赛进行“康复训练”，整个团队也处于适应和重建的阶段。我们一边适应比赛环境，一边重新思考获胜的战术、方法，了解听众对辩论的接受度和接受方式。

段一好：“年轻人可不可以躺平”。我看到台下有许多长辈带着孩子观看我们辩论，于是更深刻地意识到，辩论赛不只是一场思辨的游戏，更是一个传播观点、和观看者进行交流的机会。我们是带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进行表达，所以更要直面当下、慎重选题、理性表达。

学生记者：在你心中，一位理想的辩手应该具备什么能力或素质？

刘先骕：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传递给他人。辩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一个是技术。擅长表达的辩手会倾向于内容方面的输出，给这个题目赋予他独特的思考。我认为辩论的内容比技术更重要。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和自己的思想，只进行技术上的操作，比赛的观赏性就会降低。辩论的核心价值在于诠释，在于“每个人对辩题的看法是什么样”，以及“能不能把看法展现给别人”，并且力求全面具体地表述。

张婉婷：兼具表达能力和思考能力。表达能力是对辩手的基础要求。如果表达能力足够好，即使其他方面没有优势，也可以通过队友协作来弥补。往下再挖一层，就是思考能力。有深度的论点、论证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判断能力，而判断来源于辩手自己深入的思考。许多著名的辩手都会有自己的辩论风格，这就源于他们思考问题的视角，以及能在一个问题里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获得更好的解析。

段一好：直面事物的本质。一位理想的辩手应该对辩题产生深刻的思考，在辩题中尽可能地发掘每一个事物的实质，仅仅使用逻辑上的诡辩、无价值的空话和套路来辩论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即使获胜也很难有太大的价值。

学生记者：有人认为辩论的意义不是求胜，而是求知，通过不同立场探讨事物的本质，从而学习到更多。对于你而言，辩论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张婉婷：找寻自我。“自我”可以是一个辩题下的持方和立场，更长远一点，就是“想要成为的人”。因为一个辩题底下可能有两种或更多种观点，不是非黑即白、对错分明的，评委判定胜利的标准就是逻辑自治。就像人生，没有哪一个选择绝对正确，需要我们不断思考、向内和向外探索，然后找到自治的观点。我们可能会身处摇摆的立场中，但不必一直想怎样才算“正确”，更重要的是走一条不让自己后悔的道路，找寻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段一好：消除误解，让事物模糊的定义更清晰。因为之前尝试阅读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所以我对语言哲学抱有一些兴趣，对客观事实和语言命题之间的逻辑对应关系比较留意。讨论辩题时，我们首先会追问“是什么”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例如追问“年轻人超前消费的现状是什么，什么是贸易保护主义，什么是中庸之道”。给每个具有多重意义的词下清晰的、符合当下现状的定义，消除歧义、达成共识，并使其具体化，在我看来是辩论的核心价值之一。其实这也是语言的意义，是实现社会大分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是我们进行任何一项人类大规模合作的基石。

学生记者：喜欢国辩队的哪些地方？

刘先骕：第一，国辩队有一个很完善的体系。部门分工明确，大家对于辩论、对于争取荣誉有一个共识。第二，国辩队是一个团结上进的队伍。站在参与者的角度，无论是积极的赛前准备、比赛中默契的配合，还是赛后的梳理总结、互相学习，都能体现每一个队员的责任心。入队 3 年，我们团队共同摸索出赢得比赛的方法、更好地诠释观点的方式，获得了 3 次校外赛冠军。

张婉婷：国辩队给予我非比寻常的包容和归属感。我不但如愿学习到了各类专业的知识，而且结识了一群“可以认真讨论各种问题”的朋友。以前，周训结束后我们会组织饭局，从严肃的训练状态回到轻松愉快的生活状态，大家的关系也从对手、队友、评委转换成好朋友，自由地聊天。国辩队教练宋教授是一位可靠的前辈，对每一个队员的指导和关心不限于辩论领域，而是包括了我们的生活、学业。这个团队是一个温暖的家，能扫除我内心的孤独。

段一好：国辩队是一个进行严肃讨论的地方，能让队员们思考并深入探究事物的更多面，了解各领域的专业知识，从历史文化、生物医疗，到税收政策、时政新闻，应有尽有。国辩队让我暂时走出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抬头仰望知识的浩瀚星空。



段一好（右二）参与校内赛。



国辩队参加第七届深圳大学生思辨大赛（从左至右分别为周思祚、徐艺凌、黄琪）。

i 思 享

课程启迪 思辨延展

**From in-depth
learning to
creative thinking**

**CLASSROOM
DISCOVERY**



《彷徨》与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手法

作者 / 曲则全
指导老师 / 李博寒

一、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现代主义文学不可否认的奠基者和贡献者。关于鲁迅，除了其战斗的姿态以及辛辣的笔墨为人所津津乐道，其文字的癫狂、孤独与荒诞也是一大特色，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如学者韩淑春所说，“读鲁迅的小说我们发现他常常以荒诞的手法来表现现实，而魔幻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荒诞性’，这正是二者之间的联系。”^[1]《彷徨》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主要以文本对比的方法，通过比较阅读《彷徨》中的小说选篇《祝福》、《示众》、《在酒楼上》和《长明灯》以浅析鲁迅《彷徨》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手法，并讨论其“荒诞”手法的独特之处，以及荒诞表面下所隐藏的理性与奋发。

[1] 韩淑春，赵延金：《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94页。

[2] 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2005年，第21页。

[3] 韩淑春，赵延金：《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第94页。

[4] 秦选峰：《论〈故事新编〉中的“荒诞”》，《中学语文》，2020年第27期，第44页。

[5] 同前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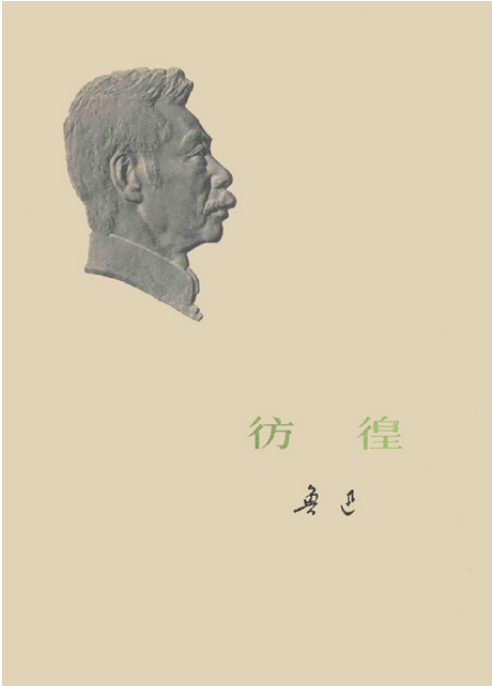
[6] 胡蓉，邓文华：《偏离与荒诞——鲁迅〈过客〉文本质地的认知诗学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01页。

二、《彷徨》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手法分析

（一）概念解释

“魔幻现实主义”最初作为20世纪流行的一种绘画流派，后经过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波特里引入文学评论领域，专指拉丁美洲的具有浓厚神话色彩的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逐渐多样，评判标准也众说纷纭。本文所说的“魔幻现实主义”，特指中国学界界说与认识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一种诞生于拉丁美洲的小说流派与创作方法，两方面皆有所指，“只不过是不同的层面上使用这个概念罢了。”^[2]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荒诞性”：在现实的题材中的匪夷所思的人物与事件。内容上，它常采用神话宗教传说等超自然因素，并“抹除心理和现实的界限”；叙述和手法上采用插叙，倒叙以及各种象征，隐喻。^[3]这与鲁迅的写作风格有很大重合。

然而，鲁迅的“荒诞”设计不止步于此。文学创作中，鲁迅还运用了大量的反复，强烈的前后对比，突兀的情节转变或是时间的无序性跳跃，“表现手法或许散漫，但究其根源都是为了体现其主题的严肃和庄重。”^[4]既具有异化与反逻辑的倾向，又注重细节的真实处理，让文本更加“活化主题”，这种风格的“荒诞”还具有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存在主义荒诞哲学的色彩。^[5]学者赵建常和柳青青二人分析鲁迅时，也“认为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与加缪的荒诞哲学遥相呼应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6]一是魔幻现实的“荒诞”，一是荒诞哲学的“荒诞”，两种“荒诞”不约而同地在《彷徨》中集中呈现，结合中华民族的民族习俗和特殊的历史环境，体现出了浓厚的鲁迅个人特色。



（二）神话迷信色彩与心理现实界限的打破

在鲁迅所处的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尚未成形，但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创作手法已经逐渐运用到了文学创作之中，神话色彩就是早期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创作的素材和根基之一。而鲁迅作品极大的特点，就是“善于从古代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汲取营养，通过丰富的想象、依靠主观情感的巨大张力，跨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阻碍。”^[7]但是在这丰富的神话迷信和现实生活之间，却没有“超自然”这样概念上的理性隔阂，一切都似乎通过民俗合理化。行为内含理念，理念外化行为，现代人的外表下安置了古人的灵魂与思想，心理与现实的界限由此被模糊甚至打破。

《彷徨》的开篇《祝福》中，这样的“打破”贯穿了全文。推动全篇情节发展的“祥林嫂之问”，通过对于死后世界以及鬼魂的叩问本身便展现了强烈的超自然和神话色彩；同时，柳妈对“买个门槛千人踏万人跨”的言之凿凿，四叔四婶对于祭祖的重视，请福神享用的“福礼”等各种各样的生活群像描写，更使得封建迷信与民俗交织的氛围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通过文本中“我明天决计要走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8]这样多次自言自语一般的宣告，读者或许可以感受到文章的讲述者“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与其他居民的愚昧和封建迷信刻意维持着的距离感。但是分析文章开头，可以发现“我”在无形之中同样受到了迷信与民俗理念的极大影响，甚至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向往：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9]

[7] 韩淑春，赵延金：《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第 94 页。

[8] 鲁迅：《彷徨》，北京：北新书局，1926 年第一版，分别见第 3，7 页。

[9] 同前注，第 1 页。

[10] 段从学：《〈祝福〉：“祥林嫂之问”与“鲁迅思想”的发生》，《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21 年第 2 期，第 188-189 页。

[11] 鲁迅：《彷徨》，分别见第 89，94 页。

“毕竟最像”间接暗示了“旧历年”对于“我”的更高心理地位，也表现出了“旧历社会”向“我”展现出的诱惑，“把‘我’铸造成了热烈期待再次归来的‘怀乡者’”。^[10]“我”期冀的“旧历的年底”，本质上是一种仪式，一种附着于民俗庆典实践的理念“幻景”；同时，故乡在这一种“幻景”之下的美好也是“我”的主观想象。因此，“我”所想往的“幻景之乡”，那个想象中的旧历社会，是“幻景之下的幻景”。当切实置身其中，“我”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之乡”里由祥林嫂一事所带来的幻灭。然而哪怕幻灭，也不过是看到了民俗的暗面，是“幻景之下的幻灭”罢了，未尝跳出过那“幻景”的束缚。从始至终，“幻景”仍在，它不仅塑造着鲁镇居民的生活，还影响着“我”的选择。神话和封建迷信的力量一直笼罩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世界。

在《长明灯》中，心理和现实的交织更加明显，且没有通过传统民俗表现，而是直接体现在了地区性的民间传说和更小范围内的个体互动上。文章开篇，壮七对于长明灯的描述——“这灯还是梁武帝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火光不是绿莹莹的吗？”——以及方头对于“熄灯”这一行为的表态——“他不是发了疯了吗？”——甚至后文中人们对于长明灯作用的深信不疑——“你吹熄了灯，蝗虫会还要多，你就要生猪嘴瘟。”^[11]——都或多或少地表明了当地居民对于“长明灯”这一人为创造出来的偶像的追捧和崇拜，这种崇拜直接映照到了“吉光屯”这一地区命名上。“梁武帝点起”这种巨大的历史跨度和“绿莹莹”的超自然现象，本不应该为理性人所接受，却内化为了最大多数的居民认知。面对稍加思索便觉可能性极小的“造神”式说辞，吉光屯的居民没有去追问与质疑，反而直接将“老一辈说的”，“梁武帝点起的”，“吹熄了灯，蝗虫会还要多，你就要生猪嘴瘟”这样悬而未决的描述性语句主观断定为先验事实，并依此对任何与长明灯甚至吉光屯有关的行为做出是非判断。这样明显的观念渗透和深信不疑的姿态，再次体现并印证了神话迷信色彩以及心理现实界限的打破。



（三）叙述方式与手法

鲁迅的“荒诞”并不仅仅限于文章内容和选材的设计上，还在文章的结构组织以及叙述方式上表现。在《彷徨》中，鲁迅鲜少采用传统的线性叙事，多运用富有变换的手法和结构来充实故事内容，如前文所说的用突兀、反复等一系列具有反逻辑和存在主义荒诞色彩的手法来塑造故事。

当代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说道，梦是突然出现在一个场景，不知从何来，不知何处去。《彷徨》中许多选篇的非线性叙事以及无序的时间空间转换，如同梦境一般地置身其中。以选文《祝福》为例，其包含“祥林嫂的故事”和“我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各有各的中心思想和主题并且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影 响，但鲁迅却没有采用传统的前因后果的叙述顺序。分析文本可以发现，《祝福》中“我”在祥林嫂一事的推动下，选择了离开鲁镇。“我”的选择不是源于与祥林嫂有关的某一瞬间的直接刺激，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回溯性建构后方才做出。如文中说：

然而先前所见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连成一片了。^[12]

随即便径直开始了“祥林嫂的故事”：“她不是鲁镇人…”这样突兀的插叙，承接上前文“我”的自述，使得“祥林嫂的故事”呈现得如同“我”的梦呓一般，给文字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在“祥林嫂的故事”的最后，“我”像省略号一般的表述，给这层“梦呓”留下了冗长的回音：

然而她是从四叔家出去就成了乞丐的呢，还是先到卫老婆子家然后再成乞丐的呢？那我可不知道。

随后紧接着立即便回到了现实中去：

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

“惊醒”一词的使用，仿佛“我”本身也已承认那回忆是一场梦。突兀的“入梦”，突兀的“惊醒”，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同样体现“入梦”一般无序转换的，还有《在酒楼上》。不同的是，比起《祝福》单在时间向度上的灵活性，《在酒楼上》更增添空间的捕捉呈现，且那种“入

梦”并非等到正文方才开始，《在酒楼上》通过运用空间命名，在题目上径直将读者抛置入场景中。小说中最主要的三层空间“s 城”、“酒楼”和“废园”层层叠加，每一层都承载各自的回忆，由此脱离了线性时间发展的单向进度。对于 s 城，“我”没有去关注其中的所见所闻，而是回想那过去的人和事：“我曾在这里的学校当过一年教员”，“这个旅馆先前是没有的”，“经过学校的门口，也该换了名称和模样”^[13]……如此种种，脱离了传统文本空间单纯的容纳功能。“酒楼”是后文承载“我”和吕纬甫回忆的主要场所；伴随酒楼一同出现的还有“废园”：

这园大概是不属于酒家的，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14]

随即是更加细腻的回 忆：

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15]……

如学者张丽华所写：“如果说‘酒楼’是一处回忆展开的空间，‘废园’则可谓触发回忆的媒介空间：这是一处从时间的劫灰中拯救出来的永恒之地，是记忆的家园，它既见证同时又超越了历史与时间。”^[16]眼前是当下，眼中却是过去，在这种设计下，“空间不再像是单纯容纳故事展开的场所，而又成为了触发故事情节的有机要素。”^[17]除了空间与线性叙事的脱离，笔者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空间转换的强主观性色彩以及由此产生的非逻辑性。在《在酒楼上》中，三个主要场景之间的转换没有存在必然的客观逻辑联系，而全是因为“我”个人的主观意愿。“s 城”到“酒楼”是因为“午餐本来没有饱，又没有可消遣的事”，“酒楼”到“废园”更加如同巧合一般——“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座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18]这种强烈的第一人称主观性突出了时空变化的巧合感，而这种“巧合”又让“我”遇到了吕纬甫，传递出一种弱逻辑连贯却又“实实在在发生”的“荒谬”。除了非线性叙事和时空转换以外，《祝福》

和《在酒楼上》两篇小说最大的相似之处应当是“我”的人物设计。两篇小说中，“我”都是作为一个相对被动的倾听者和思考者，并以此成为串联多个故事的媒介和制造“荒诞”的主体。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我”的存在并不是塑造“荒诞”必不可少的环节。《示众》就仅通过客观地描绘各种各样的“看客”形象来展现“荒诞”。在《示众》中，鲁迅运用一种存在主义的现象学方法，将人客观地还原到现实生存环境中以考察人的存在学意义。如周保欣所说，《示众》所采用的不是传统全知第三人称视角，而是一种第三人称物态化叙述；真正的看者是作家设置的叙述人，并借此“描摹出形态各异的看客人物群像。”^[19]这样的观察者姿态本身产生了一种疏离感，加上“看客”们在鲁迅笔下所营造的一种伦理缺失，与理想的人文状态产生了对比。

“理论上说，我们知道，人应该有同情与怜悯之心。当他的同类遭遇屈辱和不幸时，这些屈辱和不幸理当会激起我们情感的共鸣，这是人作为伦理存在的前提。”^[20]然而《示众》所展示以对比的，是一种悚然的缺伦理，乃至是反伦理的社会细节。第一层是“幸灾乐祸”，如同看热闹一般不知缘由而“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还有争先恐后生怕落下：“好快活，你妈的……”^[21]这种幸灾乐祸背后是一个社会群体的麻木和空虚，在这种麻木和空虚下，人们寻找任何可以打破无聊的事物并一拥而上，不需要任何理由。更为极端的，“理由”反而成为错误的存在。如原文：

“他，犯了什么事啦？……”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22]

第二层的反伦理，乃是注意力重心的错位。文中的看客虽在围观示众者，却“看不到示众者正在遭受的不幸”，^[23]那么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很胖的奶子”，“一起一落的狗肚皮”……这种移情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麻木跃然纸上，和传统的社会道德与人类伦理观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再一次突出了生存环境异化，陌生化的荒诞。



[12] 鲁迅：《彷徨》，第 10 页。

[13] 同前注，第 33 页。

[14] 鲁迅：《彷徨》，第 34-35 页。

[15] 同前注，第 35 页。

[16] 张丽华：《如何安顿自己的“过去”——〈在酒楼上〉的空间诗学与记忆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21 年第 7 期，第 154-155 页。

[17]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Spatial Poetics and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 192-205.

[18] 鲁迅：《彷徨》，第 33-34 页。

[19] 周保欣：《“他者伦理”、“身体思维”和“三个鲁迅”——论〈示众〉》，《文学评论》，2014 年第 3 期，第 57 页。

[20] 同前注，第 55 页。

[21] 鲁迅：《彷徨》，分别见第 110，114 页。

[22] 同前注，第 113 页。

[23] 周保欣：《“他者伦理”、“身体思维”和“三个鲁迅”——论〈示众〉》，第 55 页。

三、结语：“彷徨”与“荒诞”下的向上

通过分析本文《彷徨》中的选篇我们发现，《彷徨》具有很强的荒诞性。这种“荒诞”不仅仅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更有现代文学的特征。它被表现得如此细腻，不断与“彷徨”的书名相互呼应，仿佛让人在阅读时切身可感当时社会的荒唐和失落。

然而，“荒诞”不仅仅服务迷茫，“彷徨”也从来不等于逡巡不前。读鲁迅的作品，能够感到一种抽离。这种“抽离”一则与人物的设计有关，一则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在人物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中常常有一个“他者”。这个“他者”或是一个叛世者——如《长明灯》；或是一个离人——如《祝福》；或是一个安静的而绝望的聆听者——如《在酒楼上》；甚至是一个“没有人物的人物”，一个第三人称叙述人——如《示众》。他们永远不进入最大多数人的话语，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都永远表现出一种不妥协的抗争姿态。这让鲁迅的作品虽然带有魔幻现实的荒诞性色彩，却又保持不进入那种荒诞之中的理性。将这种人物设计风格与马尔克斯等魔幻现实主义大家相比，可以发现鲁迅的特殊性：他永远有“非置信区间”，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那个“他者”。如果说马尔克斯等人的魔幻现实侧面反映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的沿革，那么鲁迅的“魔幻现实”则直接体现了对于中国旧社会在殖民侵略下的反思，哪怕“彷徨”如题目，仍然表现出了淋漓的理性与奋发。

《彷徨》写于1926年。反观从前鲁迅如何积极地想要将社会的转变归结于行动来“一掷身中的迟暮”，而再看在《彷徨》中一度不知所言的悲凉，两者放在线性时间中，本身已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对比。任何一人在读《彷徨》时联想及这种对比，都不会不感受到那最大的荒谬——这种荒谬是及作者本身的。但失语从不等同于失志。对于“彷徨”的解读，与其说是否认希望，倒不如说是否认新文化运动中那种理想的、乌托邦式的未来。恰如王钦所说：“一切以当下的筹划、安排、计算为基础的‘希望’都不是真相。”^[24] 鲁迅的关注点不再是集体一道的呐喊和革命，而成了个人的不断去打破的尝试。《彷徨》由此不是写那“路”该怎样，而是写那前仆后继的涉路人的种种。只是这种“前”“后”的时间之隔是如此难以想象，乃至让人时时看来，仅是一人在那无路之地上荒诞地踏足。但毕竟，“每一条路都是由彼此分隔的路人踏出来的”^[25]，这便是“彷徨”和“荒诞”下真正的内核，这内核从来没有脱离过鲁迅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他说道：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26] 



[24] 王钦：《“乡愁”与希望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88页。

[25] 同上注，第96页。

[26]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

< 参考文献 >

1. 韩淑春，赵延金：《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94-96页。

2. 曾利君：《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2005年。

3. 秦逸峰：《论〈故事新编〉中的“荒诞”》，《中学语文》，2020年第27期，第44-45页。

鲁迅：《彷徨》，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第一版。

4. 胡蓉，邓文华：《偏离与荒诞——鲁迅〈过客〉文本质地的认知诗学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01-106页。

5.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Spatial Poetics and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 192-205.

6. 张静：《论〈宠儿〉(Beloved)中的象征主义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北方文学》，2019年第11期，第59-61页。

7. 王茂恒：《荒诞：文学象征意象的形象特征——〈变形记〉、〈等待戈多〉对读》，《写作》，2004年第17期，第8-10页。

8. 喻心：《〈长明灯〉启蒙意识与象征手法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18年第8期，第52-53页。

9. 王钦：《“乡愁”与希望政治学——重读鲁迅〈故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86-97页。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1. 段从学：《〈祝福〉：“祥林嫂之问”与“鲁迅思想”的发生》，《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21年第2期，第187-196页。

12. 张丽华：《如何安顿自己的“过去”——〈在酒楼上〉的空间诗学与记忆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7期，第151-176页。

13. 周保欣：《“他者伦理”、“身体思维”和“三个鲁迅”——论〈示众〉》，《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第54-61页。

Thoughts about life
from President Xu

校长专栏
体 察 思 悟

PRESIDENT'S
COLUMN



立定脚跟，勇敢前行， 做自己青春的主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教授在深圳晚报“圳青春 向未来”

2022 深圳市成人礼专题报道中寄语新时代青年：

“立定脚跟，勇敢前行，做自己青春的主人！”



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是很意义的一天，意味着你们正式成人，是一名青年了，祝贺你们！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与未来，百年前，正是一批青年用理想与热血铸就了今天的共和国，正如李大钊先生曾说，要用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建立青春之中华。深圳，也是一座青春的城市，四十年来，无数青年从五湖四海来到深圳，挥洒汗水与青春，用梦想成就了这座城市的辉煌与璀璨。今天，你们成为深圳的青年，希望你们能够立定脚跟，勇敢前行，在这个青春的城市，做自己青春的主人！

同学们，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今天你们成年了，希望你们未来能够成为一名敢于担当、富有责任心的青年。只有当你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为自己的言行举止买单的时候，你才能为他人、为社会肩负起更大的职责，承担起时代的使命。因此，同学们，希望你们立定脚跟，无论是做学问、做事业，还是为人处世，都能够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为他人带来一些有益的影响，进而为社会、为国家以及世界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我们的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困难有时，坎坷有时，这都是人生必须经历的挑战与考验，但我们永远不要低估精神的力量，不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发展，我们都应该树立坚定的信念，保持乐观的态度，永远怀抱希望与信心，勇敢前行，在逆境中学习，在顺境中进取，真正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精彩的路来。同时，希望大家能够永远葆有柔软的心灵，能够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具有同理心，成为有灵魂、有温度的优秀的青年人，共同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幸福做出努力。

最后，同学们，不要忘了感谢你们的父母与老师，他们为了你的健康成长付出了许多的心血与努力，没有他们的奉献，就没有今天健康、优秀的你。无论你将来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做出了怎样的成绩，也请不要忘记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你的人们，也不要忘记那些为了你的生活、为了社会发展所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永怀感恩之心，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湖畔

关乎心灵 栖息烟霞

Time to read,
to ponder,
and to appreciate

LAKE SIDE

108

书评

112

光影

120

诗歌

122

散文

127

百年孤独： “马孔多在下雨”

作者 / 谢会凌

我是怀着好奇、挑战阅读难度的兴奋和登临胜迹般的崇敬翻开《百年孤独》的。然而合上它后，心中却充溢着悲哀、无奈和进行狂欢的冲动。生命的荒诞，孤独的必然，欲望的幻灭，如是诸般感慨，一时齐发。欲具付诸笔端，奈何胸中之气临纸乃泄走多半，只得尽敛其余，勉强成文如下。

戎马半生，战功赫赫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其玄孙奥雷里亚诺之时，威名便已鲜为人知，其存在更被妄指为乌有。美貌超凡的美人儿蕾梅黛丝引得众多男性拜倒石榴裙下，其心智却简单如孩童，最终被离奇的大风带走。这些匪夷所思之事，反映出生命的荒诞。荣誉和功勋并不传世，完美的爱人并不存在。“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执著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然而总有人会去追求自己的辉煌，正如蕾梅黛丝会招致死亡的流言散出后，她的追求者并不因此减少。马尔克斯以夸张调侃的口气揭示出这种荒诞。这种口气本身也是对自身难逃这一铁律的自我解嘲。

书中人物光怪陆离的种种命运，乃是“孤独”的不同形态。孤独源于人的不同。没有两人完全相同，因此从根源来说，孤独是必然的。人能做的，

只是设法减轻孤独的苦痛。“幸福晚年的秘诀不过是与孤独签下不失尊严的协定罢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晚年反复烧制纯金小金鱼，阿玛兰妲孜孜缝制精美寿衣——这都是以无意义消解孤独感的尝试。

马尔克斯细致详尽地描绘了欲望的一种幻灭。先是热切渴望以至百爪挠心，继而心灰意冷却仍期冀奇迹发生，然后命运嘲弄般地令愿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以是有人尚且得以纵情享用一时，有人则恰于得到的那一刻发现曾经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东西如今已俨然如蛆附骨的诅咒。而不管何种人物，在时间的涌流和命运的演进中，终将失去曾令其渴望、惊喜、失望、痛彻心扉的激情，成为无意义的沙滩上又一艘搁浅的航船。百年千年过去，斯人身死名磨灭，其存在无从考证。阿玛兰妲起初痴狂迷恋钢琴技师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甚至不惜使用极端方式得到他。可她强大的爱使得她本人都无法承受自己后来获得了克雷斯皮的爱这一事实。她过分浓烈的爱使她断然拒绝了克雷斯皮以及接下来的所有求爱者，带着贞洁之身和遗憾离开人世。



事实上，伴随全书情节发展的，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虚无感。老何塞·阿尔卡迪亚·布恩迪亚走出着魔之地发现的那艘西班牙大帆船这一往昔的碎片，就显示着事物的脆弱，变迁的无可避免：一度波涛汹涌的大海也会渐渐干涸，直至将航行的船只抛弃在陆地；曾经满张风帆的大船也会搁浅，被尘埃覆盖，再化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眼前一具烧焦的龙骨。而目睹这一变化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这位戎马倥偬的上校也终将沦为一个金银作坊里的孤僻老头，他自己的名字也将被淹没在时间中，他的事迹将被质疑并最终遗忘。同样的遭遇还适用于曾充满活力、心气旺



盛的乌尔苏拉，生在没落贵族之家、“被当做女王教导”的费尔南达，以至于整个一度繁荣兴旺、最终却彻底毁于飓风的马孔多。在《百年孤独》里，一切努力、追求总会归于徒劳。终其一生破译羊皮纸卷秘密的奥雷里亚诺，最终从羊皮卷上得到的是即刻应验的、灭族之灾的预言。

在我看来，《百年孤独》令读者为之震颤的魔力在于叙述者是从历史的卷轴上纵览全幅。落眼十年之后，所见或尚可自慰，落眼百年之后，则所见皆非矣。作者是在知晓必然的结局的情况下，带着读者去见证那些他们不愿相信的沧桑变故。因此言语中同时透着厚重与洒脱。马尔克斯用大量诸如“多年以后，当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这样将过去与未来相串联的形式，营造出强烈的对比，从而产生震撼力。现实与未来如蛛网般交错联系起来，充满神秘感。这就是马尔克斯的叙述：犹如拥有庞大根系的巨树，神秘，野蛮，精美。

如果说《百年孤独》有文眼，在我看来就应该还是那句同时也是全书最让我震动的话：“马孔多在下雨”。🌧️

攀登成就丰盛人生

—— 读《我在地球边缘》有感

学生健康辅导中心 / 余小明博士

《我在地球边缘》是张梁先生挑战人类极限的历程记。

怎样归类张梁？首先是个挑战。探险家？冒险家？登山运动员？极限运动员？好像都沾一点，但他正式的工作是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他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从小家境贫困，生活坎坷，读完大学来到深圳打拼。经过努力，本来可以过上安逸的小康生活，却迷上“行山”（粤语），后来转入登山，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征服了世界上 14 座 8000 米以上的高峰、登上七大洲最高峰、步行穿越南北两极，成为“14+7+2”中国第一人。

凡人得到贵人的指点就能成为能人。张梁的人生有贵人指引。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大改革的时代，在高中老师的引导下，张梁告别混沌，投入学习，几经折腾，终于考上大学。那些在今天的高考生听来是不可思议的笑话，当时确实确实发生在张梁身上。这就是能人多难。

张梁的登山又有贵人引领。21 世纪初，深圳从一个临近香港的小渔村锐变成一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张梁在这里结交一帮爬山好友。在企业家王石的鼓励带领下，张梁在 2005 年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多年攀登高峰穿越两极，终于在 2018 年完成“14+7+2”的壮举。这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张梁自己能够体会。可谓是好事多磨。

这 23 次的成功其实蕴藏着更多次的不成功或者失败。2003 年，张梁第一次冲击珠峰，在最



后冲顶时刻，为护送受伤的英国队员而撤下。世界第十二高峰布洛阿特峰，张梁历经 4 次才征服。2017 年攀登海拔 8125 米、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时，冲顶耗时 25 小时，已经登上 7918 米，离峰顶还有二百来米，因用尽氧气而下撤。攀登要有勇气，下撤更要有理智。

在攀登高峰、穿越两极的极限活动中，to be or not to be，生死存亡分分秒秒在追踪着人类，叩问着人心。2008 年，张梁经历 19 天非常人的徒步，面对北极熊，成功穿越北极。2010 年，在攀登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时，张梁面临第一次山难，部分出于人为原因，3 名队友遇难，使他至今耿耿于怀。

中国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塑造了张梁的个人成长史，谱写了他的极限挑战史。那么，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简单来说，是为了给儿子树立一个榜样。2020 年，他和儿子共同登上 6178 米的玉珠峰，两人抱头痛哭，完成张梁的心愿——Be a man。

这本书属于纪实文学，写得有血有肉，很精彩。但这本书以登山故事排列，读起来有点乱，如果用张梁“14+7+2”的时间顺序来写，读者可能更容易梳理张梁挑战极限的成长轨迹。

总的来说，读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张梁这位中国第一人的钢铁意志是怎样练成的，where there's the will there's a way。👊



passers-by

王成林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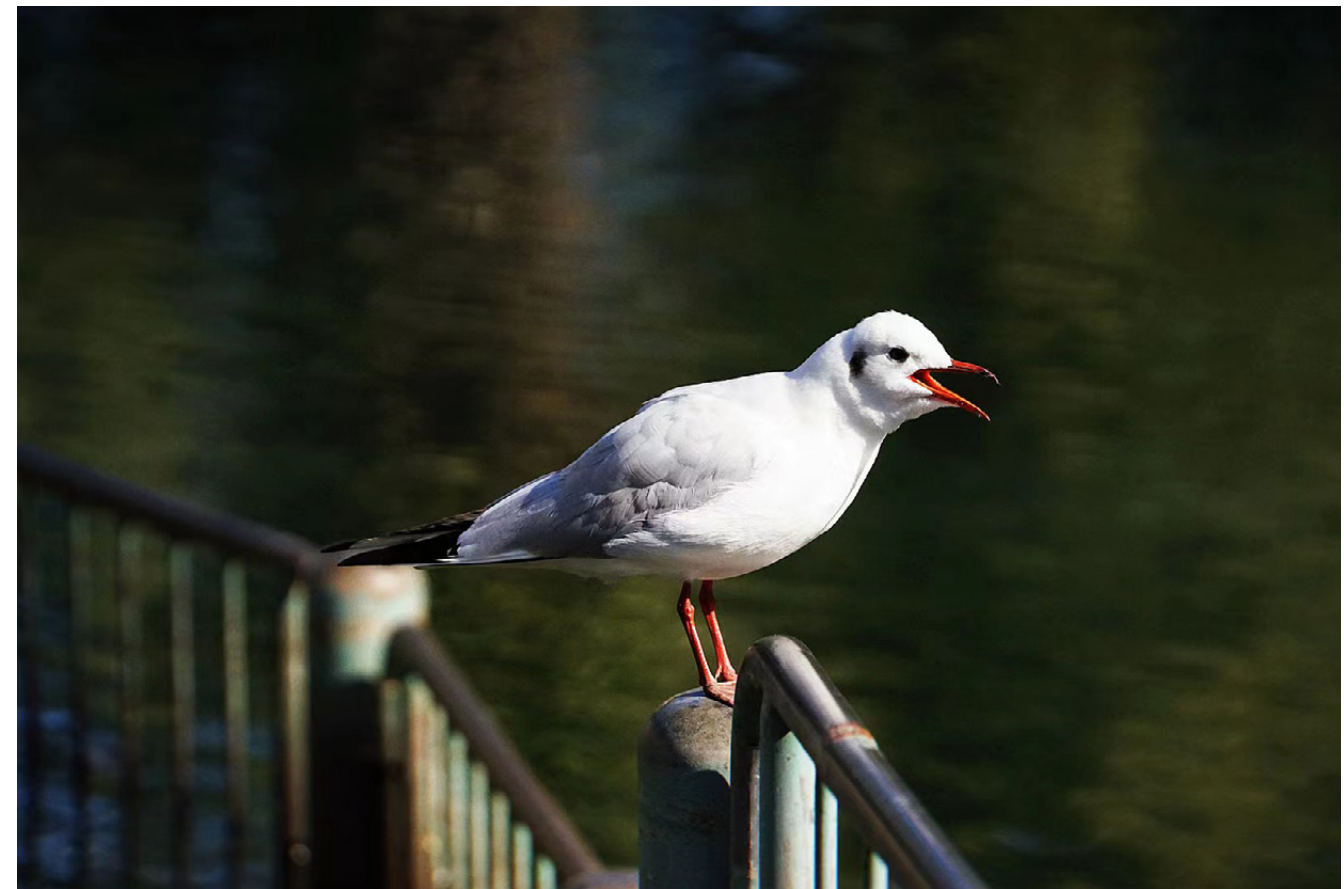


满城尽带黄金甲
吕欣燕 / 摄



荷露

李燕 / 摄



红嘴鸥

黄靖桐 / 摄



No Parking

郑又村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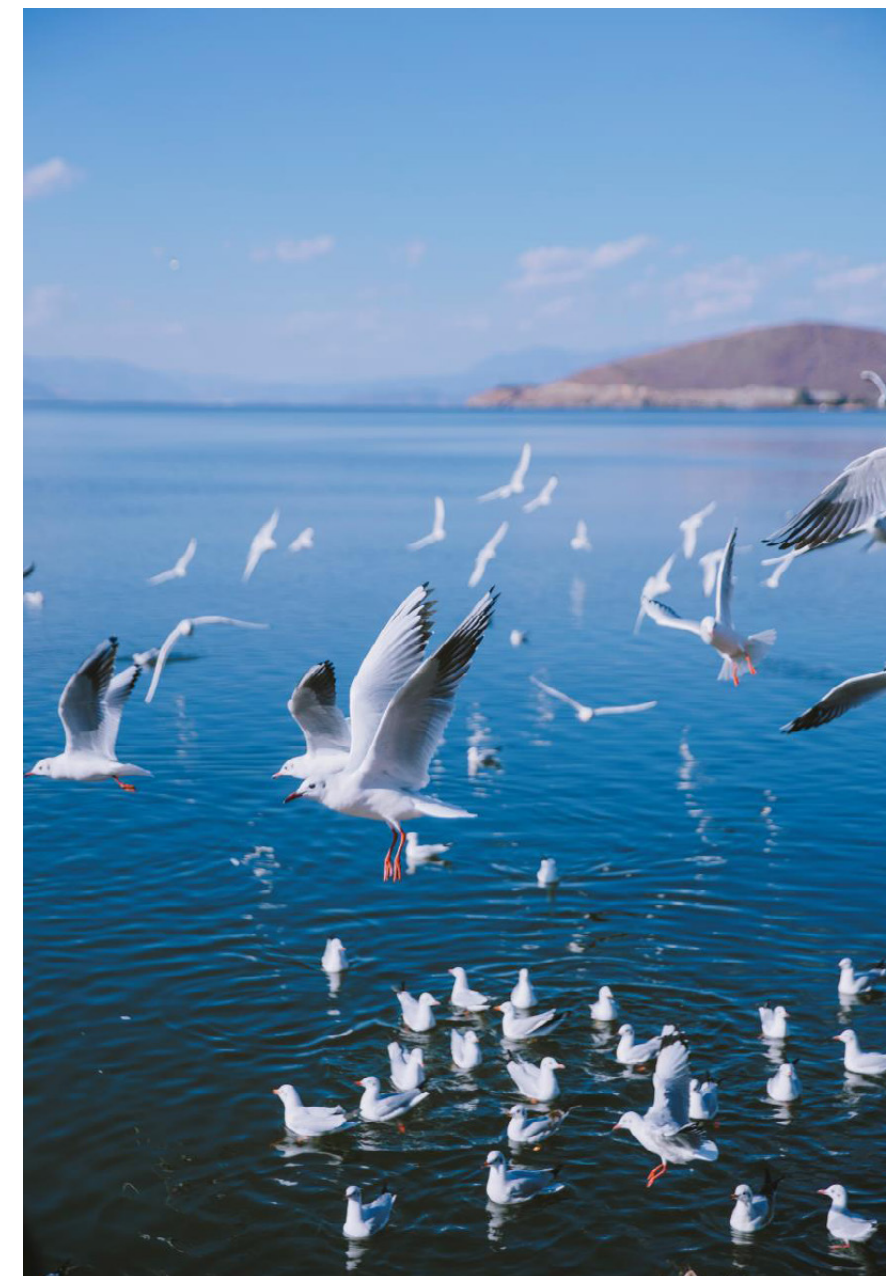
Hive

刘尽楚 / 摄





风是没有岸的河
林嘉译 / 摄



鸥与长天
许瀚宁 / 摄

POETRY

诗 歌

秋天，
一只金色独角兽

诗 / 贾楚煊

夕阳晚照 金色黄昏 银杏
金黄的麦地 麦浪翻滚
这样的时日里
出土了 许多铜器
千年前闪着灿灿的光
还有人的手和脚
帽子 镶着金边
细软藏在尘土里

秋日落雨时 独角兽
在野地奔跑
跑得愈快雨愈大
戛然止在原野的边缘
直到无边际的云
从更远处飘来
比琴声更远的地方

独角兽跑进人的梦里
梦中 夏天的绿
苍翠葱郁的山和树
故人悄悄向你伸出手
肩上扛着锄头——
夏季不着急伐木
可是已经到了秋天
属于冬季的宏愿
有的尚未实现

有的不曾到来
那只金色独角兽
在漫长岁月里
等待着人们的发现

它还在跑，一路上
绕过了所有秘密
在桦树林里 交付
自己的形体 直到
绳索 在它体内
打了一个结

黑天鹅爱巢
@ 神仙湖畔

诗 / 高卧沙丘

周六到神仙湖一游，恰逢一对黑天鹅正在湖畔孵化新一代，夫妻恩爱，和谐努力，令人爱怜！又见黑天鹅爱巢旁边竖起了一把好大的遮阳伞，看来是港中深的工作人员爱心爆棚、呵护有加，不禁让人更加感到世间充满温暖，在自然、鸟类和人类之间描绘了一幅可亲可敬的美丽人文画面！游人们止不住拍照留念。为此情此景，特作一首小诗留念。

湖畔天鹅筑爱巢，
有心之人赠伞寮。
鹅妈端庄孵蛋稳，
鹅爸忙碌献窝草。
精诚育雏比人类，
鸟家情爱不差毫。
且待卅日小鹅叫，
湖里湖外鹅喧嚣。





20 岁生日檄文

文 / 曾麟茜

走出最后的考场，看到一条短信：“西西女士你好，我是丽江国购 L 专柜的小刘，我看您今年消费金额已经有 1000 元了……”大意是送我张优惠券。

我截了图，发给火锅：“丽江国购记得我。”今天才知道她姓刘。

第一次她帮我结账，我说我一个人来丽江，过几天要和驴友去雨崩徒步。她一怔，你胆子好大，年纪不大吧。我说，19 岁。她叹了口气，笑着压低声问，有没有艳遇！没有，刚分手，来散心的。哎呀没关系，你这么年轻，有的是机会。我走时，她又在身后喊，注意安全噶，每天要记得跟爸妈报平安噶！

我的确因为忘报平安而被教训。独行几日压抑，这些话让我出门后第一次感受到了关怀。

第三次她帮我结账，语重心长地说，多谈几次恋爱。我笑问为什么。答，趁年轻多享受一下这种待遇。她脸上浮现出小姑娘的晕红。不然以后结婚生孩子了就……她笑着摇了摇头，幸福的无奈。收着衣架，她继续说，和不一样的人谈，每次谈久一点，一两年，这样你就知道你真正喜

欢什么样的人……还有，要多听父母的建议噶。

我年轻的时候有个男朋友，爱得不要不要的，但是父母说那个人不行，就没成，当时很恨啊。后来他们给找了一个，就是我老公噶。我现在觉得，（她停止了手头的活，很认真地说——）嫁对人

了。倘若每次离别都在大笑中发生，事情会不会简单许多。我想问她的联系方式，但终究没好意思开口。所以我笑着，跟她拜拜。在电影里她连同她的小店迅速向后退去，消失在一片晦暗的模糊里。

我决定用掉这张优惠券。虽然我并不需要新衣服。微信上我一一询问面料和价格。她答着答着突然说，“我想起来了，您之前一个人来丽江玩……”我大笑，你才想起来吗？她记得我买的所有款式和码数，告诉我哪款出了新的颜色，确认是否还要之前的码。

末了她问我有没有吃晚饭。没有，你呢。刚刚吃了，现在带孩子出去走走。

你也快去吃饭了，别饿坏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在“艳遇之城”，时间的灵魂很温柔，人的灵魂很温柔，鲜花饼和包浆豆腐的灵魂也很温柔。一日三言两语胜过日日匆匆掠过，没人想过在购物中心里寻找真挚，只是在熟悉的人潮中习惯孤独。信中说，“我终于理解霍尔顿为什么那么关心一群野鸭子了，关心它们的迁徙与死亡，关心它们在纽约冰冷的夜晚该去何处过冬——因为他无法感到，无法感到周围的人与他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他既不憎恶他们，也不喜欢他们，但他关心鸭子的死活。”

艳遇与其说是行为，不如说是氛围：空余感，不刻意的留白和酝酿。生活中很少有人再葆有空余，泡泡紧紧包裹住自我，此外，要么过于关心，要么毫不关心。二者的切换只是一句话的事。也少有人再去“遇”什么，只是埋头“做”着该做的，或者抬头“看”着不该看的。“遇”需要人走进那片空余，把自己猛烈地交由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未知处置，以此来和世界发生关系。这里主动和被动的切换最有趣，像是狂奔进一片荒原，立定等风来，又全无非风不可的意思。只要是以喜好的姿态相迎，迎面来的什么都好。

我从未想象“遇”可以这么好。不遇不知，不知不欲，不欲不知，不知不遇。

19 岁的独自旅行给我带来了什么我不清楚。但是我 1 月底离开丽江，疫情原因 4 月才被允许返校，在此之间的 3 个月里，我在家的时间很少。

起先我每天都会开车去 M 大学上自习。早上 7:30，车窗全部摇下，晨风迎面吹，阳光趴在手臂上，底下是波光粼粼的江面。音响里放我最喜欢的歌，有时我会忘情地跟着唱。但我似乎已经过了学会我喜欢的每首歌的年龄，听听就好了。

M 大的一切和港中深太不一样，我下了苦功夫学习他们的图书馆管理机制、各楼各区的特点（尤其是哪些座位有插座）、校内外美食分布和周边停车区域……M 大的路人一定很诧异为什么这个学生到了下半学期还跟新生一样。我倒是挺乐呵。早饭在麦当劳点个几块钱的套餐，掏出从家里灌的一杯鲜奶：美式变拿铁，红茶变奶茶，美哉美哉。咀嚼时左顾右盼，饶有兴趣地观察 M 大学生。那时我已经居家学习了一段时间，快闷出问题了，能见到同龄人就足以让我欢欣鼓舞。

M 大在我落魄的时候收留了我，虽然她自始至终不知道这事儿。我像一个魂灵，到来时蹑手蹑脚，离开时悄无声息，但我对 M 大怀有的温情和感激，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还在汨汨流淌。

离开时也并非了无牵挂。某夜我按捺不住，提着拍子就去了球场，入口都找了半天。为了锁定蹭场目标，我站在墙边观察每个场的水平、风格、打球目的、人物关系、人数平衡和性别比例。我不记得观察了多久，其实是怯懦，又只能安慰自己说是还没观察够。终于，我上前说，“阿姨您好，我可以和你们一起打吗？”她上下打量了我，又打量了场上 3 个男生，我用尽最后一点勇气笑答，“没事，我可以打男双。”她“嚯”了一声，我的半玩笑开到了。于是我认识了一群 M 大的可爱球友。我喜欢他们，在球场上会笑到颤抖。我记得那些夜晚，激动的击掌，路边的絮语，晚风中的茉莉蜜茶和鸡蛋酥。

再没有比一个人在空旷的夜路上驰骋更令人满足的事了。路灯柔和，你能听见沉睡世界的鼻息，呼啸的风都格外宁静，如同一划而过的光，如同一划而过的我们和宇宙。倘若一定要在什么时候结束，请是现在吧。不然，就请让我永远行驶下去。

我爸可能至今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转战 N 大学，有家不好好住，非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陌生的一切，再加上随时可能出返校通知，我尚未安顿就要匆匆离开……这不是瞎折腾吗？我说，年轻的时候不折腾，什么时候折腾？

当一个本身胆子很小的人选择去做大胆的事，一切就变得有意思了：她很可能无法承受自己的选择。换言之，自作孽，不可活。

我在 N 大是彻底非法的存在，是卡夫卡城堡下的“外乡人”，不过我连土地测量员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像某个夏日闯入城堡阁楼的小飞虫。我第一次理解什么叫做没有身份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恐惧笼罩，又要在其中寻找尊严和欢乐。当生活变成了冒险，你有没有勇气说，冒险而已。起初我是没有的，我平日里逍遥，在这里却要战战兢兢、畏手畏脚，会在深夜哭着说回家算了。我去食堂吃饭会因为没有 N 大校卡被拦下，要求出示我更没有的电子 N 证。我去教学

楼旁听，假装刷卡，警卫问：“谁的卡？”我顿感眩晕，把手慢慢缩向背后支支吾吾说，“我的卡……”他奇怪地上下打量着我，重复道：“谁的课？”原来如此。但那时我已经被吓傻了。我第一次去 A 图，借了友人的卡刷，没想到校卡所有者的信息会同步出现在门卫的电脑上。门卫气势汹汹走过来，手一伸，“证件给我。”我欲狡辩，他打断我，“证件给我。”我束手就擒。他去电脑上调出了友人的全部信息，说，“你没有这张卡的使用权限，卡没收了。你自己的卡呢？”我忘在宿舍了。“你的学号？”僵持良久，最后我是实际意义上的“逃”出了 A 图，并且这辈子从未感觉室外空气如此清新。

高潮大概是某次未登记混入学生宿舍，混出来时被宿管大妈从背后叫住。我头也没回就开始狂奔，冲出门帘，穿梭在停车场的柱群，寻找一个又一个掩护。大妈很较真，还追了出来，大喊了些威胁的话语。我只是没命地跑，书包狠狠地砸着我的后背，跑开约莫两个街区才停下来喘气。然后笑弯了腰。唯一感觉就是有点对不起大妈。

感谢 N 大未尝与我较真。你们给了一个诚心只想求学问道、丰富见闻的小姑娘永生难忘的一段光景。

第一次感叹不虚此行是去参加 N 大 B 中心的研讨会。我很早就关注了 B 中心的公众号，上面经常有些正中我研究兴趣的学术分享。但更多时候是点开，短短几行写着下次研讨的时间地点，我却爱而不得至。从没想过某天我可以亲自参加。

也没想到 N 大有三栋楼都叫 W 楼。那天下着大雪，我骑着共享单车，眼睁不开，手已经冻掉了一半知觉。进入第一栋 W 楼，发现不同的楼梯通向 3 楼互不连通的局部，于是逐一尝试，却没有看到 329。向人询问，她和蔼地告诉我楼里没有 329。我要找的应该是第二栋 W 楼。

再上车，骑了 10 多分钟，在楼的入口被拦下，门卫要我用动态 N 证打卡场所。我假装按不动手机，皱眉说，啊呀，信号不好！不一会儿我就回到了大雪中央。我失神地看着茫白的世界，一瞬间头脑空白。现在想来，呆若木鸡式的程门立雪。我回过神，竟成功登录了友人的 N 证，进入 W 楼。

研讨会开始 40 分钟后，我站在了 329 的门前。一路上我都感觉内心有什么钢铁般的意志在燃烧，让我所向披靡，但当我真正到达的时候，我不敢伸手推开那扇门。我所渴求的在那面磨砂玻璃里，我把耳朵贴上去可以听见报告者冷静又暗藏焰火的声音，时不时蹦出来些让我心跳漏一拍的学科术语。我不敢。我在走廊上徘徊，祈祷有人正好也要进去，但他们都拐进了自己的房间。我又祈祷里面有人出来倒水或上厕所，并没有。我偷偷把耳朵凑近门缝，又猛地弹回，假装看手机，生怕引起怀疑。我不敢。这时我绕到 329 的背后，发现那一面的玻璃是透明的，听不清声音但看得见幻灯片。于是我放下包，拿出纸笔，倚在扶手上做笔记。

在背后看了一个小时幻灯片，我感到很幸福。看到里头一个个后脑勺，很幸福。



C'mon, 摄于上雨崩。



途中遇人甚淑。从左至右：龙哥，溪溪，Cind，大哥，火锅，摄于飞来寺。

报告结束。进入讨论环节。我不由自主地凑近了些，脸几乎要贴上玻璃。这时，在最后一排伸懒腰的 C 学长看见了我。

他一愣，示意我走前门进，他去给我开门。在将要结束时我终于灰溜溜地进来了，回避聚焦在我身上的所有目光，在最近的沙发凳上坐下。他们开始讨论，我把本子放在膝盖上继续做笔记……

写啊写啊，我就哭了起来。我把口罩往上拉了拉，里面已经湿了。

我说不清楚那一刻是什么击中了我。可能是终于感受到，长期以来自己孤独地爱着的东西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群人也在乎。像是一颗矢车菊的种子飘过一片她中意的土壤，她不能留下，但她欣于所遇。我的大学里没人研究这东西，只是我的导师有些兴趣，当初便是他让我读了些相关的书。结束后，大伙儿还意犹未尽地在房间后部延续讨论，我也加入了进去。他们真好。我是带着莫大的感动与安慰之震颤回到大雪中的。

我觉得我没有白折腾。

和这个体验类似的是我去旁听经济所的一门给博士生开的模型课。老师换了教室，我辗转问到新教室时课已经上了 1/4。这次迎接我的是一扇木门，能清晰地听见里面 D 老师浑厚的声音。但是我无法判断那是前门还是后门，也无法判断里面有多少人、布局如何。这个令我恐惧的黑箱里唯一的已知就是我确定我想听这门课。那是周三的晚课，在一栋老楼里。走廊只有尽头有扇窗，头顶是惨白的声控灯光。我抱着电脑，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又回来，每次经过那扇门都停下来做心理建设，深呼吸，依然不敢，脑子嗡嗡作响，于是继续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又回来。这种恐惧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我没有身份。在我如是徘徊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想，我逼自己把手放在门把手上，总不至于缩回来吧。然后我就缩回来了，好像那块无辜的金属是滚烫的岩浆。我又放了上去，这次我按下把手，推开了门。

是个很小的圆桌会议室。不到 10 个学生，D 老师站在一角讲课。他看到我，停顿片刻，继续讲课，同学们也回正目光。不算最糟。那夜讲的模型是基于博弈论的对于疫情期间医院挤兑的分析。我听得如痴如醉。最后没忍住问了一个我疑惑的问题，D 老师很认真地解答。意外的，在他的回答中，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之美。

上完课，帮我问教室的朋友说，他问的朋友的朋友问，我上课很积极，我是经管学院的本科生吗。我朋友含糊说，是的吧……他特意把对话框屏发给我，告诉我他先这么搪塞了，我不要露馅了。

第二次我自然早早到了，坐在上一次外圈靠墙的座位上。D 老师走进来，说大家都坐到里面来吧，这里有张新面孔，介绍一下自己。我强装镇静，现在想来还很抱歉当时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似乎有惜字如金的傲慢，其实只是恐惧。我说了我叫什么，我上大二，我学经济学，我是经管学院的。我没有撒谎，少有人会想到问我是不是这个学校的罢了。我每认识一个新的人，都要用这个念头来减轻我的负罪感。

N 大看尽了我的人生百态。也算是半份交情。所以说嘛，只要是以喜好的姿态相迎，迎面来的什么都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遇见交心的朋友也是我未曾奢望的。当我在 329 背后向内张望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 S 的后脑勺。蓬松柔顺的波波头让我以为他是研讨会中为数不多的女孩。而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的头发短到耳根，参差不齐，他说他突然想剪，就自己剪了。这个物理系的准毕业生总是一副半笑半若有所思的半一本正经说话，总是试图用一句苦恼的“因为我是学物理的”来为自己的思维开脱。我们从电影和脱口秀聊到人不是柱体（cylinder）而是面包圈（doughnut），以及洞的千百种深刻（面包圈洞、桥洞、虫洞）。感谢上帝，今日无风。

也曾和新朋友们翻越“请勿翻越”的铁链，从生锈的阶梯爬上高高的工业废墟。H 说他有个朋友失恋之后就经常一个人在这顶上吹风。我们把相机支在废铁皮上，4 个人变换些魑魅魍魉的

姿势组合，笑得险些掉下去。下面，细小的人儿在打羽毛球，城市向四方蔓延，好像一阵大风就能给这些全部吹走。

我们还千里迢迢去看私人放映厅的行为艺术纪录片，花在路上的时间跟花在目的地的时间对半开。中途有人举起手机拍照让我反感，放映结束发现她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主演，拍照是因为自己都惊讶那一幕也放了上来。交流会上她和导演坐在前面，导演疲倦到了可爱的地步，他回答我说，“我想想哈……”然后低下头揉眼睛，半晌抬起头，“啊，你的问题是什么来着？”最后他一边在海报上签名一边嘟囔，“我不知道签名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开心地拿过海报说，“没有意义！”

这段时间我自己学校的常规学业几乎被搁置。因为我觉得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计划用回学校之后剩下的 20 多天为期末放手一搏，却因为一位最亲的家人离去，变成了最后几天的破釜沉舟。

肉体比精神先回到了学校。距离期末考试还有 10 多天，我尚需要补考期中、写几篇期末论文，更别说补一个学期的中微、中宏和计量。某天在图书馆的洗手间痛到捂紧肚子把嘴张大只差叫出声，新巅峰。几天之后我基本确定自己得了急性肠胃炎，开始吃药、只喝小米粥。

下午就要补考，上午痛到走路艰难。疼痛的时候，时间是蔓延开的，大脑灌铅，别提学习。

我很无奈。我原本可以，但倘若身体如此拉胯，我也没有办法了。

走出最后的考场，看到一条短信：“西西女士你好，我是丽江国购 L 专柜的小刘，我看您今年消费金额已经有 1000 元了……”大意是送我张优惠券。

我截了图，发给火锅：“丽江国购记得我。”加上小刘阿姨的微信我很惊喜。我像一只遍体鳞伤即将散架的猫蜷缩在床上，纯粹想和她聊聊天。

从前的生活
那种天地长久的氛围
当时的人是不知觉的
从前的家庭
不论贫富尊卑
都显得天长长、地久久
生命与速度应有个比例
我们的世界越来越不自然
人类在天绝地球上的诗意
失去了许多人
失去了许多物
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氛围
——木心《失去的氛围》

我猜想丽江的空余感并没有在我离开丽江时离开我。在丽江，生命本质的鲜美骨髓把我喂野了。从此我身体住进一匹饿狼，用鼻尖逮捕风中你的踪迹。

信中说，“这世上有太多未能说出口的话，有的很美，有的则会破坏美。好像我们在哪儿讨论过，爱情不应该是一种理性的游戏，因为 A 满足了 B 的要求，B 就决定要爱上 A。事情肯定不能是这个样子，但问题在于现实却对它敞开怀抱，无数对男男女女像是在丛林中购物般挑选自己的对象。这就是他们的自我，没有表达，但冷酷得让人可怕。……出于我需要你，但我更希望我爱你，交换一下人称亦是。……我爱你无关自我，既无关我的那点自我，也无关你的那个自我，仿佛是要在这尽是浮云的世界上搭建一座悬空的桥，跨过一切乃至这桥的自身。我们会两手空空地在桥上相遇，像是两个离开宴会的孩子，在夕阳的桌布上放着鸟儿衔来的晚餐，而我要先给你一株，矢车菊般的亲吻。”

当世界的马达日益由爱转需，我承认我是需要你的，但我更希望我爱你。你、人们、知识、生活；柜台阿姨、路边烧烤、雪原枯树、林中馒头鸟……都是一样的。

从需要到爱的距离就是那片空余的氛围。而走进这片空余，只需要一点点勇气。🐾



How sweet are we! 摄于神瀑。

《神仙湖畔》杂志社学生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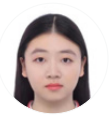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 级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旅行者，
不要忘记旅途本身的意义

执行副社长



沈子妍
2020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在神仙湖畔，
看到生活的另一种模样

学生主编



蒲严博
2021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千里快风送我过津关



魏禾
2021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It's not a bug. It's a feature.



董楚珮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每一寸人间都值得被书写



匡子娴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生活是一种飞行
四季是爱的衬景



高逸
2020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察世间真理，落妙笔生花



吴一鸣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和《神仙湖畔》杂志社优秀的老师
同学共事真是超级愉快的体验



杜可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公无渡河

栏目编辑



郭启璇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走在小湖边上



洪悦彰
2021 级 思廷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騎著白馬入地獄，
呌著紙於上天堂



张诗悦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我要漂浮在狂风巨浪之上，我要淹
死在里面，而不需要有人救我



罗雯静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永远做树上的 Elvira



应苗苗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心存美好，微笑前行



尹楚含
2020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旅程本身就是目的



周诗璟
2021 级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我对于生活有很多猜想与怀疑，并且愿意用行动
一一证实证伪。思考才是我的存在方式。



李行健
2022 级 逸夫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



黄若瑶
2021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



叶润博
2022 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永忆长安月下影，曾教伊人绽芳华。
陌下柳痕红雨落，把酒仗剑走天涯。



张艺骅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花开如火，也如寂寞



季伊忱
2019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人生海海



温诗玥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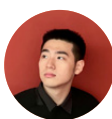
敢于表达

美编设计



李玮珩
2021 级 思廷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广告位招租



张育玮
2021 级 思廷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L'Étranger



李一扬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
不必成为别人



裴嘉琨
2022 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流程编辑



陈铖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余尔
2021 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一星陨落，黯淡不了星空灿烂；
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



柯承宇
2022 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我已经等不到夏天了。就算拨开人
群，也想去见你。



唐如璟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在寂静处欢喜，在热闹处饱含理想，
在生命褪色的画卷里，重新涂抹上鲜艳的色彩



肖毅然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A merry heart goes all the way.

宣传部



刘广悦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崔畅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很高兴来到编辑部



张馨元
2021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The more I know who I am and
what I want, the less I let things
upset myself.



周语璇
2020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today is a gift



高雅
2022 级 学勤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一叶落知天下秋

学生记者



戴一诺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不知阡陌今何在，
只将东篱作桃源



黄舒旋
2019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Stay Gold



周凯怡
2021 级 学勤书院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To love oneself is the beginning
of a lifelong romance



唐诗怡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追风赶月莫停留，
平芜尽处是春山



胡曦匀
2018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Wisdom, justice, courage,
temperance



王菁
2021 级 学勤书院 理工学院
做温柔快乐的自由鸟



崔语桐
2020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昭昭



刘浩然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希望你再勇敢些，不要过于畏惧失败。
失败是上天对你的厚爱，而非溺爱。



邓栩诺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开心、勇敢、坦然



文玄亦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愿勇敢选择的未来，
能在此刻被光芒照耀



臧元仪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天上风云真似梦，
人间岁月竟如流



谭芷韵
2021 级 经管书院 逸夫学院
Enjoy yourself and try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bit better!



林嘉译
2020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这个家伙很懒……
想等你自己去了解



彭璇
2021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Sometimes ques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answers



丁凯伦
2022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所冀不过时间救我麻木与失忆



王焰
2022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上升的生命拥有投入风暴的勇气



张然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沉稳而凶猛



唐可馨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王梓涵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热爱和众望终会殊途同归

2022 年秋季刊贡献者名单

执行社长

金珠淇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执行副社长

沈子妍 2020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美术统筹

李玮颀 2021 级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流程编辑

陈 铖 2021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洞见]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记者

顾紫璇 2020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编审

李佳阳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摄影

陈 鸣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范骏琪 2017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宋小宝

[科学说]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记者

周凯怡 2021 级 医学院 学勤书院

摄影

李玮颀 2021 级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陈 鸣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人物]

栏目主编

吴一鸣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邵子艺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栏目编辑

温诗玥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应苗苗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郭启璇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记者

崔语桐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戴一诺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蒋紫涵 2019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唐诗怡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主题报道]

栏目主编

金珠淇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刘广悦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栏目编辑

蒲严博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匡子娴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魏 禾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记者

胡曦匀 2018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董楚珮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刘玥彤 2020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刘浩然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王 菁 2021 级 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

素材收集

潘 磊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何兴杰 2020 级 理工学院 祥波书院

受访者

周诗璟 2021 级 理工学院 逸夫书院
尹琨瑜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张嘉睿 2020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章书恒 2020 级 学勤书院 理工学院
王奕文 2020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雯 静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杜 可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郑泽坤 2021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任孜月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卢杨顺顺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许杨帆 2017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陈长丰 2018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Maeve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迟延华 学勤书院管家

稿件撰写

刘先骐 2020 级 研究生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插图绘制

罗雯静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i 思享]

栏目主编

吴一鸣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邵子艺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栏目编辑

温诗玥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应苗苗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撰稿

曲则全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校长专栏]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撰稿人

徐扬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湖畔]

栏目主编

高 逸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杜 可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栏目编辑

朱逸琤 2020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张艺骅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撰稿人

余小明博士 学生健康辅导中心
谢会凌 2020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贾楚煊 2019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高卧沙丘 经管学院教授
曾麟茜 2020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摄影

王成林 2020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吕欣燕 2020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李 燕 2020 级 金融工程专业 思廷书院
黄靖桐 2021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郑又村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刘尽楚 2022 级 医学院 | 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
研究生
林嘉译 2020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许瀚宁 2020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